

有至富者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者而
非千歲也

——
淮南子
——



本刊週年紀念大徵文啟事

一 類別 論文，戲劇，小說。

二 內容 論文以「大東亞戰爭」與「第四次治安強化運動」「新國民運動」爲主旨。戲劇小說則以表現新東亞民衆的眞實生活爲上選。

三 字數 五千至一萬字。

四 名額 正選副選各一篇共六篇外佳作若干篇。

五 酬金 正選一百元，副選五十元，佳作按本刊稿費致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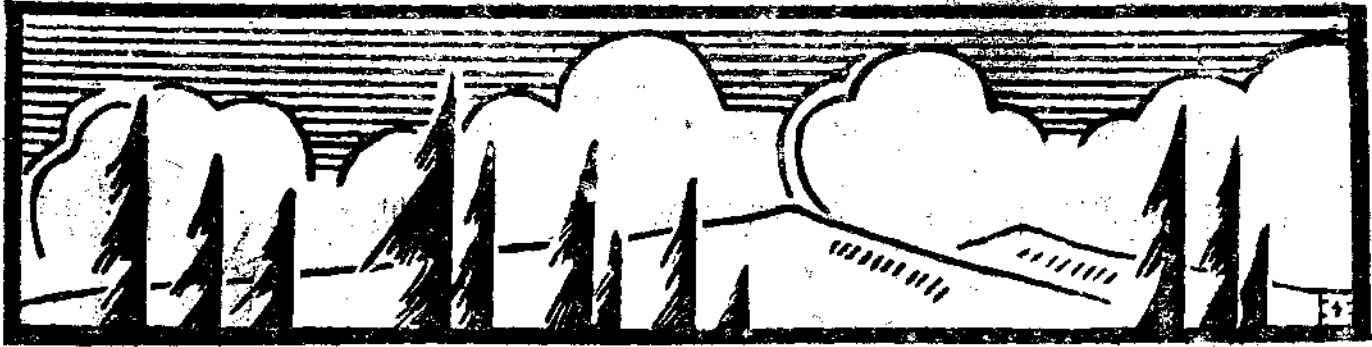
六 審查 由本社邀請專家組織審查委員會審查之。

七 期限 即日起六月二十日截止。

八 發表 於本刊七月號發表。

九 寄稿 請逕寄濟南城內貢院牆根街四號本社編輯部

十 其他 稿件請用原稿紙書寫，並註明眞實姓名與詳細通訊處，附足郵資者不用可退還。來稿勿交私人轉遞以免遺失，封筒寫「應徵」二字。



目錄 第十期

卷頭語.....

小 感謝的心..... 克諦 一
 言 民衆的獲得..... 克諦 二

論著

大東亞戰爭的透視..... 端木真尼 三
 論經濟戰..... 芳馨 九
 不判顯帝國治下的印度..... 喬藤 一二
 新聞紙的經營政策..... 拜石 一五
 荷印政治情勢的剖視..... 金偉 一九
 大東亞戰爭與中國..... 喻熙傑 二二
 大東亞戰爭之世界性..... 仲儀譯 二二
 詩與時代..... 馮中一 二六
 評「淚」..... 東方露茜 三二

文藝

邊塞的山巒..... 藍恭 三八
 八年的蓓蕾..... 方麗 四八
 西蕃蓮..... 匯光 五二

劇 饑餓線上的人們..... 劉針譯 四四

| 新 | 詩 | 與 | 散 | 文 |
|---------------|-----------------|-----------------|------------------|-----------------|
| 懷..... 陳梅 三四 | 書墳..... 樓上出 三四 | 無花之園..... 魯基 三五 | 海中的..... 顧視 三四 | 無花之園..... 魯基 三五 |
| 鴈..... 傅韻涵 三五 | 車中..... 馮一水譯 三四 | 想..... 烏甘 三四 | 駱駝..... 綠跡 三五 | 想..... 烏甘 三四 |
| | | | 夜..... 廢丁 三五 | 駱駝..... 綠跡 三五 |
| | | | 半斗室詩存..... 穆穆 三六 | 駱駝..... 綠跡 三五 |
| | | | 偶感二..... 雪譯 三六 | 駱駝..... 綠跡 三五 |

雜俎

戰時美國..... 寒山 三〇
 關於舞台及其管理..... 祝瑛 二八

青年創作

雪..... 五八 春暮..... 正君 六〇
 向那裏走..... 雲深 五九 我對於文學的略見..... 寒風 六〇
 除夕..... 峭嶺 五九 海濱上的安琪兒..... 趙謙 六一

攝影

漫畫

木刻

著名雜誌介紹

| | | |
|--|---|---|
| <p style="text-align: center;">中國公論 (月刊)</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北京郵局信箱46號</p> | <p style="text-align: center;">東亞聯盟 (月刊)</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北京西城北魏胡同21號</p> | <p style="text-align: center;">政治月刊</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上海郵政信箱170C號</p> |
| <p style="text-align: center;">藝術與生活 (半月刊)</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北京西四北大帽胡同15號</p> | <p style="text-align: center;">教育建設 (月刊)</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南京江蘇路24號</p> |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國民雜誌 (月刊)</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北京王府井大街117號</p> |
|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北京漫畫 (月刊)</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北京王府井大街117號</p> |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婦女雜誌 (月刊)</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北京王府井大街117號</p> | <p style="text-align: center;">正論 (半月刊)</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南京高門樓17號之一</p> |
| <p style="text-align: center;">中心 (半月刊)</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南京朱雀路18號</p> | <p style="text-align: center;">現代公論 (月刊)</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南京石婆婆庵61號</p> | <p style="text-align: center;">新動向 (旬刊)</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南京頤和路3號</p> |
| <p style="text-align: center;">新東方 (月刊)</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南京江蘇路23號</p> | <p style="text-align: center;">新河北 (月刊)</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保定東大街190號</p> |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國際新聞 (月刊)</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北京東直門內東揚胡同10號</p>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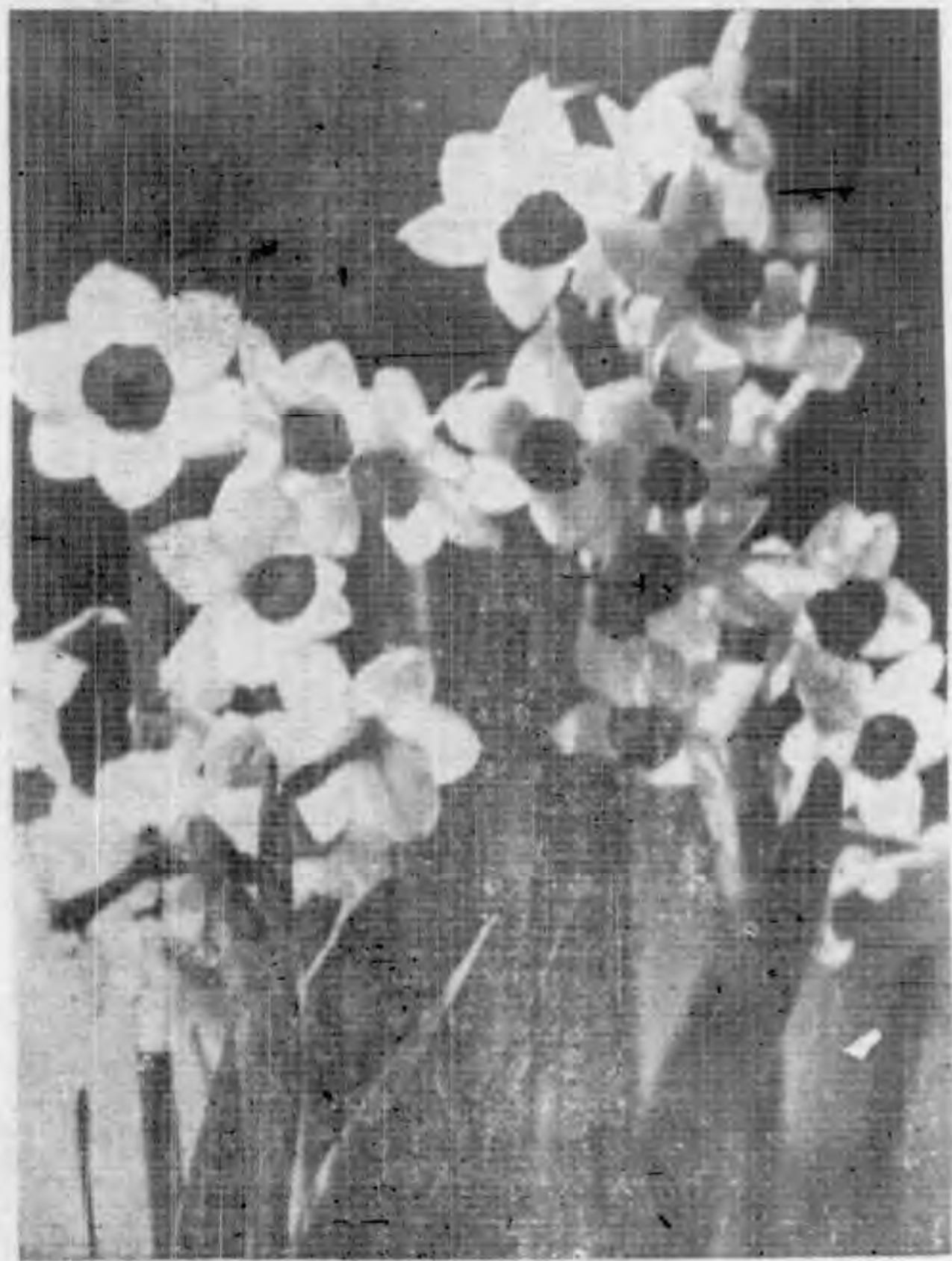
| | | | | | | |
|--------------------|------|------|----|------|----|----|
| 每月一日出版 國內訂閱郵費在內 | 預定全年 | 預定半年 | 零售 | 訂購辦法 | 冊數 | 價格 |
| | 十二元 | 六元 | 一角 | 冊數 | 冊數 | 價格 |
| | 四元 | 二元 | 四角 | 冊數 | 冊數 | 價格 |

濟陽春記書報社

定價表

本市東方書社
世界書局
北洋書社
天津書局
外埠北京新智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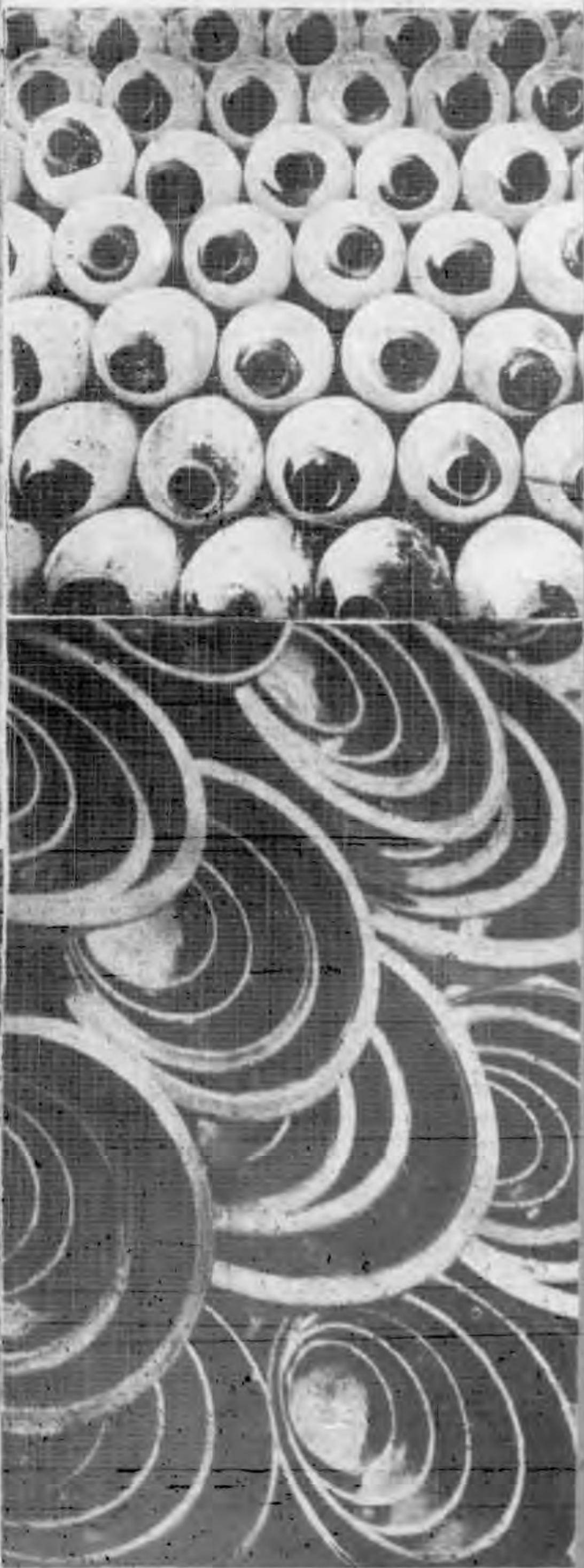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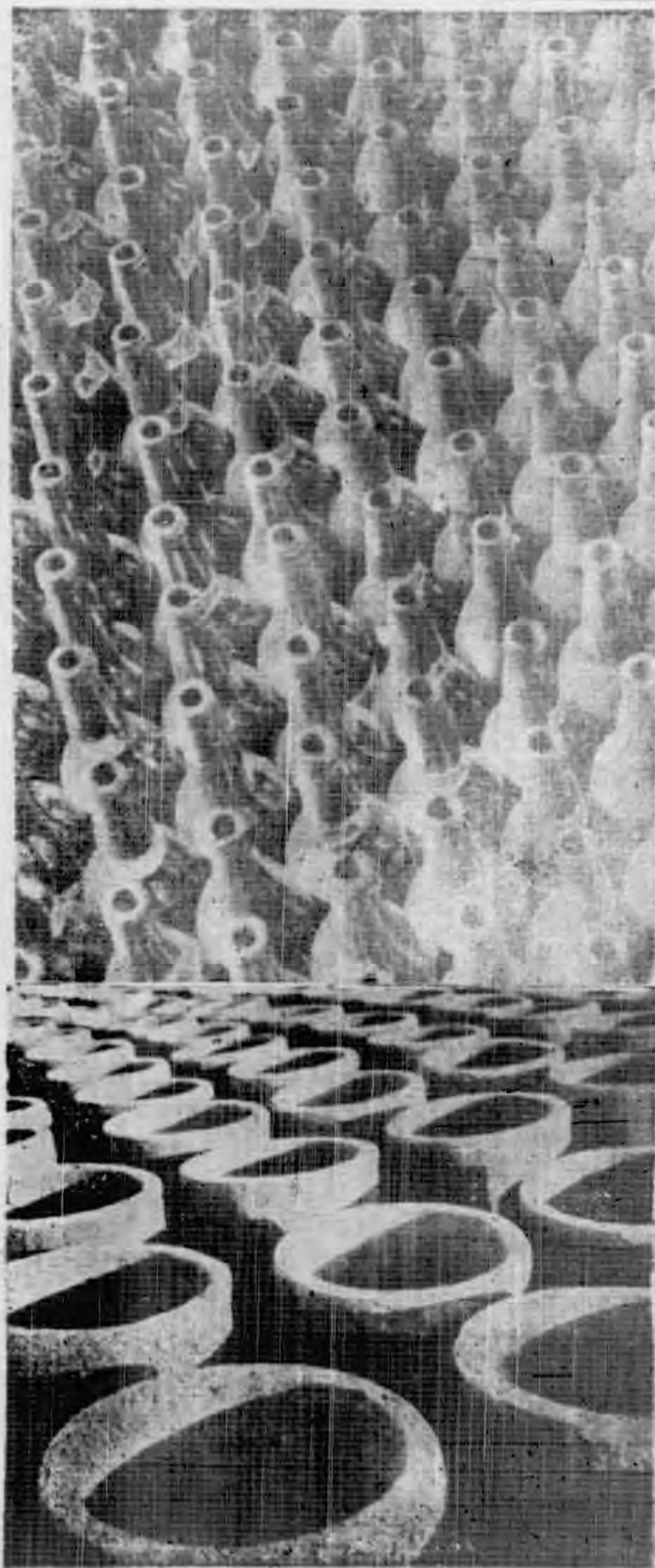
代銷處：
 發行 大風月刊社
 編輯 大風月刊社
 印刷 大風月刊社
 濟南貢院牆根街四號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三月一日發行
大風月刊 第十期



克生攝

展

美的案圖



李克生作

張亞生作

袁笑呈作

張卓人作



縮繡袍裏的風光

王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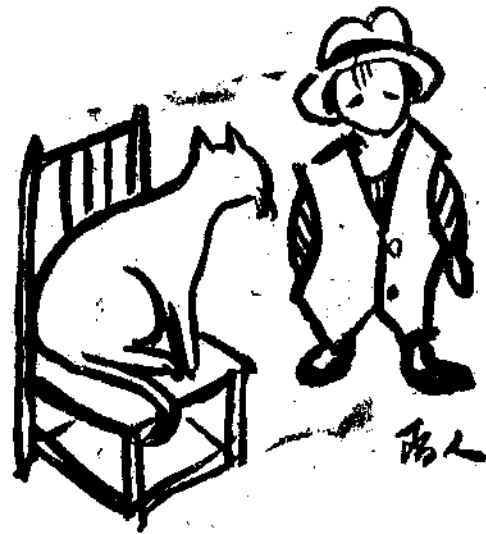
「？呢辦麼怎飯吃，了穿都你金薪的月這」：夫

作青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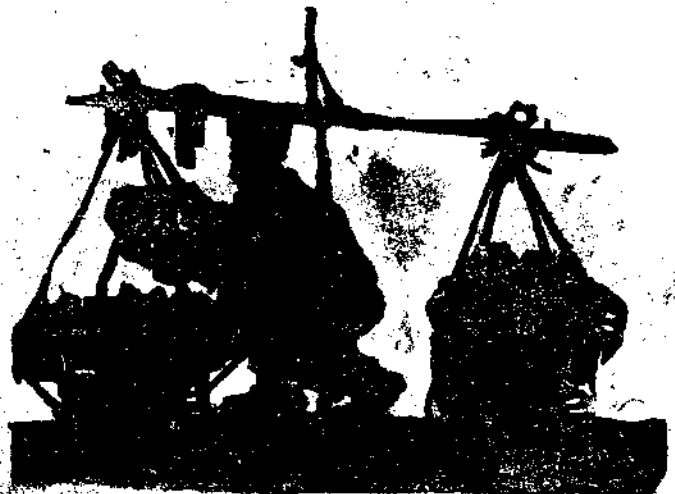
藤葛

意交平公



服裝與欣賞

高人



士心剪影

女 人 與 粉 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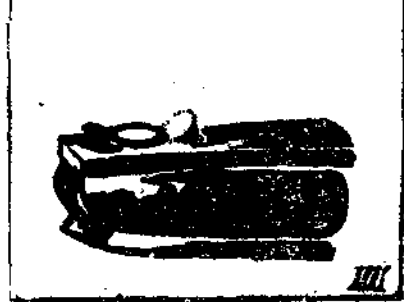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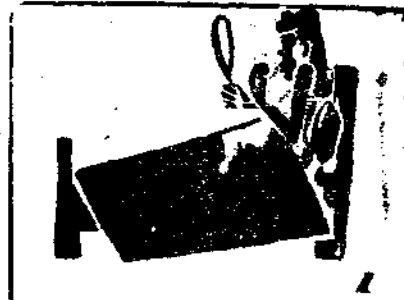
洪 毅 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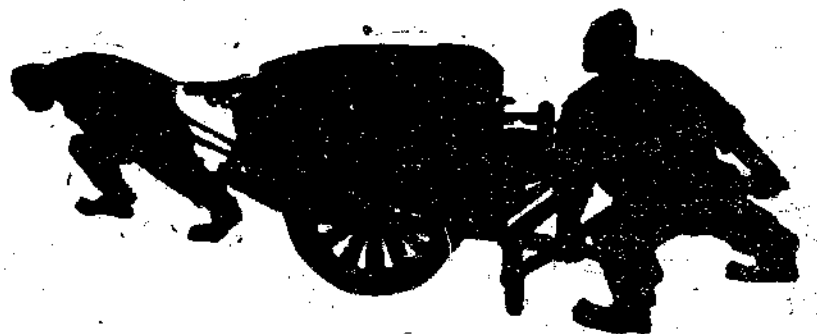
莫 湘

北 風 吹 白 雲 萬 里 渡 河 汾
心 緒 逢 搖 落 秋 聲 不 可 聞

莫 湘 繪



少 青 剪 影



卷頭語

時代的陰暈，使我們的進路，有些模糊了。前途崎嶇，霧氤溟溟，炮火在不斷地破壞。

我們爲了創造人類的新生命，改變舊的社會，不得不向前走，同時，更迫切地期待着光明與和平的臨在。

去年十二月八日的日美開戰，已經真地形成了世界戰爭，友邦日本爲了東亞的共榮，不惜犧牲，爭取到黃種人的勝利，這個勝利，就是向着光明的呼喊，就是到達和平的先聲。

那麼，我們站在社會前面，向着未來開闢，是更覺得任重而道遠了。至少我們的目的：

一、在物質上提醒自然的象徵

二、在精神上提醒人類的意識

爲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們需要徹底了解社會的形式與內容，我們要以科學爲根據去研究「真」，要以道德爲根據去研究「善」，要以藝術爲根據去研究「美」，讓三者合一，支配精神生活，築造社會良心，推翻束縛天才的牢獄。

在喜馬拉亞山上，看見東海紅日的飛昇，在大平洋里，聽到波濤洶湧的旋律，我們的心胸，光輝的神駒在奔馳。

讓我們想到，弗羅梭斯的博物院，和宮前的塔頂，經過斜陽反照，碧綠的天，神秘的院，含了無限的情趣，宣示着誠信的爱情，和且了的人道精神。

這是我們的期冀，也是我們的責任！

小言

感謝的心

早晨起來，在寒風刺骨之下，遙望旭日的東昇，只覺得滿身的緊張與全副的感激與感謝。

我們的祖先會作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地悠悠自得的生活。經過數千年若干朝代，受了幾多的天災人禍之後，我們的國民，仍舊是緊踏在大地之上，默默過着聽天由命的生活。這個生活是苦的；然而試看看每個國民的臉，在他的表情中，却顯示了對於事物的諦觀，他既不怨天也不尤人，他只知道忍耐。他雖然臉上帶着綳紋，然而舒散的，好像是嘗盡了人生苦樂的一種達觀的，解放的，暢快的綳紋。他不管外界的事物如何變遷，他要自樂其樂。他覺着現在窮苦的活着，是沒有法子的。他只知道兢兢業業，早起晚睡的想法多一畝田地多收割一點糧食，多一個兒孫，延續他那窮苦的家業。他是和大自然渾然成爲一個體的。

我敢說這就是佔着我們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人口——農民——的思想之一端。

我們的爲政者對於這樣溫順的大多數國民，應該如何盡上全力來教之養之衛之呢？我想也只有抱着滿腔的感激與感謝，拿出我們的良知良能來，以這些人民爲主體，處處以這些人民着想，來愛護他們，保衛他們，教養他們。

民衆的獲得

最近有一個友邦的人到外縣觀察，每縣差不多住上半月二十天，他返齊之後，我問他觀察的感想如何，他慨然嘆氣地說，欲求外縣治安之從速確立，必須先獲得民衆，換一句話說，必須先把握民心。可是各縣有妨礙獲得民衆工作的人，有阻擋把握民心的劣份子，所以日本軍隊即便像長城

一般佈滿了大兵保衛地方，也因為有這些份子的暗中搗亂，而得費若干的苦心。我問他這些劣份子是什麼人，他說就是那些不以民衆的痛苦爲痛苦的幹特務工作的壞人，或是壞翻譯，或是忘了自己也是地方人，應該爲自己的父老兄弟謀幸福，却只知道用恐嚇威脅的手段剝削老百姓的壞區長，壞鄉鎮長。更有一點，就是那些身負捍衛人民身家維持地方使命的警備隊或是警察所的壞份子，一方面在省裏或是在縣裏領着正餉，可是聽說仍舊有很多暗地裏叫駐防該地的老百姓攤派，已經是民不聊生，水深火熱了，應該愛護他們才對，却還火上加油，這真叫老百姓叫苦連天了。

以上這一切，名雖在新政權下服務工作，可是直接對於民衆所作所爲

的，或有甚於所謂洪水猛獸的共產黨八路军。這樣，焉能把握民心，焉能獲得民衆？這些胡作非爲的壞人地位雖低，但在老百姓看起來，個個都是惹不起的大老爺，各級主管長官即使怎麼存心要愛民如子，可是若不先把這些障碍物剷除了，政令不容易叫人民誠心而悅服，因爲在人民看起來，或者要以爲這些直接壓迫剝削他們的壞份子，是和各級主管長官是有關係，不然爲甚麼一方面高唱把握民心，却還容許這樣的壞人，作失民心的事呢？

我聽到這一段的話，非常慚愧。覺着日本皇軍遠來到偏僻的內地，在寒冷的哨所，灼熱的據點，不眠不休，捨上生命，爲中國民衆討伐匪共，緩靖地方。而中國這一幫壞人，却處處作破壞民心的行爲，使地方更形糜爛。

大東亞解放戰爭節節勝利的今日，處在後方的我們，唯有強化治安，民衆有了安居樂業，才能努力於增產，以盡後防基地的責任。而對於妨礙安居樂業的匪共，固然必須大張羅伐，可是對於使民衆敢怒而不敢言的喪失民心的劣份子，也非先清除不可。

克 諦

大東亞戰爭之透視

端木真尼

自從去年十二月八日，日英美三國外交決裂，以至在南太平洋方面武力相見以後，迄今二月有奇，在日本方面雖然捷報頻傳，連次的收回九龍，克復香港，占領馬尼刺，克取關島以及婆羅洲之登陸，北部馬來半島之制壓，在海軍方面又擊破英美之精銳，諸如此類，早已盈人耳目，至其重要性，雖足以鼓沸東亞之民心，但現在人民所欲深切知道的并不僅每天每天傳來如何好聽的消息。亦不僅在於佔領南洋多少英美領地，而是關心到將來的戰爭問題。關心到將來大東亞戰爭之歸趨，英美在南洋之勢力是否可以完全覆滅，南洋的物資是否可以沒收為己有，比如英美一蹶不振的默然退出東亞之勢力範圍。自然在物資方面亦應讓歸日本，以維持東亞共榮圈之雄厚勢力，不過在英美退却以後，是否更有他國爭執南洋之優勢，或者當地之霸權。實為今人所欲聞。至於此次戰爭，日本是否可以確保勝利，就現在而言，亦為現在東亞民衆無一不為此感到深切關心者。原因是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英美在南洋方面早已守着十二分之戒心，他們一面用外交手腕來敷衍日本，一方面施用其經濟勢力，以建設完固之堡壘，預先鞏固其在東方之巢穴，不致將來戰事一起遂行掃地歸輪。所以自前次世界大戰以後英國曾以一千萬磅的巨資，以建設新嘉坡之一切要塞，而美國亦有「斯塔克」之偉大的造艦計劃，在陸軍，空軍方面，亦施行着驚人的預算，在這樣海陸空軍驚異的大擴張之下，極度強化其軍事基地，他們這樣狂奔於軍備的大擴張上，其軍備的方針，早已超過其防衛領域的能力，一直向着侵略者的軍備方向邁進着，這種原因，不過是企圖建設世界第一的軍備，作着將來可以制霸世界的迷夢而已。尤其在南太平洋的島羣之中，其包有世界唯一之工業原料地，其包有軍事上不可少之主要錫產地，其外不論是食品上，美術上，都佔有主要的地位，所以在英美蓄意稱霸世界之時，是不得不顧慮其有以鞏固南洋防守之策，反而在東亞而言，即於今日東亞共榮圈方面，雖然在日本方面，以其宏大之工業，得有滿洲國與中國原料的供求，但在許多方面，難以廣大之中國及滿洲國，亦不能供其所需，是即此次對美英攻略之一大原因。

南洋的產業雖則如此，但以時勢而論，猶非戰爭之主因，實在來說，因為英美之反軸心而影響到東亞共榮圈，其對於重慶政府無限制之援助，不啻對日本說與重慶政府立在同一戰線上來反對日本，阻碍當前所欲建設之東亞共榮圈，以南洋為據點，用為侵略東亞之中心，數年以來，國人對之早有清晰之認識，所以在此次戰爭初起之時，莫不予以重大關心。此種現象之構因，可以由兩方面說，第一是因為近年國人知識之增加，已經深切明白自己國家在當前世界上所處之地位，同時欲得到一點新的消息，以解除在此戰氛瀰佈之地域中所有的苦悶。第二即為國人對於英美所挑撥起之大東亞戰爭，感到重大之刺激，因為在近五十年來的中國，始終屈服在英美之威勢下，從未有過大的戰爭，所以此次在日本領導之下，居然對英美以下等二十六國同時宣戰，特別感到時代的重大，與現代國家與人民使命之重大，所以在現在的戰期中，無不願意深切了解當前之時勢與未來之歸趨，不過處在當今風雲不定的時代，誰又能判斷出真確的將來，這不但是常人所感到的苦悶，即是一般學者，若其不注意各國的軍情，亦難予以一種較為實在之預期，但以十數年來各國在南洋之軍備情形，尚可得到一點模糊的輪廓，或許這就是未來的結局，則屬願望之中者矣。

談到太平洋上的軍備，我們可以先從其中之二主要國家的英美之近年情形，作一個鳥瞰式的觀測吧，美國在軍事上的準備，已不自今日起，他們一方面唱着民主主義所擁護之道義，一方面唱導對於侵略國家的防衛權力，以此獵取國人之信賴心，於是積極開始其兩洋艦隊之造艦計劃，其先，在

美國之計劃中，即在一九四四年年底為止，要保持海軍力，船七百零一隻，計三百零五萬噸。陸軍常備兵二百萬，空軍飛機五萬架，美國爲速使此計劃之早日實現，在軍費之支出上，竟已突破五百億美元的巨資。在一九四〇年年底關於美國海軍之調查，得到以下的一個統計：

| 類 | 別 | 隻 | 噸 | 數 | 噸 | 數 |
|-------|---|--------|---|---|-----------|---|
| 主力艦 | | 十五隻 | | | 四十六萬四千三百噸 | |
| 航空母艦 | | 六隻 | | | 十三萬五千噸 | |
| 甲級巡洋艦 | | 十八隻 | | | 十七萬一千二百噸 | |
| 驅逐艦 | | 一百九十七隻 | | | | |
| 潛水艇 | | 一百零三隻 | | | | |
| 乙級巡洋艦 | | 十九隻 | | | 十五萬九千二十五噸 | |

以上合計總數三百五十八隻，一百三十萬噸，但當時正在建造中者，以及一九四一年相繼下水之船隻，爲數尚多，茲亦表示於下：

| 類 | 別 | 隻 | 噸 | 數 | 噸 | 數 |
|------|---|------|-----------|---|-------|-----------|
| 主力艦 | | 十隻 | 三萬五千噸(六噸) | | 七隻 | 四〇年定置完了隻數 |
| 航空母艦 | | 四隻 | 四萬五千噸(四噸) | | 八隻 | |
| 巡洋艦 | | 廿一隻 | | | 廿七隻 | |
| 驅逐艦 | | 五十六隻 | | | 一百十五隻 | |
| 潛水艇 | | 三十九隻 | | | 四十三隻 | |

此等造艦計劃，最初原定爲一九四六年完成，後來因歐戰的刺激，忽然更爲一九四四年完成，在去年下水之船隻，如三萬五千噸之主力艦。諾斯加羅拉納號，華盛頓號，原定爲一九四一年七月及十二月竣工，但經急促之趕製，諾斯加羅拉納號四月已經完成，華盛頓號亦提前三個月，并且現在已在服務中，其外蘇斯達猶他號，瑪塞邱散脫號等已經竣工，在此大計劃完成之期，美國即已擁有主力艦三十二隻，航空母艦十八隻，而成爲世界唯一之大規模艦隊，同時在兵員的增加方面，亦積極擴大，單就海兵而論，本年六月竟有增至七萬五千名，其軍額之狂增可見一般了。

美國所以如此之原因，第一件，自然是由於見到近年英國勢力之不振，有意直接作爲英國海上霸業的繼承者。第二件，即是海外貿易方面，美國唯失掉遠方之屬地以及貿易中心，在他建造兩洋艦隊之計劃，亦不過一方面在控制大西洋方面之德法意荷等國，而在太平洋上直接與日本相抗衡，所以近年以來，尤其對於其現有之南洋根據地，一切軍港，要港，以及航空之聯絡地，均在竭力的增強着其設施與兵力，并且將所有島嶼，全份武裝起來。更

將菲律賓之陸海軍，完全編入自國之陸海軍裏，我們統計其對於太平洋諸島之軍備增加，自一九四〇秋天，迄今一年有奇，竟有總額二千八百七十五萬一千美元的預算，在幾乎完成之際，忽又追增九百萬美元，用以擴充各地設施，一九四一年時，又兩次追加二千二百萬元，三千六百萬元，七月十四日更對議會要三億元，以建設太平洋之軍事基地，因此，在太平洋上所有之美領諸島，已然漸次的作成艦隊，潛水艇，及空軍之根據地，於是武裝的目的也就漸次的表面化了，同時在其偉大的海軍力，已經漸漸的向着太平洋方面浸淫着，從其本國海岸直駛到雲海遙遙的夏威夷來，而在海程方面，由阿留西安羣島，中途島，威克島，關島，菲律賓，與英領香港結成一條對日聯防線，美國人會誇耀的說，這就是南洋的馬其諾陣線，其後A B C D陣容的結成，形式則愈發嚴密了。不但在經濟上對日形成封鎖之概，軍事上亦完成攻守之聯環陣。

美國既然如此，據留在西南太平洋的英國，自亦不肯落後，建築十餘年的新嘉坡，早經世人喻作東方的直佈羅陀，雖然其以往誇示於西南太平洋海面的英國東洋艦隊。今已失掉往年之面目，但以其得意之外交，還能拉攏美國，一方面倚賴美國之援助，一方面謀與相鄰諸國取得軍事上與經濟上之聯絡，所以在諸國之間，不論是新嘉坡，馬尼拉，巴達維亞等地屢次所開之協同防衛會議，差不多都要以英國為中心，而美國則不過謹居頌唱的角色，現在日本已為東亞之光榮而對之進擊了，我們可以先分別對於各島再詳細計算一下：

新嘉坡、馬來半島

新嘉坡為英國在東亞最重要之根據地，在海上的地位，曾喻為東方「直佈羅陀」，在經濟上為對東方各國貿易之策源地，在政治上亦為治壓東方屬地的重心，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英國在此會以十年之久，費資一千萬磅，用以建築軍港要塞，以及飛機場的重大設施。

軍港，設備着有能收容世界最大戰艦的浮船塢，其他又完成了長一千呎，寬一百三十呎，深三十五呎的旱塢，并完備了造船所，兵工廠。貯油所，食糧備藏所，海軍病院及其他所有之設施，要塞上并列有十八吋巨砲的筒口，飛行場，預備軍用者三所，民用者一所，警備力包有陸軍正規軍約計一萬六千名，義勇軍約計一萬，但一九四〇以來，屢有增加，自從宣戰後，續有增援，數月已無從確知，以前曾實行海峽殖民地徵用令，義勇軍強制訓練法，去年又自澳洲，秘魯，印度方面陸續運到陸軍，以強化新嘉坡要塞之防備，馬來北部及海岸線的防衛，其數目僅正規軍已突破十萬，航空兵力，配備着以雷擊機，爆炸機二個中隊，飛行艇二個中隊為基準的約二百架及其重要服務員，戰前由美國又運至若干新銳機，合馬來所有，實已超過千架之數目，重要之服務員亦在千名以上，軍港常駐艦艇，以前不過為鐵甲艦，防衛作業艦，曳船，掃海艇等，近期，香港方面艦隊亦歸於此，其兵力大概為，驅逐艦五六隻，巡洋艦四五隻，但英國仍感到自己軍力之薄弱，曾以英美共同使用為條件，拉進美國之勢力，其外又向荷印盡力施其懷柔手段，更利用重慶方面之軍力以牽制日本對馬來之攻略戰，戰前，英國曾說：「戰爭萬一波及太平洋的場合，新嘉坡不僅是英國艦隊，而是聯合國艦隊可以共同使用的根據地，」一年以來英國始終苦苦不息的在海岸一帶構築了堡壘，尤其對馬來的防衛強化，均屬異常嚴密，但這不過是戰前數月的事情，自從開戰後，據聞英美屢次增援，其軍容則更當可觀。

菲律賓

菲律賓，其國防從來差不多都是依存着美國的，在此次戰前突然將菲律賓陸海軍編入美國之陸海軍裏，自從美國有「遠東軍」之組織，其軍事上的一切已經全由美國來施行了。

以前，在菲島之陸軍兵力，有一萬菲律賓軍隊，外有七千美國駐屯軍，合菲島之正規軍，地方警備隊等，約計二十萬，美國駐屯軍以馬尼拉為中心

，分駐於七個地方，菲律賓國防軍將全島分成十個軍管區，近來，因為有遠東軍的組織，已經完全編入。

其最主要之軍港，要以馬尼刺爲最重要，美國亞洲艦隊即以此爲中心，其兵力，以前是旗艦西猶斯頓號（九〇五〇噸），其次爲乙級巡洋艦瑪保兒黑特號（七〇五〇噸）及驅逐艦十三隻，潛水艦約十二隻，航空母艦兩隻，其他諸小艦約有二十餘隻，但自一九四〇年起，又增派巡洋艦數隻，潛水艦十數隻，及驅逐艦等，其次有加比第軍港，及亞龍加保軍港，在加比第有海軍工廠，在亞龍加保有浮塢，其外亦有幾處定爲候補海軍根據地，如民答峨島的頓那基拉斯灣，廣脫灣，呂宋島的波利羅等，都正在進行查設計劃中，其在空軍方面，從美國派遣到陸軍追擊機，以兩個中隊爲始，其後又有一百二十架重爆炸機輸入，去年春天再有爆炸機兩中隊輸到，迄三月末又有長距離爆炸機中隊之增加，於是航空軍力已經超過二百架的數目了，其主要之根據地，有馬尼刺郊外尼高爾斯飛機之外幾個地方，美國爲增強該地之陸海軍根據地的建設，在議會中曾要求到五千五百萬元的建設預算，美國當局對該島之設備可謂煞費苦心，可是現在已經繼關島香港之陷落，而歸於日軍之手了。

關島、維克島

關島的軍備，本來無足可言，最先，美國以關島之位置在於日本代管區以內，毫無攻守之價值，因此均置之莫，而其對美國之功效，雖經其喻之爲海上「馬其諾陣線」，但終不過用爲航空或海軍之中點根據地而已，自東方時勢愈趨緊迫後，美國議會中，始決定增強設施，曾預定五百萬元從事要塞的建設，但在開戰未久，即被攻佔，經日本發表，守兵三千人，完全俘虜，則美國對關島的防衛，亦頗可觀。

維克島是航空與潛水艇的據點，西距關島二千五百公里，東距中途島一千九百公里，由彼爾，維克，維爾斯克三島組成，過去在軍事上毫無價可言，最近始被認真利用，一九四一末歲，美國積極預防太平洋上的衝突，遂亦編入防備區，以五百萬元預計建設潛水艇及空軍基地，但在開戰未久，早已同關島走入同一命運。

荷印

荷印的軍備自與英美協手後，因英美勢力之潛入，同時因其本土已亡，人多亡命於此，於是軍額爲之激增，陸軍平時僅兩師團，及外領駐軍約三萬三千名，但於最近早已突增到十萬人左右，此外還設了市警衛隊，義勇軍，野外警察隊，及特別土人部隊，遂構成了第二線部隊，一九四〇後，又由南非洲來到數百名的本國義勇軍，分配各地，海軍根據地，以泗水爲中心，完備倉泊地，艦塢工廠，及其他的設施，荷印乃自命爲難攻不破的軍港，其外有恩〇，達拉加，但交，波列克奧等，其爲守着這些軍港及石油港，曾在各方面敷設了機雷，同時在海軍各處都張上了鐵條網，積極構築壘障地，而在廣場及湖水上亦都築上立柱，以防敵機下落，戰前之海軍實力，有乙級巡洋艦四隻，驅逐艦八隻，潛水艦十五隻，其他約有二十隻，計約五十餘隻，與七隻高速魚雷艇，及廿隻警備船，現在仍舊孜孜不息的建造小型艦艇。

空軍，差不多全由荷蘭人自任操縱士，但其部隊的指導則多爲美國教官，而飛機的補充亦由美國担任，其中海軍航空隊在去年初約有一百架，第一線上飛機，據云包有海軍機八十架，由於美國供給，現已激增至三四百架，這些，以泗水的莫洛克萊姆，巴加及巴達亞的外港但城，波列奧克爲主要的根據地，猛烈訓練之後，就担当近海之哨戒，先飛機種類從來都是由德國製的「特兒尼埃」三發飛行艇，及「福卡」水上機等爲主，但今已爲美國所誇耀之「空中超弩級艦」取而代之。

陸軍航空陣容，去年初已有二百五十架，第一線上飛機約則有二百架，經過近期之增強陣容，當在五百架以上，萬隆之阿尼基有航空隊，在加利爵

第，氣利且等地亦有根據地，此外，又繼續建設新的航空隊，並且在外領的幾個地方，似亦有航空隊飛機場，先，其飛機大多係美國製造，以「阿兒青」雙發爆炸機，「加起斯」戰鬥機「陸克西特」「遠格拉斯」爆炸機等爲主，飛機配裝修理工場亦積極在各地建設中。

香 港

香港，前曾爲英國的中國艦隊的根據地，自從東亞情勢緊張後，英美頗以其位近大陸，難保其攻守之價值，但英國仍欲死守其地，戰前曾謂：一旦太平洋有事發生，香港足可支持三個月，一度提供爲英美共同使用之海軍基地，并作爲對日包圍陣之第一線，與菲律賓，關島，維克島，中途島，相聯稱爲海上馬其諾線，自歐戰開始以來，積極地增強了陸軍防備隊，強化要塞，并敷設地雷等，香港及九龍半島，到處皆築有防空壕，堡壘，飛機場等。

警備的陸軍，以步兵，砲兵，工兵各部隊爲基準，有通信，輕重戰車，衛生隊等，在去年前季的總兵力，有英國及印度兵共同組成之正規軍約一萬五千，其外英人及當地住民所組成之義勇軍約有六千人，總數約在二萬名左右，其後又接續的實行了預備員的總徵集，後又由新嘉坡運到飛機，而海軍亦包有驅逐艦，砲艦，特務艦，魚雷艇等，共約二十餘隻，但自開戰以後，視爲難攻不破，守如鐵桶一般的香港，僅僅半月之間，早已冰消瓦解。

按以上各地軍備之數字，我們可以想到南洋各地防衛之堅固，但自開戰以來，在砲火熾耀之中，連接的破香港，占關島，據威克島，進入馬尼拉，在日本方面固然覺得赫赫戰果，然就一般側面人觀之，也許覺到英美既有如此強力之設備，而其失守之速，乃僅在短促的半月之間，由此足見英美軍隊之薄弱，固然在香港似已早知其終必失守，關島及威克島之設防過晚，但香港在守衛三月的誇言之下，實際不過在六分之一的短期間，而在關島一役，美兵有三千人一起成囚，尤以馬尼刺自來美國以爲太平洋中海軍根據地，而其失守亦僅在半月之多，諸如此類，豈可掩飾，其軍隊之薄弱，自海軍力而觀之，在開戰後之第三日，乃將英國東洋艦隊之主戰艦，於馬來一役，遂使其幾乎至於全滅，擊沉之蘭巴羅斯號，是華盛頓條約以來知名世界的英國海軍的主力，威爾斯，太子號是一九四一年四月，剛剛就役的新艦，乃譽爲世界之新銳艦，結果亦於是完成其有名以來的使命，由於這一點，我們是應該知道英美之實力如何，今世各國皆以美國爲豪華巨富之邦，處處皆以其金之勢力揮壓一切，但美國果爲一豪富而無慮的金元國家麼？其實不然，美國雖富，但其消耗亦大，因爲消耗大，所以才襯托出其國家之豪華，尤其在美國之奢侈性成，無形中遂培植起其獨有之誇大性，所以在南洋從事軍備的設置時，動輒數百萬，而結果失之不過僅在數句之中，由於此點，則吾人當清晰美國之以針作棒之誇大性的對外宣傳，方不致眩惑美政府有名無實的軍力，不過，這一點，各國人士都會犯過對其過大評價的毛病，即在香港未下之前，雖然知其必下，但熟料其失僅不過在於二十餘日，這是我們的錯誤，也是我們對英美估價過高的原因吧，從前時常可以從報紙上見到英美的飛機，在性能上都是凌駕於日本之上，但在南洋戰爭中，祇聽每日雙方損失的報去，無疑的整個將舊議翻轉一周，美國近以誇耀的「空中堡壘」，世界人士都認爲這是對日攻擊的勁旅，同時在由美國始向南洋運輸時，亦曾激起各地人士的熱潮，但自開戰一月餘，又幾層聽到關於「空中堡壘」所發生之威力，尤其近來美國在太平洋上的基地，早已份份陷落，試想今後的美軍，除去在航空母艦上可以起飛之少數飛機，以及自新嘉坡起飛之少數飛機外，又將從何處可以發揮其空中之威力，空軍的失効，海軍的崩潰，不啻斷送了美國本土之安寧，現在其適自建蓋蓋世之優秀的軍艦，艦質之優劣，固然無從得知，不過微聞到美國之建艦，雖然已預計到四萬五千噸，或三萬五千噸的大艦，但其設置之劣，遠不如英國之效能，因爲以祇願享受的美國，在這樣的巨艦上，假若盡力謀劃到砲的裝置，與實力之充實，本來很可以達到相當的勢力，但他們只顧建設舒適的臥室，講究的運動場，以及沐浴室，於是效能一層，雖然已稱之爲四萬五千噸或三萬五千噸巨艦，實際只提到一個虛名而已，尤其在美國海軍人材，根本即屬缺乏，而良好的士官，又不能在短促的一二年之中，訓練成功，所以在這自由主義旺盛的國家，確已走入困苦之境。

聯相來到的問題，是美國既無充實的軍力，而對日本將要採取怎樣的一個態度呢？主要的就是當前的戰爭之積極與延長，物資不足的國家，或者是在強有力的國家，或以息事安民生的國家，都願以速戰速決的態度，以處理此次太平洋上的爭戰。反而在物資充斥之國，或者在待於外援之國，或者在弱小之國家，完全在於延宕生命，以祈萬一之僥倖，現在英美即以地大物博之國而號召世界，無疑的英美亦將使太平洋的風雲，延遲到一年，二年，或

三數年的長久時間，我們可以觀測戰前英美荷以及重慶的 A B C D 包圍線，無可疑問的這就是對日之經濟封鎖，這樣的目的，亦在不費其一槍一砲而使日本由物資的需求方面而屈服，其實這是一種錯誤，在東方中日滿三國聯盟之下，這種方策無論如何是得不到成功的，關於這一點，也祇好歸究到英美軍事家的眼光不遠吧。他們以為日本既四五年的苦關之中相浮沉。無論從兵力或者從資力都應有莫大之損失，假若比之物資優裕之美國，當然不濟，但此事亦未免過於陷於理論，日本自來便有良好的訓練，而美國軍隊之薄弱，早經一般知事者所暴露他們不但在衝鋒陷陣上表示其為低能兒，既在食糧上，亦足使美國不戰自闕，因為美國自第一次大戰後，積二十餘年，他們只知道納福，他們的私生活，只周旋在女人的身上，平常在樓房裏居住，猶感到生活的不適，現在又如何能够擔負起戰壕裏的生活呢？致於長期戰雖然亦是挽救頹勢的唯一辦法，但究竟不會得到如何的成功，美國軍事評論家脫馬斯少校說：「在軍事上負有重大使命之南洋羣島，現已漸次落於敵人之手，若為救諸此失，美國應毫不遲疑，向該方面增遣多數飛機，若為求得勝利，只有立即拿起武器來，否則唯有敗北而已，東亞今日的事態，只有看美國方面是否即時出以直接行動而決定，在日軍尚未佔領之友邦，時時以獲得飛機的接援為信念，則美國即應毫不顧惜的遣發航空操縱士，果能如是，勝利方為我屬，而此等飛機乃可從速由海上輸送者，吾人若躊躇救援，則東亞諸島將陷入與菲島同一之命運，日軍之全線猛攻，或將在吾人覺悟前一舉得勝，乃會集中足可同時突擊菲島，馬來等南洋地域之兵力者，日本航空兵力，乃彼等前進之主要武器，然英美空軍力僅探對其防止之手段該方面倘餘一島，則美國派遣軍猶能得一基地也。」按脫馬斯之言，雖然純立在美國方面而言，但其態度便可以深切表明美國所用長期戰之不當，現在各島已紛紛投入日軍之羽下。如果荷印，馬來相繼收服，則東亞民族不但在原料上不能感受缺乏，即食糧一則，亦可自治矣。

由於英美軍力之不濟事，現在不論在英國或美國政府方面都受到最大的責難，原因是在太平洋中節節之失利，雖然他們不得不默認日軍之雄威。但在政府方面，亦不能逃避其責任，在偉大之航空隊與海軍的軍容上，無論是兵力與數量，均有超於日本之勢，而結果節節失敗，無疑的都是用人之不當與政府之不負責任，所以美海長諾克斯氏為逃避民人的指責曾掩飾的說：「美國艦隊，一俟準備完了後，即將出動反攻，將來美海軍或將敗北，蒙受超過珍珠灣所受之損害，然美國必須維持全海洋之防衛，美國艦隊仍繼續活躍，其活動情況，因關係目下作戰機密，故未能發表，然將來或有發表之時，美國之大敵，即納粹德國，吾人首先擊碎之，然後軸心方可敗北，海軍目下之工作，在於東太平洋及大西洋護送往聯合國之重要軍需品，因此美海軍採取廣訊分散式，今後斷不容日本艦隊獲得過去序幕戰時之歷史大捷，然若干美海軍必須伴護長大海岸線，同時復需防禦全部商船，及拿巴馬運河，故事頗為不易耳。」

由這種種的現象而觀，美國軍力確已步入垂危的勢態中。其實並不是我們任意詆毀東亞共榮圈中所謂之敵系國家的美國，而是由現代的軍力，器用，以及國民精神等種種事由而判定美國的虛狂，雖然在長期戰爭之下，亦未必得保其最後之勝利，無論其對外如何掩飾其軍力之怯懦，但由南太平洋之四大戰爭中，足可以用之代表美國的真精神了，其實，並不是對時局武斷的杜撰是非，推究其原因可得幾條，第一，南洋為美國目之工業的重要原料地，英美必當盡力防守，第二，美國既有若大之防衛計劃，而諸島必不肯輕意失之，第三，美國不但自己提防，而又組成聯防線，并預備諸新式武器及優良駕駛員。既有這許多防衛設施，當然不肯輕然一擲，結果聯下各地，而成伴據者乃至一下數千計，這不得不歸罪於十數年來美國對國民訓練的失敗，試看戰爭初起之時，在上海預備撤退而未得撤退之英國砲艦倍得蘭兒號，美國砲艦威威克號，英國水兵僅五十餘人，居然搗艦自沉，美國水兵至八十餘人，不但甘心作為俘虜，并且投降以苟延生命，由這些事可以看到英國的國民精神到底要比美國強，可是英國人分配到太平洋的軍隊實在太少了，所有各島大部都有美軍的參加，而美國人雖然在戰場上但仍未忘記生活的享受，因為他不肯犧牲性命，無論有如何堅固的設施，恐其亦未必能够保得住，所以在這次戰爭，雖尚未久，但我想勝利之對英美是毫無希望的，關心時事的朋友，最好不要再為顏色的蒙蔽了，真正的事態，無論如何是應仔細的參詳。

論經濟戰

芳馨

一 經濟戰的意義

關於經濟戰這個名詞，在中國社會一般人士認識裏，除掉少數人有相當認識的以外，對於它，都很模糊，雖然在最近一些刊物裏，常有這個字樣，可是並沒有惹起一般人們注意。

所謂「經濟戰」，一般學者所着眼的，多限於戰時經濟戰方面，其實，在平時它具有很大的意義，如過去的（1）本位貨幣貶值匯兌貶價等，就像過去磅與法郎的貨幣戰，（2）一九三一年以來，日貨如水銀瀉地一般，在國際市場上，掠奪銷路，及各國提高關稅，以求防禦，（3）又如各國爲刺激輸出，放棄金本位，通貨膨脹，減低工資等，（4）傾銷政策，（5）各國各自組織經濟集團，以求經濟上的勝利，（6）像美國白銀政策等，各種實例，不勝枚舉，所以，我們認爲經濟戰，可以分爲：

平時的經濟戰

戰時的經濟戰

至於戰時的經濟戰呢，更有它的重要意義，在現階段的戰爭，不只限於軍事方面，是具有全面性的，也就是說，政治，思想，經濟，外交等在戰爭過程裏，都含有重要的意義，所以，有人說現代的戰爭是總力戰，尤其是戰爭裏的經濟戰，它具有決定戰爭最後運命的意義，在第一次世界戰爭裏，德國因爲食糧缺乏和物資的不足，結果，而接受了凡爾賽屈辱的條約，在最近的德蘇戰爭爆發的原因，固然有它的許多原因，但是，我們絕對相信，德國爲獲得烏克蘭的穀物和高加索的石油，也爲此次德蘇戰爭原

因之一吧，現在世界上的各國，無論已經從事戰爭的，或是沒有參戰的，都積極準備着戰時經濟，也就是因爲瞭解經濟戰，它能操縱着一國勝敗的命運，我們也可以這樣說，經濟戰有廣義和狹義的解說，廣義的經濟戰，是包含平時和戰時的，而狹義的經濟戰，當然是專指戰時的經濟戰了，如果我們進一步的來分析的話，經濟戰還可以分爲：

（1）貨幣戰——就像過去各國放棄金本位，本位貨幣貶值，以求刺激輸出，法郎與金磅的競爭，又如最近舊法幣與聯銀之競爭，最近重慶對於被占領區域之法幣勢力，有主張放棄說，有主張維持說，這都是一種貨幣戰的形態。

（2）貿易戰——自一九二九年以後，世界各國經濟方面，都演成一種恐慌的狀態，各國爲求刺激輸出，減少輸入，全積極的用各種方法，要求輸出，甚至用一種傾銷的方法，同時，還高築關稅壁壘，以企圖減少輸入。

（3）匯兌戰——就像英德宣戰以後，英國爲求應付戰時的緊急局面，在它的國防會裏（Defence Regulation）規定了新外匯統制法：凡是人民藏有現金，外匯及外國證券，必須經銀行繳呈於政府，而政府按當時外匯，折合磅價償付之，並且，凡欲以英磅購買外匯者，必須經政府特許，外匯的買賣，皆須依照英格蘭銀行，每日所公佈的匯率而執行，再像最近華北方面，取締申匯，全是一種匯兌戰的姿態。

（4）市場獲得戰，各國爲求尋找貨物的銷售地，都盡量開拓市場，

英國爲防止日貨侵入印度市場起見，高築了關稅壁壘，美國的門羅主義，也就是想把南美市場獲爲己有，此次援英的因素，固然是很多，可是怕德國勢力，侵入南美，也是其中原因之一，現在，英美認爲中國爲未來的一個東亞市場，近來英美所以接近重慶的，也不過想獲得這還未開拓的市場和資源吧。

(5) 資源獲得戰——像最近德蘇戰爭，德國爲想獲得高加索的石油，與烏克蘭的穀物，而對蘇戰爭，美國爲防止日本獲得蘭印石油，而有資產凍結令的實施。

(6) 關稅戰——就像一九二七年，開始是由穀物方面，首先是德國實行的，法國，在十一月半對於小麥關稅，從二十五法郎增至三十五法郎，美國也增加了關稅，印度也制定對於絲的特別稅率，互相的關稅戰爭着。

以上，我把簡單經濟戰的意義，敘述起來，至於怎樣戰着，和它們的過程，我在將來，擬做一個系統的敘述。

經濟戰是一種無形的戰爭，正因爲它不顯現於表面，而被社會人們而忽略了它，其實，它的重要性，並不減於現在德蘇間的空前的軍事戰鬪，關於它的重要性，我們在下面再敘述一下。

一一 經濟戰的重要性

經濟戰的結果，能決定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的盛衰，所以，在現在世界裏，都以嚴重的態度注視它，我們舉幾個例來看一看，就可以測知它的重要意義了，美國自羅斯福第一次上台以後，企圖挽救失業羣衆，和恢復金元王國，他就開始放棄金本位，貶低金元價格而實行白銀政策，它的目的：綜合起來，也不過是(一)貶低生產成本，壓縮匯兌，使本國的貨物，能够大量輸出，而企圖挽救國內不振的工商業，(二)收買大量白銀，企圖控制世界的金融貨幣，操縱國際匯兌和貿易，(三)給中國經濟一個致命打擊，使中國在無辦法中，而投入它的懷抱裏，美國實施白銀政策，在海外大量收買白銀以後，當時，中國因爲國外銀價高於國內的緣故，國內白銀紛紛向海外流出，至一九三五年三月爲止，約共流出二億八千萬之鉅，因之，釀成了金融恐慌和市面恐慌，那時，銀行錢莊共倒閉二十家，工廠商店倒閉的數目，以千百計，當時應付的對策，有種種的說法，(一)由政府命令禁止現銀出口說，(二)增加出口稅率減低現銀的流出，

(三)由政府增發紙幣，收買現銀等說，其實，在中國當時情形下，經濟權操在外商的手裏，在政治上沒有達到獨立的地位，比如禁止現銀出口，外商可利用其特殊地位偷運，再就像增加出口稅率，在實際上，也不發生什麼效果，因爲在出口時，中國金融權操在外人手中，外行是不受中國行政制止的，並且，在當時由滬運往倫敦現銀一百萬元，除一切開銷以外，可以得到純利六七萬元之鉅，微微的出口稅，又值得什麼，所以，美國白銀政策，實施的結果，中國因爲沒有反抗的能力，以致經濟上遭到莫大的犧牲，假如，在當時中國是完整的國家，經濟支配權，不在外人的手裏，中國用經濟對抗的法子，不是也能免却當時的損失嗎？

經濟戰的結果，能促使一個國家經濟政策轉換，和經濟事實上，發生了顯著的差異，就像此次英美對於東亞方面的資金凍結的實施，釀成向以美元爲換算基準的日本國際匯兌，日後轉向以日元爲基準，而向關係方面換算了，就是與對手國直接締結換算的協定，如與法印，蘭印等設立匯兌清算制是，至於海運界方面，將從來遠洋輪送船隻，轉移近海輸送了，生係方面，日本當局採取內需轉換方法，此次凍結令實施的結果，中國方面，也受很大的影響，其中，例如向以豬鬃出口著名的華北豬鬃業，因爲受凍結令的影響，英美商出口商，皆拒絕收買期貨，以致影響豬鬃業瀕於破產的情勢，尤其是對於物價方面，發生巨大的變動，變動的趨向，大概是這樣，凡是屬於出口貨物方面，價格跌落，屬於入口方面的貨物，逐漸上昇，演成是需關係一種大的變化。

經濟戰，伴隨着世界惡化的情勢，一天一天的扮演它的重大任務，因之，它的重要性，也對比的增大起來，這些年的經濟戰，不但沒有停止的可能，而且，在範圍，情勢裏，更擴大而嚴重化了，現在世界形成幾個巨型經濟集團，(Block)，例如美國的汎美集團，英國自奧大互會議後，將它的英本國，自由領，自治領，屬地聯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個經濟集團，此外，蘇聯，日本，也都形成各自集團，德國在去年宣佈了以阿伊斯馬克幣制爲主體的歐洲廣域經濟集團，此次美國對德所以有參戰態度的，固然有它的許多的原因在，然而，如果在經濟方面來看，要不外(一)恐怕德國成功後，獨霸了歐洲市場，(二)和南美市場有受德國侵入的危險，(三)否定金的在貨幣的效用的廣域經濟，擁有大批金貨美國，是要受嚴重威脅的。

未來的世界的經濟戰，是愈演愈烈，而且，範圍都擴大起來，集中經

濟諸力，相互間拚命爭鬪着，它的勝利和失敗，輕則影響社會的經濟危機與繁榮，重則能決定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存亡的命運！

三 經濟戰與人類生活的關係

人類自原始以來，與經濟就發生密切的關係，從原始共同體的社會，經過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一直到現階段的資本社會，人類永遠是生存在經濟生活裏，社會上人們的相互關係，也是以經濟關係為主要聯繫，我們現在的生活，無時無地不與經濟發生密切的關係，就像我們穿的鞋子——這雙鞋子，是鞋舖由布舖買來布匹，布匹是製布工廠製造出來的，製布的原料是棉花，棉花是由農夫手中買來的，再鞋子上上的針子，是鞋舖由鐵器舖買來的，所以，在我們穿一雙鞋子上，無形中我們和鞋舖，布舖，製布工廠，農夫，鐵器舖，鐵工廠，鐵廠，發生了經濟關係，再為我們買鞋所用的鈔票，它是銀行發行的，鈔票的紙是紙舖賣的，鈔票發行權，是由政府授與的，所以，我們無形中又與銀行，紙舖，政府，發生了經濟關係，假使與我們發生關係的各部門，其中有一部門，發生了障礙，那麼，我們的鞋子，就穿不上了，譬如，現在因為美國的凍結令的實施，嗣後美棉不能舶來了，假如再因為戰時需要，棉花在市場上，供給不足，那麼，布匹自然缺乏了，布匹缺乏，鞋舖不能製造鞋子，我們需要鞋子的時候，就不能適合自己需要而實行購買了，這不只是我們所想像的，就像在滿洲地方因為當局實施戰時下的配給制度，在外鄉市鎮裏，就不能自由購買橡皮鞋了，並且因為皮革的統制，製造鞋廠，對於製造鞋子應用的皮子，都改用其他的代用品了，再就像重慶方面，因為戰時輸入困難，對於煤油輸入，及電燈裝置缺乏，一些公務員，在防空壕裏，日夜生活於昏闇的豆油燈下，甚至有患眼疾者，又如我們所用的鈔票，在一般戰爭情形下，都發生一種通貨膨脹，(Inflation)就如一八一四——一八年，德國的馬克跌落的程度，甚至到不足印刷費的程度，因為通貨的膨脹，薪俸和勞動層的人，發生了生活的痛苦，假如在這種情形之下，就是鞋舖有鞋子的話，因為通貨膨脹的關係，鞋子在價格上，增加了幾倍，恐怕我們也有經濟上的限制吧，在一國經濟編製成戰時經濟體制下，為求對外得到經濟上的勝利，所以，要請民間在某種程度下犧牲一部利益的。

因為對方的經濟戰實施，而遭受許多影響的實例也很多，就像此次英美經濟戰，因為英美商拒絕接收期貨，天津經營豬鬃業各商，慘遭打擊，轉瞬皆臻於破產的地位，不只這樣，因為資金的凍結，青島的火柴工業對

於原料鹽酸加里，硫化磷的黃磷，硫黃，二硫化炭素等，來源缺乏，將來恐怕火柴需給關係要不一致吧，在上海方面，因受這種資金凍結，經濟戰的影響，物質不足，演成物價騰貴的現象，一時釀成社會生活不安的情勢，如要求工資增加的事件，勞資雙方，屢次發生爭議，在香港方面更是厲害，根據香港勞工處情報本年八月的生活費指數，較前年增加了二倍，在最近香港的醫院裏，因為饑餓症而死的，具有驚人的數目，在馬來方面，物價約增三成以上，馬來人和中國人都陷入生活貧困的境域裏，像以上這些現象，都是此次資產凍結之賜與，可見經濟的戰爭，影響到人們生活裏，怎樣的深刻呵！

四 經濟戰的限界性

經濟戰是資本主義時代的產物，它在這個時代裏，纔能達成它的意義，這並不是說，除了資本主義時代，就沒有經濟戰了，其實，在古代的時候，經濟戰的形態，就顯現在人類裏，不過在那時的經濟戰的性格，只是人類與自然的鬪爭罷了，決不像現在人類相互間的經濟戰。

現在的經濟戰，是一種大規模的，有計畫性的，與往日局部的散慢的，偶然的經濟戰是不同的，至少在量的方面有些差異，它是屬於一種國際性的，而且因為達成這種戰爭的目的，必然的伴隨着一種政治作用，所以，它到現在的階段裏，纔具有重大的意義，在自給自足經濟時代裏，生產和製造的物品，是為消費而生產的談不到什麼，並沒有重要意義的經濟戰，就是有的話，也不過是緩滯的，保守的，其中就像基爾特制度，中國的行會，那不過是保守的，消極的，一種自衛經濟戰的行為，自產業革命以來，因為機械在產業的使用，刺激成產業膨脹的發展，而促成各國海外的貿易，因為自由貿易的競爭，遂在有形無形中，演成經濟戰而顯現它的意義。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的說，經濟戰從決定的過程來看，也可以分為廣義和狹義的兩種，若是從廣義方面來看，當然是自原始以來，直到現在就有它的意義，若是從狹義方面來看，那麼，就是專指資本主義時代了，我們的着眼點，是在現階段的資本主義時代，因為它只有在這個時代裏，纔能顯現它的重要意義，不過我們為求系統的明瞭起見，關於廣義方面，在可能範圍內，以後有機會也要介紹一下。

總之，經濟戰在現階段的社會裏，已經發揮它的重要意義，它不只能嚴重影響到國家，社會，或民族方面，而且，對於我們私生活方面，直接間接的，也具有很大的意義，所以，我們對於它，應該有相當的認識！

不列顛帝國治下的印度

喬藤

足以對外人誇耀的：我們是「文明古國」，

「地大物博」，「人民四萬萬」還多，更有幾千年的「文化」，還有一些「聖人」。但是也不要太自滿了，如果要想永久保持我們的體面，更需要爭氣的國民。印度正和我國一樣地有幾千年的文化，豐饒的物產，——可是牠早淪為英帝國主義者的殖民地了！

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國家不列顛帝國的生命線，因為印度有居民三萬五千萬人，有豐饒的沃土四百七十餘萬平方公里。英國首先以海盜行為侵略印度，先後將荷蘭人葡萄牙人的勢力排除後，將東印度的經濟勢力奪到自己的手裏，英國的東印度公司開始毒辣的手段，壟斷東印度的市場，可以說是極盡壓榨剝削之能事，印度整個的經濟機構全被這新興資本帝國主義者，將自己的舊經濟制度破壞無遺，到十八世紀中葉，開始對印度的領土以武力的侵佔，漸漸更屠殺印度暴動的民衆，到十九世紀中葉就將全印度統治權掌握到自己手裏，於是對印度更進一步的榨取，其間印度民衆雖幾度激起印民反對英國的統治運動，但終以暴力將印人的革命擊潰，其後東印度公

司被解散，印度就整個地被不列顛帝國統治着直到現在。

一

英國是一個依賴它的殖民地而生存的國家，自從將印度滅亡後，即先後積極開發印度的資源，如德干高原的煤礦，緬甸等地的石油礦，其他如鐵礦，錳礦，金礦！就祇鐵一項估計有二十二萬萬噸以上。佔世界第五位。以後英國即以印度奠定「海上霸王」的基礎，開始更進一步的向世界上各個角落裏搜尋殖民地，未及百年使不列顛帝國扶搖直上，英國成了世界上最神氣的國家，有稱是「紳士」國家，好像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其實骨子裏更益積極，英國的機器工業，使幾百萬工人喪失了工作，粗劣的印度製品，漸被不列顛美麗而輕巧的製造品打倒了，印度的原野，佈滿了工人的枯骨，遍處有吶喊着飢餓的呼聲。英國將印度的原料盡力發掘，印度成了對英國的原料供給者，農民們也因奇產地租而破產了。使這有常年黑綠稠密的大森林，奇異的熱帶植物，巨大的喬木，及純樸的民衆的古老的國家，直成了人間地獄。

英國的工商業資本家，有目的的在印度敷設

了鐵路網，這鐵路的敷設共長七萬三千餘公里比中國要多七倍，他們貪婪地吸取印度民衆的脂膏，尤其是當現在大東亞戰爭期中，更加緊榨取，現在爲了戰爭的緣故也獎勵爲戰爭而工作者的企業。鐵路是資本家們所需要的，掠取原料，彈壓印度民衆，防止外來勢力的侵入，尤其是現在，日本正以節節勝利的步伐向前進討，這才是一羣財閥們所最杞憂的問題，今後英國更以弱小民族的血肉，趨使無辜的印度民衆於前線，以保衛自己的利益，這是必然的。

二

印度最主要的工業是紡織工業，因印度產有大量的棉花，從事這種工業的工人有百一十萬工人，約佔印度全體工人百分之四十強，其他如食品工業，採礦工業，約佔百分之二十。

錳礦是印度最大的生產之一，以採掘量來說印度佔世界有第一位，石油年產一百五十萬噸，煤年產二千五百萬噸，鐵礦的開採量及生鐵的提煉量年約百萬噸。

採礦的主要區是由加爾各答向西北部在孟加拉和比哈爾的邊界，這是主要的石炭產地。鐵礦及冶金中心德查塞得普，最大的石油出產地是在

緬甸伊洛瓦底江流域。

棉織工業計有一千萬紡錘及二十萬織機，在貧瘠的印度鄉村，一般苦勞大眾，廉價出賣自己的勞力，爲工廠的僱工。

印度的農業，大部分對於夏季的播種都需要人工的灌溉，西北地區尤其乾燥，差不多全靠人工的灌溉，其他如恆河平原，德干高原對於雨水不足的補給也是必要的。冬日的第二次的播種全靠靠人工的灌溉。被灌溉的土地約有兩千萬公頃，占全印度耕田百分之二十。被灌溉的土地大部在西北，這裏沿着印度河及許多支流溝渠滿佈，在恆河盆地也佈滿了溝渠，但也常因灌溉工作的不充分，損害了田禾的收成。

印度的農業技術更談不到，貧乏到比中國還更低，農業的生產工具都是舊式的，構造又笨又重，機器和耕種機在農民中還沒有使用的。

土地大多爲地主所有；他們把土地租給小佃戶，而取得收穫的一部分。有一部分是自耕農，對於這種土地故然不用向地主納糧，但是得付一部分捐稅與政府，這兩種任何一種農場都是很小的。

佃農取得土地，不是由地主本人，而是由中間介紹人。資本家他們在土地的轉租上賺一筆錢。佃戶要付出自己收穫全量的百分之五十至七十。有些佃農也被鄉村的商人和高利貸者慘酷的壓榨。半數以上的農民是經常的負債，許多高利貸者往往就是地主本人。償不清的債務便引到了奴役，成了農奴。這種農奴有六百至七百萬，農民的土地，許多因債務的關係都讓給了放高利貸的人。

在阿薩密有大量的茶，橡膠，這些事業多被英國的資本家經營着，有銀行金融的援助，並有政府所給與的特權。工人都是些買身契的勞動者，大多都是在饑饉地區徵募來的，在名義上是僱工，但實際上，培植場成了他們的牢獄，休想再逃出，因爲有大批的警察人員，監視着他們，使他們永遠與外界隔離。

全領土百分之六十五的土地是適於耕種的，森林約占百分之十三。稻米的播種是分佈在雨水豐富的區域裏，恆河盆地沿伊洛瓦底江的下流在印多斯坦的沿岸一帶，米的產量年有四萬八千萬公石，占世界總數三分之一，麥是播種於較乾燥的地區，在恆河盆地上部，及德干高原，小麥是印度冬季的農作物，年產一萬萬公石。茶的出產亦甚豐富，茶樹多在阿薩密一帶。棉花的主要生產地區是在德干高原，這裏的土質肥沃，收穫量一年有九十五萬噸，占世界總量百分之十九，以前這大批棉花主要是輸往日本去。印度黃麻的產量在世界上佔第一位，大多輸送到美國去。

總之，印度是一個農業國家，農業是三萬五千萬人食糧的基礎，主要製造工業部門的原料，也是輸出的大部分。但是食糧的輸出，並不是印度生產的食糧過剩，而是被一羣奸商操縱，收買囤積，人民反而感到「豐收成災」的恐怖，被受層層剝削的農民幾乎全部破產。

四

英國的國王，也是印度的皇帝。印度在英國

的殖民地中，占有特殊的地位。總管印度一切大權的是英國政府所任命的「總督」。在表面上看印度好像是有自治的權力。因爲在帝國會議開會的時候，印度也是與各自治領的代表聚於一堂，並且印度也是國聯的會員之一。印度有兩個議院存在，一部分議員是一些有資產而以英國爲依存的人們，另一部是爲英國國王所任命的，後者都受過英國的教育，一切完全英國化，是親英的先鋒，他們甘做英國的爪牙，壓制自己的同胞，以買主子的歡心。至於一切政令，是完全聽命於不列顛政府。

自二次大戰開始以來，英國奪取印度更變本加厲了，印度人每年白白在地稅上所納稅稅，供給英國的軍人，官吏，商人，資本家，遠超過了印度七千萬勞動者的收入的總額。尤其是在大東亞戰激烈的時期，英國將大批無知印度青年驅往前線，仍以一貫狡詐的虛偽宣傳，欺騙印度的羣衆，現在正忙着全印度總動員，煽惑印度民衆灌輸反軸輻的思想。

印度各省是被英政府直接管轄，最重要的省分有孟加拉，阿薩密，緬甸，奧里薩，比哈爾，聯合省有孟買，馬德拉斯，旁遮普。在領土上，仍保持印度傳統的行政，首席長官也是印度的王公貴族，可是這些長官全有英國的官吏來協助，與其說協助到不如說是監視。實際上這是英國官吏才握有真正的實權，一切事情，全得聽命於這些英國的參議官們。

當做傀儡的印度王公貴族約八九百人，這些人多是一些封建的殘餘，他們被英國政府收買，被英國政府利用，幫助異族統治自己的同胞，這些喪心病狂的人們，也不過是貪圖暫時富裕優容的生活，不惜以全力來支撐不列顛帝國。

印度的民衆也是愛好和平的，也是一個如一方散沙的民族，他們有各種不同的方言，在全印度共二百餘種不同的方言，宗教各異，回教，佛教，波羅門教，印度教都有不少的信徒，居民的階級森嚴，主要等級有僧侶，軍人，商人，農人，工人，奴隸，在城市或工商業發達的區域裏，等級的差別已不十分顯着了，但在大部農業區域裏，這種封建的勢力仍十分堅固。

普通人受教育的太少了，全國百分之九十都是不識字的文盲，所有的農民幾乎全是文盲。極少的幸運印度人受到一點教育，也是從英國文化中得到極貧乏的一些皮毛，這些人是將來幫助英國以統治自己同胞們的小官吏。

印度人民的生活水準更在我國之下，工農人是永遠被饑餓所包圍着。更談不到什麼衛生設施，驚人的死亡率，尤其是兒童，在各都市的工人的家庭裏，平均五六口的人家，大多是擠在一間黑暗而小的屋子裏，甚至有四五家同住一間屋子裏。鄉村的住宅，更惡劣不堪，全家都擠在一間小茅屋內，簡單到不能再簡單，所以一有傳染病發現，祇有任其傳播。每年有因瘟疫而死亡的人有三千萬人以上。有因流行性傳染病而死的約二

千萬人。

五

印度的民族革命運一直就沒有停止過，有幾個時期的確民氣澎湃，不可抑止，而使英帝國主義者感到莫大的苦悶，尤其是現在正在大英帝國日趨沒落的時節，歐洲戰爭，非洲戰爭，大東亞戰爭，使英國陷入泥裏，深深的牽制着半身不遂的不列顛。

最近印度的民族革命運動，是被強力的武力彈壓着。兩個領導民族革命的偉人，是甘地與尼赫魯。

甘地的「不合作主義」已經有四十幾年的歷史了，他爲自己的祖國爭取自由，是在絕對「不用暴力」，之下來爭取，究竟他這種主義是否能復興自己的祖國，實是個疑問，在當今唯武力是公理的時代，以消極的不合作運動來爭取一國的自由，恐怕不令生什麼效力的。可是甘地在印度的聲望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他已被尊爲聖人，哲人，民族領袖，他具有一種沒大的引力，他有幾百萬信徒，對印度民衆有絕大的支配的力量。甘地是一個宗教信徒，是一個禁慾主義者，他藐視一切物質的生活，他憧憬着恢復原始時代的自然社會裏，他是道德，良心，靈感做武器，以感動壓迫他們的不列顛帝國，所以有一些社會學者說甘地是反動的，他理想將來的印度，是完全建立在自足自給的樸實的國家，人們都過着擊井

而飲，擊壤而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和平而快樂的生活。他的「不合作主義」是不是能將這種生活在印度實現，那得等到未來給證明，處於現在炮火瀾漫的世界裏，這種國家怕是在地球任何的角度也搜尋不到。

尼赫魯在印度的民族復興運動中，也是一位赫赫有名的領袖，他比甘地激烈得多了，他不玄想，不重道德的感應，比甘地實際的多。他認爲一旦印度復國，舊的傳統是必定要消滅的。他認爲祇有與世界上的先進國競爭，印度是不能存在的，他反對印度的階級制度。他主張用激烈的手段，澈底改革經濟的機構，才能夠解決印度的問題。他不希望印度的王公貴族翻然悔悟或受到良心的制裁，放棄自己所享受的奢侈生活，他認他們是不可救藥一羣封建餘孽，祇有以暴力的手段毀滅他們。在這些地方看來他好像正與甘地主義相矛盾着，其實他們兩人私人的情感甚好，多少攻擊甘地主義的激烈一份子，多是在被尼赫魯的辯護下而獲得諒解的。尼赫魯曾被英國逮捕數十次，幾乎是一個以監牢爲家的革命者，有火樣的熱情，雄辯的天才，已在暮年的甘地，將來領導全印民衆復興的怕就是這位偉大的嚮甘地而起的偉人尼赫魯。

在這英國已暮途窮的時節，怕正是印度民衆復國的時機。我們想信「大東亞戰爭」是能拯救這個古老的民族。

新聞紙的經營政策

石拜

一 新聞紙的偉力

現代新聞界有至高無上的勢力。其威力不止於左右世界人類的思想傾向，一個強盛的國家組織也有被她毀滅的可能！她是現代戰爭的發動機，也是消滅戰爭的和平之神。第一次的世界大戰，不是德奧與英法之戰，而是路透社哈瓦斯與渥而夫的新聞戰爭。過去如此，現在也是如此。我們所聽到的勝敗，不是前線的確實戰果，而是報紙上的宣傳文學，甲方報紙的宣傳技術巧妙優越，讀者就認為勝利在甲方；這足以振作士氣，士氣不衰，就能保持最後的勝利。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英國報王北岩爵士任為新聞戰的總司令，德國特派飛機根據北岩的行止而轟炸其居所；北岩微幸健在，渥而夫通信社望風披靡；紐約時報又加入戰團，以「為德國人民想，和平與自由」為題，發表了有名的社論，斷定德國必敗；這篇宣傳戰的文章刊出後，不但驚動了世界輿情，隨聲附和，用空氣把德國擊敗，同時紐約時報的聲譽和銷數，也突飛猛進，成了美洲新聞界的權威。新聞紙勢力的偉大，也就由此可知了！

新聞紙既有這末大的威力，主辦者倘不審慎的定下一個適宜的經

營政策，用奠其經濟始基，決得不到滿意的發展；既沒有滿意的發展，就難於發揚光大其地位；在這種情勢之下，所謂新聞紙至高無上的威力，也就等於零了！

所謂新聞政策，是多方面的。綜合言之：以發布新聞為職，而以宣傳利用為志。這是屬於職責一方面的，也就是報道政策；此外還有一個營業政策，則以社會文化和商業的趨向為背景，以決定其應走的經濟途徑。

辦報並不是一件容易事。過去一支鋼筆一塊鋼版就可創立一個通信社；一支紅筆一罐漿糊一把剪刀就可發行一分小報。現代新聞社已走上托萊斯的途徑：傾軋排擠兼併的謀略，並不讓一般商業。新聞社的一切設備，亦日趨於機械化，沒有驚人的雄厚資本，休想應付同業的謀略，休想獲得驚人的發展。凡此種種，都決定於經營政策的是否適當。如毛薩公司自設有運報運紙的鐵路，歐美各大通信社新聞社都有專用電線；自備大量的汽車和飛機運報並通信，在日本已成老生常談，歐美更不必說。這種偉大的組織，沒有一定的營業方針能辦到好處嗎？

新聞紙的經營政策，在組織上

說，大抵分為兩方面，一方是報道的，一方是營業的。屬於報道的有兩個方式：一個是議論本位，一個是新聞本位；屬於營業的也有兩個方式：一個是發行本位，一個是廣告本位。方式的採取，要依環境來決定，難以取決於辦報者一二人的主觀意見。

一一 議論本位

原始式的新聞紙，以報告單純的消息為原則：如中國的郵報及羅馬日報 Daily Express 性質大抵相同。郵報專載朝事，有時間及社會新聞；羅馬日報專揭示軍隊的調動，官吏任免的布告，以及戰事，選舉，宗教消息等。因為這都是最初的官報，故都注重政治；而文字同樣簡短，頗似現在的簡開。拿開元雜報和唐尉遲樞著的南楚新聞來對證，就可略明其內容形式。所謂斷爛朝報，就是指此而言。以後官報雖成爲幼稚的商業品，（中國的「私衷小報」及英國的「手寫新聞」時代）其形式仍未大變，及爲政治家所利用，才失去了報道的本貌，而成了發揮意見的工具。所謂機關報就建立在這個時期，也就是新聞紙經營政策中議論本位的肇始。

當時這種側重言論的報紙，其主權多握在政黨之手。戊戌政變後

的香港中國日報，上海神州日報，天津大公報，北京全京日報，中華日報，新加坡與中日報，陽明報，日本復報，民報——等，都以孫中山爲主體，以張繼章太炎所辦的民報爲依據，運動根本改革，與康梁一派的廣州國事報，羊城日報，七十二行商報，香港商報，上海時報，天津日日新聞，北京時報，新加坡南洋總匯新報，爪哇島島日報，舊金山金港日報，墨西哥朝報，紐約日報，日本新民叢報——等相對

抗。前者謂之革命派，亦稱民主派，後者謂之君憲派，即君主立憲派的簡稱。當時中國正在風雨飄搖之中，有識之士受政變的影響，深感有與聞政事的必要，對新聞紙的言論感到莫大興趣，這就是當時新聞紙利用時勢，採行議論本位的一個最大因素。但以當時情勢言，多數新聞紙並不是爲營業而經營，故談不到營業政策，僅有一個政治的宣傳政策而已！到了民十以後，多數新聞紙才日趨商業化，如南方的兩個「老大哥」申新，北方的兩個「老大哥」大公益世，就是商業化的代表者。北伐後國都南遷，採行議論本位的上海申新（申報新聞報），遭遇莫大壓迫，於是變更策略，採取新聞本位與廣告本位，而嚦若

寒蟬，把議論本位讓渡於天津的大公益世；大公報「社評好」播於中外，就是受國都南遷之惠。

採行議論本位的報紙，大都是嚴肅主義者：如倫敦太晤士，曼徹斯特導報，紐約時報及天津大公報均是。他們的目的在鞏固社會信仰與政治上的發言權，其次才顧及銷數和廣告的收入。英國通俗派的報紙，每天都銷二百萬分上下，太晤士却總在二十七萬分上下，幾乎十與一之比，可是世界對太晤士的信仰力，却大到不能比例。太晤士的經濟，也並不因銷數而受影響；因爲她的報價及廣告刊費，都比通俗派高一倍。太晤士廣告的效力，較之通俗派不啻倍蓰；且通俗派銷數雖多，讀者止限一隅，太晤士則銷遍世界各國。太晤士的作法是在造榮譽，故紐約時報及天津大公報——等都以太晤士爲模範而仿效之。

二 新聞貢獻

報紙的社論，創始於倫敦太晤士報。一八〇五年，太晤士主人華而透第二（Walter）用社論 Editorial Leading Article 攻擊海軍行政，並用爲現在所遵守的匿名制度。這是報紙上的第一篇言論。華而透第二是經營新聞紙的唯一偉人，現代新聞紙的科學發展，多數是由於他的勇

敢的創始。——無論機械的或技術的——。所謂現代的新聞本位，也是以此公爲嚦矢。

新聞本位又稱爲新聞貢獻，就是以新聞貢獻給讀者，作爲增加銷數的投資。

華而透第二因攻擊海軍行政被剝奪了印刷品郵稅的優待，隨即努力於消息之獲得，首創了「速報主義」，以圖打破政府壟斷海外消息的特權。他所獲得的歐陸消息，尤其拿破崙的行動，比官報早到好幾天；因爲他所創置的海外特派員的種種活動，比較政府坐探的技術高明。

從此各國新聞紙凡採取新聞本位或由於某種機會試行新聞本位以與商業競爭的，都仿效華而透第二的敏速行動。第一次歐戰時，美國各報派往歐洲的特派員達四十餘人，其中 Chicago Daily News 報因有羅遜的特別通信，銷數突增十萬，得到二十萬美金的收入。華盛頓會議的時候，日本東京時事新報首先把四國條約披露，又有優秀的海軍通信，增加了八萬分的銷數。像這種情形，現在雖不足一道，在當時可以說是驚人的事情了。當巴黎和會開會時，天津大公報委派了中國第一個海外特派員——胡政之——前往

參加，奠下了大公報聲譽的基礎。新聞本位不僅以速報爲主，同時還要顧及事實的正確性。凡是來源模糊或沒有來源的新聞，原則上可以認爲不可靠。失去正確性的新聞，其問題不止於「虛報」，而重在披露後的影響。這種影響不但有關於新聞法律和新聞道德，有時甚或惹起國內或國際的重大糾紛。這與望風捕影的言論有同樣的弊害。

議論本位與新聞本位側重報紙的本質，如擴充並改善報紙的內容，組織嚴密的通信網，羅致並造就良好記者；戒肅其紙面，嚴正其態度等，都是不可少的條件。這兩個方式如相輔而行，其成功或不讓倫敦太晤士。

這兩個方式是技術的與精神的。有時可分而時不可分。凡是嚴肅態勢或守舊派的報紙，大都並重而如上節所述保持其不可少的倫理條件；但目的在發展經濟勢力的急進派，則純重新聞本位，而以議論爲附庸，哈斯特集團的黃色報紙就採取這種辦法。這是純正的 News 本位（新聞本位）。黃色新聞 Yellow Journalism 就是感覺主義的新聞紙，以與低級趣味讀者妥協漸進爲要務；猶如黃色國際黃色組合之

類。

黃色新聞創始於一八八〇年，其發源地為聖路易及舊金山。開拓這一派的主要人物是 Joseph Pulitzer 與 William Randolph Hearst 兩人；其傳入華盛頓及紐約等處，則為 Pulitzer 一個人的力量。其後有位大富翁的兒子哈斯特，其父由於政治的關係會發行 San Francisco Examiner 報，富翁死後遺歸哈斯特 Hearst——即美國新聞大王。——哈氏便推翻了他父親的政策，而努力於黃色新聞的發展。有一位老記者不贊成哈斯特的政策，因進忠告而被斥退；哈氏另集了有名的記者代替反對派而本着黃色政策合力經營。英國名記者 Chamberlain 氏，名政治漫畫家德賓鮑特氏，感覺主義編輯者 Archer Brisbane 氏與馬苦溫氏都在這位青年的——哈斯特支配之下經營該報。馬苦溫對編輯主張需要「快馬加鞭式刺戟感情的新聞」；因此該報盡量刊載舊金山市立醫院虐待病人，經營惡劣；或教會的浪漫史；或裁判所中姦淫的案件等消息，且用特大號的活字排印題目。由於這種作法，該報的銷數打破了全美洲報紙銷數的最高紀錄；並把哈斯特造成了美國第一任的新聞大王，直至現在，哈斯特還執着美國新

聞托辣斯的牛耳。一二八時代上海時報銷到四十萬分以上，壓倒了老大哥申報，就是採用這個政策所得的戰果。濟南晚報也曾由此成功。不過這種作法深為中國的士大夫所反對，所以結果都遭了羣起而攻之的失敗。其實被攻的側面，難免含有同業嫉視的成分。

黃色新聞主義是富強自由民族優越生活的產品，具體的說：就是合於美利堅法蘭西讀衆趣味的新聞；因為這兩個民族戰前的生活太富於肉感了。若禮義之邦的中華民族，國際的紳士大不列顛，以及奔波於生活線上的貧弱或者圖強之國，就不適宜或不應當有這種新聞紙出現了。上海時報被打倒；英倫有通俗報而少黃色報；日本報紙多數注重「實益，——」就是很明顯的特徵。

四 發行本位

發行本位是把全報社的精力致於報紙的發行方面，就是以發行所得作為維持全報社的經濟政策。這個政策是德法兩國報紙所採行的制度。法國商人缺乏進取精神，不重視廣告對於商品的媒介力；他們並且有一個難於動搖的觀念：認為不登廣告或不登大的廣告可以永保利益，一致力於廣告的宣傳，銷數必然大

大的增加，任何商品的銷數一增多，冒牌的商品就立刻出現；這無異給冒牌的商人作宣傳，造機會；白受雙層的損失，所以一般正當商人多視廣告為有害營業。因此，報紙就採取了發行本位。所謂「廣告為報紙的食糧，」在法國並不靈驗。法國報紙次於發行的收入不是商業廣告，而是「三行啓事」，這與美國比較起來，真算得可憐極了！

德國是個科學最發達的國家，人民對於一切的研究，都感覺興趣；報紙為迎合一般的好尚，盡量刊載連續性的研究材料，用以吸引直接的長期訂戶。長期訂戶在發行手續上雖比較繁雜而多費，其盈利則倍蓰於批發；為維持長期訂戶的信用，就不能不注意發行了。

發行本位雖是一個獨立的經營政策，——可以視為單獨的維持經濟的方式，但同時也是一切經營方式的骨幹；議論本位也罷，新聞本位也罷，連廣告本位併入，其目的離不了推廣銷路；目的既在多銷，那就非依賴發行技術不可了！這幾個本位所不同的，是方式，而其相同之點則為經濟觀念。議論本位以敢言吸引讀者；新聞本位以報道敏速正確吸引讀者；廣告本位以信用及紙幅豐富吸引讀者，這三個方式雖

不以發行為收入準據，却不能捨棄發行而獨自活動。反之，發行者可不問言論如何，消息如何，廣告如何，而從事於有效的推行發展。

最初報紙的發行，不假借第三者之手，而由報社與讀者直接發生交易關係；迨紐約太陽報出版，其主筆戴君發明了兩個推銷方法，一個是把報紙售給貧兒，令其沿街叫賣；一個是物色人材成立派報社，由派報社把報紙送給訂戶，訂戶與報社的直接關係從此一部中斷。這就是報紙發達史上有名的「倫敦策」。London Plan 這個方法實行之後，報紙的銷行大有一日千里之勢，從此世界的報紙都推翻了前此的舊法，而紛紛仿行這個倫敦策了。

由於倫敦策的發明，新聞紙獲得驚人發展；推銷方法是日新月異，層出不窮。尤其倫敦通俗報紙，大都採用發行本位，對推銷不遺餘力，創出許多新的方式：如「自由保險計劃，」一九二二年創始於每日郵報，通俗報紙無不競相仿效。其方法：用鉅量獎金贈與長年讀者，而以發生偶然的變故為條件；如雙生子，患扁桃腺炎者，意外死傷等，都有獲得五千至五萬元恤金的機會。却脫比脫雜誌每號用懸賞新法搜集新聞，設專科辦理懸賞事務。其方法：常於市中祭日派照像

技師數人着奇異服裝於人叢中隨意攝影，被攝入者刊其像於該雜誌，以為獲致獎金之標誌，當施行這個方法的一天，新的長期訂戶幾乎要擠破了該社的大門。這個方法並引起前鋒報的注意，——亦放棄了她那自尊的態度而仿效之。

法國報紙對於發行權的制羈，較英國尤甚。巴黎報紙的發行權，差不多整個的為哈瓦斯通信社所把持；全巴黎的報販完全受哈瓦斯的支配。哈瓦斯為巴黎五大報的中樞，任何新聞托辣斯或新興的報紙，如果不合哈瓦斯的意思，她便立刻發動其發行權；唆使報販們從側面進攻，使對方的報紙絕跡於巴黎。

中國報紙的推銷政策，大都限於經濟而作些小的活動：如猜謎，讀者介紹，贈書，組字插畫，週文賽，利用過期報贈閱等，可以說是最通行的了。

除此以外，還有一個主要的推銷方式：就是減低報價，上述方法

都是這個方法的附屬品。十八世紀初北美周刊雜誌每份每年索費八至十美金，英倫報紙每份售價七便士。此為印刷的報紙售價，較手寫新聞時代已減低若干倍，但仍不能發展。時紐約各報印刷一千七份者，已減售美鋼幣六生司——合法幣三十生丁——亦都感困難。至一八三〇年，英國報紙開始減價運動，於是本尼雜誌出世。一八三三年紐約太陽報出版，每份售二生司，四個月成績，銷達五千冊；一年期滿，銷至一萬份。至一八三五年起，宣告印刷一萬九千冊，超出倫敦太晤士二千份。此後減低報價遂成爲發行本位的主要條件。

五 廣告本位

廣告本位與發行本位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廣告者」不問言論和新聞的價值如何，而以報紙銷數作爲光顧的依據。要想廣告豐富或提高刊費，必先推廣銷路：一份沒有銷

路的報紙，廣告者對之是沒有感情的。廣告隨着報數增加了，刊費也提高了；還得嚴密其廣告勸銷的組織，訓練勸銷的技術人材，尤當注意廣告的倫理，——就是「肅清紙面」。登滿了沒信用的廣告，失去了讀者的信仰，慘淡經營起來的銷數就不免有一落千丈之虞！

廣告刊費以銷數多寡爲比例。美國的報紙發行稽核處A.B.C.就是廣告主廣告社與報社合組的檢查銷數機關。每日的銷數，就是每日廣告刊費的指標，一份之差也不能含糊。

美國由於工商業的發達，以廣告爲媒介商品的利器，所以報紙都採行廣告本位。巴黎報上的「三行啓事」收入，每報雖平均五萬法郎，若和英美相比，恐怕有天淵之別！英國農郵報全版一頁每次一萬四千四百元，全年收入四千萬元。紐約時報全頁每次七千六百元，全年

收入三千二百萬元。大阪每日新聞全頁每次三千五百元，全年收入六百萬元。北岩集團的麥耳日刊年收四千萬元以上。全美國每年的報紙廣告費消耗二十億至二十五億元。英國消費六億五千萬元。（一九二八年度爲一萬萬磅）日本約五億元。

英美廣告刊費與銷數的比例，大抵不足五十萬份者，每英方寸每次二磅；超過百萬份每次每方寸四磅；每日郵報一九二八年爲每寸六磅。日本和英美的著名報紙，差不多都銷一百萬至二百萬份以上。若雜誌的刊費，底封面就抵得日報一全頁。倫敦無線電廣播周報每號銷行五百萬冊，這一個印刷數目，恐怕集中全中國的印刷業者在一周間也印不出來，而該周報却僅用一部印裝機就很容易的完成了。像這份雜誌的廣告費，當然要打破世界的紀錄了。

荷印政治情勢的剖視

金偉

荷領東印度在東亞共榮圈內之地位，殆已見之報端，無須贅述，荷印如真正認識東亞新事態，而與日本作緊密的經濟提携，則正荷印在東亞共榮圈內確保其積極存在之意義，且得舉共存共榮之實績者也，過去日本之派遣小林使節赴其地作日荷會商，蓋亦本此意而廓清英美及荷印對日本之妄想，荷印之經濟情況，無人已多理解，爰特申述其政治之情勢及趨途摺闕於後：

殖民地之規範

荷蘭統治東印度領土之政策向為各國殖民政策之規範。其政策之巧妙，足以掩飾他國資本主義榨取之鋒芒，土民計六千萬，荷人不過三百分之一，且荷蘭本國今已在德軍鐵蹄之下，而荷印政府威令仍可行之於土民者，蓋由於統治機構及運用之適得其當也，惟土民之民族心，在荷印政府亦正未可樂觀，荷印亦以民族獨立之理想欲脫羈白人榨取之極權，而與日本共據邁向大東亞共榮圈。

巧妙之總督政治

荷印之統治體制以總督統治之，總督雖在本國政府監督下有荷印統治權，但在荷蘭佔領東印度後，荷印政府之立場，在事實上，則離開本國政府之監督，而強化其獨自之統治，荷印之外交事項，向來亦以「印度國家規範」之基本法，為本國政府所保留。但現在事實上，大權已一任總督之獨裁，故現在荷印之最高統治權在卡爾達總督及總督諮詢機關之印度參議會，不直接干涉行政，分為司法，內務，教育，宗教，經濟，土木，財政六部各置長官，關於立法，則本國政府向來認可荷印有廣汎的自治權，立法權屬於總督與人民議會，人民會議係以促進殖民地自治為目的而設置者，由議員六十名構成，其中三十名為土著人民，二十

五名為荷蘭本國人，三名至五名為外來土民，總觀之似土民發言權頗佔優勢，實則土民議員十二名須由總督任命，以明有適當之調節，其他方行政，統治政策，尤屬巧妙，此乃荷蘭政府多年統治荷印苦心之結晶品，其法將荷印諸島，分為直轄殖民地與隸屬土侯國，殖民地以知事治之土侯國以土侯治之，土侯確有某種程度之自治，但實際上土侯之配支權備屬形式的，實權則由荷人官吏及理事官掌之，主要土侯國有蘇門答臘（西半為土侯，東半為直轄）爪哇島（一小部分為土侯），婆羅州島（東部及西部為土侯，中央部為直轄），及組織內亞（土侯）等。

土人之反抗機運

荷印之經濟實權操於二十萬之荷蘭人及二百十萬之華僑，據商業全權，此外，以奉回教之馬來人為主，其以榨取之對象而屈從之，蓋數百年於茲矣。

自一九一四世界大戰後，遂有民族自決之思潮及共產主義之浸潤，其以土人以反抗之機運，固屬當然，因有以「印度內西亞之印度內西亞」為旗幟之印度內西亞黨（指導人為勞斯迭開爾）有回教徒之「薩列康伊斯蘭」黨（指導人為鐵庫洛阿米諾特），皆屬民族組織，一九二〇年更有印度內西亞黨之組織，該黨於一九二三年至二六

年，受荷印政廳大彈壓而被逮者達三千餘人，此等民族組織皆以脫去白人權取，組織民族獨立國家為目標，荷印政廳則以懷柔或彈壓之法以臨之，又自本國敗日以來，深恐土人乘此謀叛，故對於過激份子及獨立運動者，極力彈壓而防止之，印度內西亞黨，邦多核林特黨一部之檢舉，即為此也，土人之言論，集會，通信等，亦須受嚴重之監視。

荷印政府雖取此等彈壓手段但土人之獨立及解放意識，仍頗盛大，加以戰爭影響大眾生活之不振，尤足以具體促進彼等之意識，從來無團結之土人反抗，近有次第變為協同反抗之形勢，是足堪注目之事，加以此次大東亞戰爭之展開，荷印土著莫不期與我方携手，脫離白色人種之羈累而遂向大東亞共榮圈之康莊。

日美與荷印關係

自荷蘭本國喪失以還，荷印獨立，極為困難，其始屬問題，日本自不得不十分關切日本政府之希望維持荷印現狀者，蓋以其在東亞地位至為重要，荷印政府，向恃英國海軍力保全荷印，曩者英國頗感受德國。襲擊本土之威脅，茲大東亞戰爭爆發，英之在東亞權取之根據地牙城香港，已是陷落，新加坡之陷落亦在彈指，是英海軍亦乏力保衛荷印，而美國認日本有侵略荷印之意，且假為口實，伺機容喙於荷印，縱之破壞東亞共榮圈之建設，關於日本之荷印對策，過去曾屢次聲明維持荷印現狀，實際上倍極誠懇，此蓋本乎一貫處理中國事變之基本政策而來，對於荷印原無領土野心，而甚望荷印不以英美傀儡，此等意識，久矣反映於荷印指導階級之認識，

值此世界情勢方在轉換時期，英美諸民主陣線已趨沒落敗滅之際，荷印如依違失據迷於去向，則其苦惱，終難解消，如以大東亞共榮圈之建設而行積極協力。則苦惱自可雲消霧散矣。不其然歟。

密爾頓

(JOHN MILTON)

立墩

密氏為英國之大詩人，於一六〇八年生於倫敦，學於聖保羅學校及劍橋大學，在少年時已寫了很多的名作，由一六三二至三三之六年間專心於讀書與作詩，斯時之詩有 "Hymn on the Morning of Christs Nativity", "L'Allegro", "Il Penseroso", "Arcades", "Comus", Lycidas, 等之名作，都是些端莊麗不可多得的詩。

一六三八—三九年旅行義大利，歸國後參加政治論爭，發表關於宗教思想問題之意見，並主編出版自由或敘述教育論等。彼時他抗國王查理 (Charles) 一世的惡政，擁護克林威爾的共和政治，而為共和政府之外交秘書。

一六六〇年後便很少寫詩了，可說是他寫散文的一個時期，一六五二年失明，及王政復興期，曾遭逮捕，但不久即被釋放，晚年為窮困所迫，極為慘淡，但此時他的詩反為活躍，得壯大雄渾的格調，作偉大的敘事詩失樂園 (Paradise Lost, 1668-69) 嗣又作得樂園 (Paradise Regained, 1676) 又參孫 (Samson Agonistes, 1670) 也是同時代所作之詩劇，他的想像力非常強大，巧於韻律之格調，富於美的意識，他是一位情緒純清的詩人，逝於一六七四年，享年六十六歲。



月八日，自從東亞戰爭爆發，史上最可紀念的十二日，在北亞戰場，日本把清國在東亞的領土，佔領了。這是一場空前的浩劫。我們中國人，在這一場浩劫中，受了多少的侮辱和痛苦。我們中國人，在這一場浩劫中，受了多少的侮辱和痛苦。

史主，約漸衰於再微印資奔破資工... 國史主，約漸衰於再微印資奔破資工... 國史主，約漸衰於再微印資奔破資工... 國史主，約漸衰於再微印資奔破資工...

大東亞戰爭與中國

喻熙傑

治的敵，不軌道，英美的侵略主義，是英美的侵略主義，是英美的侵略主義。治的敵，不軌道，英美的侵略主義，是英美的侵略主義，是英美的侵略主義。

可的運命，是德意志，是德意志，是德意志。可的運命，是德意志，是德意志，是德意志。可的運命，是德意志，是德意志，是德意志。

這就經往，不超能，這就經往，不超能，這就經往，不超能。這就經往，不超能，這就經往，不超能。

要醒，現在反對，現在反對，現在反對。要醒，現在反對，現在反對，現在反對。

大東亞戰爭之世界性

平館利雄作
仲儀譯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是最值得紀念的一天。該日，所開始的日美戰爭，不僅是歐洲大戰開始以來所剩的二次中立國開始交戰，且兩國各自立於民主主義陣營，及樞軸陣營，從歐洲戰爭到大東亞戰爭，從大西洋到太平洋，從歐羅巴到亞細亞，已經名符其實的完成了「世界」戰爭，凡爲第二次世界大戰所命定的國度，都一齊出馬了，至今，無論是歐洲戰爭或中國事變，不過爲世界新秩序的序幕，是不言自明的，這個序幕的作用，也可以說是決定這二次中立國，究屬於何種陣營的，統觀歐洲戰爭，美利堅合衆國是無疑的趨向於民主主義陣營，日本爲建設新秩序，經過中國事變，當然要走到樞軸戰線上，這兩個歷史的進路相觸的時間，是十二月八日，以致將今次大戰，形成了真的「世界的」。

這二次陣營分裂的世界大戰的事實，予各交戰國，各戰場全體中一部的地位與課題，在理論方面，此時一部的勝敗，不能決定全體的勝敗，情勢還複雜的很，爲世界戰爭之一環的大東亞戰爭，也具有此等性格，在大東亞戰爭上日本的勝利，不能立刻就說在世界戰爭中樞軸陣營的勝利，日本不僅是取得大東亞戰的勝利，進而必須努力爭取在世界戰爭中樞軸陣營的勝利，是故，大東亞戰爭的担当者日本的重大任務，便產生了，就是說，日本不能甘於大東亞戰爭的部份勝利，應進一步達到樞軸陣營的全體的勝利——這個更大的任務，就負在日本身上。

相反的，在美國方面看來，大東亞戰爭的敗北，並不能說是民主主義陣營的徹底毀滅，其餘喘，縱使大東亞戰爭失敗，也許還能繼續保持，民主主義陣營，隨了大東亞戰的勃發，結成以美國爲首腦的世界戰爭的統一作戰指導部，這個統一作戰指導部的方針，即使大東亞戰爭熾烈化，好像重點依然放在歐洲戰線上，由此即可明白，太平洋的戰敗，想由全體戰爭的勝利來償還，倘敵方真有此意圖，那我們更不能以大東亞戰的勝利爲滿足，應擴大戰果，在覆滅敵方此種意圖的方針下，來指導作戰才行。

敵方並於戰爭的各階段，分別規定下每一階段的任務，去年十二月三十日英首邱吉爾在加拿大會議上，模仿毛澤東的中國事變三階段論，發表了世界大戰的三階段論，世界大戰的第一階段，從民主主義陣營來說，是圖戰爭的長期化，其間，努力準備強化軍事力，第二階段是奪回爲敵人佔領的領土，第三階段是粉碎敵人。

要之，是與毛澤東規定的侵寇，對峙，反攻三階段論，有異曲同工之妙，民主主義國家雖具有龐大的潛在軍事力，在戰爭過程上，不得不同現實的軍事力轉變這一弱點，在戰略上，理論上，設此階段，不過是其自慰的表現。

然而，民主主義陣營，當然不得不對樞軸的反對的作戰構思，同時大東亞戰爭，也是這反對構思的一環，而不得不戰。

無論民主主義的作戰指導部的統一，無論世界大戰的三階段論，都不是偶然的現象，乃由於大東亞戰爭內含的最深刻最尖銳的世界性格使之如此，是我們不可忘掉的。

以上，說的是在世界大戰的進程中，大東亞戰的意義與任務，以下，對世界大戰的現局面，大東亞戰爭是具有或將具有何等意義，加以檢討，以把大東亞戰的當前世界性認清。

大東亞戰爭，勃發以前的世界戰爭，因德蘇戰線寒冷，於是民主主義陣營在世界的地位一時好轉，德對蘇的短期殲滅戰，已獲相當成功，十月初旬以來，德軍雖進逼列寧格勒，莫斯科，羅斯多夫等路線，以至攻陷羅斯多福，但蘇聯的政治經濟軍事的核心地莫斯科，列寧格勒，並未入城，就入十二月的冬期，戰線膠着，予人們一種德蘇戰暫時固定的感覺。尤其這次德軍進入，給蘇聯的打擊甚大，喪失數百萬以上的兵力，已在一億八千萬的大量人口上看，雖不能說是致命的打擊，但軍備基礎的軍需工業，特別是基礎的重工業，已遭受極大的損害，佔全蘇聯總生產額六成的克利伯伊羅古，佔全蘇石炭採掘額六成的東巴斯，為世界第三水力發電所德尼亞布爾發電所等，均在烏克蘭被佔領地帶，此等之喪失，即其極大之打擊，雖其開發烏拉山及西部西伯利亞地方以補償損失，並非不可能，但需要相當優裕的時間，所以蘇聯的經濟抗戰力可以看出有四五成的低落，然而蘇聯的抗戰力，也未必以此就算做致命傷，若想到其利用開戰後優裕的時間將重要軍事工場大規模移轉內地的事實，殘存抗戰力，亦不無難以侵犯之處吧。

另一方面，德國於過去五月內，雖戰爭大捷，但經濟的利益，至今未必能全幅享受，佔領地的工業設備，為蘇聯的焦土戰術所毀，目前不能十分利用，所能利用者，乃烏克蘭之農業，但為了復興歷來高度發達的機械化農業，大量的牽引機及石油燃料是然需要的，因之石油問題，乃歐洲廣域經濟之最大課題，為克服這個難題，再沒有比把高加索及近東地方編入經濟圈更爽捷的，由此看來，德國對蘇戰爭的着眼點之一，為略取高加索油田，即德國為了解決自身及歐洲的食料問題，燃料問題，高加索的石油，是很必要的。

從而，一向膠着的德蘇戰線，至春期如再活潑化，德國作戰的方面，預想必為高加索。

然敵陣營英蘇，預期到將來此事，於德蘇開戰後，即刻形成防衛高加索及近東的共同作戰，早先下手，英國的壓制伊拉克，英蘇兩軍的共同進駐伊蘭，就是在這種作戰之下而進行的，在英蘇方面，顯現有只要守住油出地帶，德國即無可如何的樂觀論調，蘇聯任命其最大智將契模新克為南方軍司令官，正準備着德國的進擊高加索，蘇聯有五十萬高加索防衛軍，也有少數的墨海艦隊，此種英蘇共同作戰的措置，予德國次期作戰，料想加上不少的困難。

因德主力軍向東部戰線做若大之攻勢，致使英國稍蘇涸，在德蘇開戰前，英本土經連日連夜的德國空襲，重要生產地帶，全被破壞，即未遭破壞者，勞働者因避難及其他關係，生產能力，極度低落，他方面由潛水艦與空軍的共同作戰，英國商船隊之擊沉數驟增，每月達七八十萬噸之空前巨數，英國最小船腹必要量雖約達一千萬噸，但此情勢已有二三個月，發狂的在喊着船舶危機，列強中海外依存性最高的英國戰時經濟，船舶輸送力，是具有左右其生命的重要性的，所以由空襲與船舶不足，英國戰時的生產力，可以說是低下三四成甚至七八成，還有因空襲和食料不足，民心漸漸動搖，有一部分熾烈的舉行着反戰運動。

於此大敵在即的當兒，德蘇戰爭勃發，德國陸空軍主力，移向東部戰線，英國化險為夷，幸運之至，同時因德陸空軍主力及一部海軍勢力東部移動

，英本土之空襲和船舶之擊沉數，隨而減少，德國反而防備英方空襲，英船舶被害數，比之以前，不過三分之一，約二十萬噸而已，以前被空襲的生產地帶，也着手恢復，海外物資之供給，也逐漸增加，英國軍事生產力，乃大見起色。

英國船舶危機及其他戰時經濟危機之所以能緩和，美國參戰態度更加積極也是一重要原因，美國進駐冰島，擴大警戒區域，一向向參戰路線推進，英美船舶輸送力隨之加強，進而頻於危機的英國經濟，也得以復活，美國利用德蘇戰爭，成了援英的要員，民主主義陣營的兵器場，加足了馬力，生產力由睡眠狀態而驚醒，飛機能月產三千架，將此半數援英，援蘇，但仍不够所需之額，於是再編成龐大的預算與強力的產業，發狂的高揚軍事生產力，完成高度國防國家，對政府此種強硬方針，雖有勞動階級及一部和平主義者反抗，但經羅斯福大總統老獪的輿論指導，大致按政府方針，向戰爭的途程奔馳。

然而，民主主義陣營，當然不決對以德蘇戰爭之勃發為幸運，若德對蘇戰爭短期終了，以捲土重來之勢再攻英國，大有天祐化為天災之虞，於是爲了蘇聯抗戰力量盡量長期化，英美出而以武器援助之，英國在兵燹之餘，武器當然無援助他國之餘裕，幾乎虛張聲勢而已。但德蘇戰爭末期，蘇聯方面，發現少數英國製飛機及戰車，可見此等貴重兵器，竟能割愛犧牲，自然，這不能滿足蘇聯的要求，於是蘇聯責難英美將他人的流血之勳作爲美術室內的鑑賞，如果真有援助誠意，英美應在歐洲某處，構築第二戰線，使德國陷於兩面作戰之窮地。英國到底沒有這種餘裕，但爲了應付國內外的要求，在久已遺棄的北阿 戰線，取攻擊之勢，由地中海艦隊及機械化部隊的共同作戰，開始攻擊孤立化的德軍，今次英軍的反攻，乃由這種國際背景及相當準備而行的，結果占領了兩三個都市，然後就沒有繼續下去，當然這不能冠以構築第二戰線的美名，同時聯蘇方面的不滿，也遮掩不過。

如上所述，以德蘇戰爭長期化爲契機，民主主義陣營對樞軸的力量似乎稍微好轉，這，在他們的東亞政策上，即可明瞭，原先，日本爲了建設東亞共榮圈的大理想，隱忍自重，要求美國的理解，但他們昧於給自己的評價過重給日本軍事力的評價過小，且在國際地位很強，故自強其說，荏苒數月，日美交涉毫無着落，終於讓日本忍無可忍，拔劍相迎。

於此，我們的海陸軍，像冲破大堤的奔流，殺到了太平洋，先由海軍夏威夷，真珠灣的奇襲，大獲殲滅太平洋艦隊主力的歷史戰果，瞬息之間，復於馬來半島擊沉英東亞艦隊的最新銳戰艦二隻，這開戰的起始，就將英美太平洋艦隊的主力殲滅殆盡，繼之，在海陸軍緊密的共同作戰下，佔領關島，偉克島，一月初攻陷香港，接着又攻陷美國制霸太平洋的最大據點馬尼拉，現在，皇軍像怒濤排壑似的，進擊馬來半島，英美視爲金城湯池的新嘉坡，已達餘命難保的狀態。如此，美國喪失太平洋艦隊的主力，太平洋進攻中央公路已被蹂躪，最後的新嘉坡已成風前之燭，如果新加坡再一陷落，日本的南方作戰，即確保有利地位，以此爲中心，南太平洋以至印度洋，即能在我壓制之下，英國殖民地體系中的大宗印度，頻於危機。進而近東地方已感不安，於此，民主主義陣營的破綻，即將暴露無餘。

目下，英國正在誓死保衛緬甸和印度，因此，英國近東的軍力必得分成兩部，自然的，近東防備力薄弱，以與蘇聯軍在共同戰線下，阻止德軍進擊高加索及近東，何況新加坡陷落，制海權讓於日本之手，杜絕以此爲兵站線的南方物資輸送英本國及近東，當然英國地中海艦隊，近東及北非軍的裝備，不免低下，不但裝備，且新金山兵派遣近東，已不可能，補充兵員這一點，頗爲困難。近東軍在這裝備，兵員不健全的情形下，德軍如果進擊，非但不是英蘇的對德共同戰線，反而結成日德的對英共同戰線，亦屬可能，在印度與非洲相接的近東地方，日德共同戰線的結成，就是說明此乃英國殖民地

體系的兩斷，促進大英帝國崩潰的過程。當前，縱使事實不致那樣，至今的大東亞戰爭，也很容易使德軍出進高加索及近東，豫想東部戰線，德國的春期攻勢，恐怕是置重點於這個方向的，去年臘月英外相艾登飛莫斯科，與蘇聯當局協議某事，其協議內容，是由大東亞戰爭而激變的情勢下，如何防衛高加索及近東的具體方案，各國軍事通，均指摘此點。

都說，德國不能就這樣放置東部戰線，然今日再開始攻擊全戰線，亦非良策，因為德國呼應大東亞戰爭中日本的世界政策，便不能不有相當的動作上的表示，而進擊高加索及近東，正是最佳的計劃，可以說是非把重點放在這方面，舉行作戰不可。

經蘇聯要求而構築的北非第二戰綫，在某種意義上，也要和近東軍陷於同樣的命運，蓋欲以北非軍補強頹唐的近東軍，北非在德軍掌中，英國近東軍處於被挾擊的地位。爲要迴避這種狀態，非坐視近東軍的消亡不可，總之，在這方面英國的戰果，連最初所希冀的一綫曙光，也正漸次消滅了。

但是，因大東亞戰爭，英美的共同戰綫，在極速的強化着，如果美國從人物雙方增加援助，以上事態也許稍有變貌，然現今美國不能有多大的期待。美國太平洋作戰，顯然是取守勢，即此，就需要不少的物資，船舶與兵員，漸漸走入戰時狀態的美國，防衛自國及太平洋作戰就接應不暇，目前大規模的援英援蘇恐不可能吧，受日美戰爭之衝動的羅斯福，在議會上提出六百億弗的天文學的戰時預算，且武器生產額，預定飛機六萬五千架，戰車二萬五千輛，船舶六百萬噸，以現在的生產力，消化此豫算中之數成，不過消去此武器生產額的百分之幾，並兵員號稱養成一千萬人，徒誇稱此等數字之龐大，即使真能實現，但由夏威夷戰敗一例，即可暴露其弱點。當然，我們不能徒給美國的軍事生產力和戰鬥精神以過小的評價，但也不能無所根據，稱譽他人。

美國在這緒戰的大敗，與南美諸國以微妙的影響，至今，羅斯福大總統，無論如何，南北美兩大陸，至少也得在其完全支配之下，但一旦緩急之際，試看訊美外相會議，阿根廷代表，絕對反對合衆國對日宣戰佈告，其他諸國皆欲從之，此顯然於樞軸有利，羅斯福不顧一切，大施其懷柔政策，但全美如不能一元化，料想前途還有相當波瀾。

還有予民主主義陣營一大不安的，是蘇聯對大東亞戰爭的態度，蘇聯爲民主主義陣營的一員，站在英美的共同戰綫上，但對日的關係，泰然自若，英美對日戰綫，雖努力使蘇聯參加，但至今尙未見效，從蘇聯方面，以爲此乃英美的蠱惑，於困難時，利用他人，是其常套，這也不無理由，況蘇聯在西部戰綫，準備其生死之戰，東部國境，尙不欲顧及，尤其此乃完全被英美所操縱，但英美的形勢益趨不利，與此相反，蘇聯的對英美地位，一時更高，且英美對蘇聯的援助，事實上不可能，所以現在蘇聯還不要按照蘇聯的意向行動，至少，英美對蘇聯的壓力，顯著低下，從而，蘇聯不欲捲入對日戰爭的泥濘中，與英美的附合，不過是想在德蘇戰綫上獲得便宜而已，蘇聯最終的希望，大概是脫過德蘇戰爭後，再脫過世界戰爭，而反回中立的立場，羅斯福大總統想要求蘇聯的東亞領土爲其空軍基地，由此空襲日本，挽回瀾於既倒，但現在似乎已全無希望。

以上，大東亞戰爭之勃發，予一時好轉的民主主義陣營，再一很大的震撼，反回到德蘇戰爭以前或法蘭西降伏以後的局面，他方面，予德意志以新方向的暗示，使樞軸陣營自形完成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共同戰綫之開端——這就是大東亞戰爭所具有的偉大的世界意義，然世界大戰的現局面，還要相當的延長，此不過其第一幕，這第一幕大東亞戰爭的意義，還要在第二幕第三幕中發揮其更明確的世界性，在終幕裏，要全體的樞軸陣營的勝利中，渾然融合起來，但這個發展現實的推進力，是確立東亞共榮圈迫切的要求，而這個事業，是不次於武力戰的大事業，且爲國民幾世代的偉大的事業。

一、
詩在文學中，是處於具體的表現之最高地位的，當然，它是時代精神的一種正確的解釋，與時代有不可分離的關係。

如拜倫，雪萊，吉慈等人的作品，十足代表了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熱情的，革命的，羅曼的時代思潮，文藝上自然主義的運動，完全是由於十九世紀歐洲唯物的傾向和物質文明為背景，就是其他惡魔主義，唯美主義，或俄國的所謂「世界苦」(World-Sorrow)的一種頹廢的傾向，也都不能不委諸其時代的生活及思想。

所以，一個詩人，捉住時代思潮的程度愈深，他的作品才愈佳，大批評家亞諾德的「引導創作家使其容易領受時代思潮，乃批評家的任務」這句話，更顯得明確了。

當世界第一次大戰的初頭，各國的詩，立刻都武裝起來，德國的霍夫特曼，德美爾，佐治等詩人，高唱「祖國的正義，發表了戰爭之詩，在勞動者羣的方面，也聽到熱烈的愛國的歌，法國也有了「精神的動員」，愛國之聲高到極點，甚

至老年的法朗士，也發表了時事文集「光明之路」。但不久之後，戰爭抒情詩就勃興起來，從英國的夏芝，哈第，歐文等人的詩里，已經感到狂熱過後的冷卻與灰色的戰慄，德國文壇的反戰氣分，也已壓抑不住，出現了不少表現派的政治詩和抒情詩，這些，都是一九一五年後，當時反戰的人類愛的傾向之表現。

那麼，我們可以肯定的說：

「詩是屬於時代，詩人是時代的批評家」。

二、

現在，正是世界第二次大戰的焦點，時代的陰霾，正在前面遮擋住我們的進路，暴力，砲火，不斷的毀滅一切，於是在經濟基礎動搖的這個條件下，許多人以為文學已經屬於第四階級了。

固然，文學不能是特權階級的玩具，尤其詩是更應當普遍的，但我們不能把既成的藝術，降低到現在民衆的水平，是應當把民衆抬高到藝術的境地，所以我們認為文學，尤其是詩，不能有階級之分，是屬於全人類的，如果有了清晰的階

級性，那就是說明藝術的社會使命尚未達到。

不過，在複雜的經濟組織下，要想充分的完成這個使命，使一切人類與藝術合而為一，看不出合併的痕跡，却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需要拿「真心」做武器的文學家，詩人，肅清一切超社會，超現實，神秘，高貴的觀念，領導民衆的感情生活，理智生活，向着藝術化的環境創造。

處在當前這個動亂的時代，無論詩的趨勢如何，但只要人類的意識是趨向和平，像二十歲就戰死了的青年詩人索里(Charles Solley, 1895—1915)那樣的稱敵人與自己的同志為「盲人」，我想將來一定要對戰爭表現着諷刺與彈劾的傾向，或許有一個時期，要像世界第一次大戰後的新浪漫主義，新即物主義一樣，另有一個時代思潮的作品，在蓬勃。

據勃蘭允斯說，易卜生之所以偉大，就是因為他能在一個時代思潮未顯明以前，而早就認識了，描寫出種種社會問題，如兩性問題，新舊思想問題，階級鬭爭問題，顯示給一般人們。

詩，欲求創造更大的生活，也在它的表現上

，暗示着偉大的未來，因為在過去的時代以至現在不斷的生命之流，惟獨在文藝作品上，能施展自由的飛躍，而行其所謂「精神的冒險」，啓示着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未出現的事，向着未來的時代開闢。

那麼，我們可以更肯定的說：

「詩是時代的先驅，詩人是時代的預言家」。

三、

由上面的兩個結論，詩與時代的關係，大概已經說明一點，但在同一時代的文壇，也有許多的「層」在互相反撥，結合，交錯着，就拿現在來說，自然主義，印象主義，新浪漫主義，象徵主義，表現主義，新即物主義，新寫實主義等，依然都存在着，各有其有力的作家，向着不同的目標邁進，所以，現在還不容易找出時代的主潮，還正在混沌不安的狀態里。

本來，文學中的一切東西，再沒有比詩更加意見分歧，莫衷一是的，不是把時代看得太重，就是把詩看得太輕，有的說時代產生詩，而非詩產生時代，有的說詩能在時代精神中，造出特殊的傾向和風潮，也有的說，時代和詩，是永久不能離的夫妻，既不能相愛，又不能隔離。

但不要誤會，我這並不是要討論詩的特殊目的，如果把詩應用在一個特殊目的上，而給詩人以求縛，是不對的，這無疑於給詩的前途加上許多障礙和矛盾，因為詩是最高的表現，表現是生命的流動，就彷彿在這個大的人生樂器上，彈出來的靈魂的旋律，靈魂，便是意識的避難所，不知道行爲的目標，而一任熱情的支配；詩人如果被公認的目的所強迫，而勉強去作詩，那就失去了詩的實在與生命，應當以內心自然的要求爲原動力，沒有甚麼目的，一切嘈雜的爭論，只當是各種色盲過於自信的肉眼，隨便非其所非，是其

果，却爲時代所利用」。 上： 那麼，我們除了前兩個結論之外，還要補充

種遊戲，是應視作真的盛業的，詩人自己，也要先充實科學上與哲學上的修養。



春

王青芳木刻

關於舞台及其管理

祝瑛

要研究舞台管理的起源和它的演進，效用等等，是必須先了解舞台的史底發展和演進中附於舞台之種種的。那樣，才可以得到一個更具體的認識。這原因就是舞台的演進以及它的時代的發展，都是與舞台上各部門有着它的密切之聯繫；舞台管理，當然也不能例外。

談到舞台的起源，又必須連帶到了戲劇的產生與劇場之建立。因為：由於戲劇的產生，而後有了劇場形式之形成；有了劇場形式之形成，接着才有了舞台的出現。據傳說將來：我們可以知道，最初的戲劇形式的產生，距今已是不能詳細考查清楚它的年代了；如古希臘人民所崇拜的酒神戴阿尼塞斯，雖然可以給我們作爲一種考據材料，但那是靠不住的傳說；我們就算信有其事罷，可是年代的根據，已無從確定了。不過，至於最初的戲劇形式是怎樣，却可以從種種的考證中而知道：是由於無知的古代居民，爲了對於大自然的崇拜，而從幻想中假設出來的神聖，而舉行的種種集團舞蹈和歌頌而形成的。這便是戲劇的產生的最初的形式。從集團的舞蹈和歌頌的形式中，即有了戲劇與劇場雛形的存在。那劇場，即所謂露天劇場。由於露天劇場的發達，而至於搬進了貴族的宮宅中；起初雖爲集團的祭神的應用，進而變爲貴族的消遣品。至此，戲劇的形式也即變更，劇場也因此而建立起來。有了劇場的建立，舞台形式也從此而正式出現。這時代就是舞台的起源的年齡；在現今也是成爲無可考查的了；雖也有人斷定是紀元前不久的事情。

舞台的最初的形式，爲古希臘的車上舞台。這種車上舞台，在當時極受了人民的歡迎，在各地常常地巡迴。這種不停的巡迴給與人民很大的影響。而且，常在每一次演定之後，觀衆必合聲共唱着各種的歌曲而狂歡起來。至於車的形式，則中張一幕，分爲前後兩面，這正如今日之前後台。（據說今日之馬車，亦係由此進化而來）。

車上舞台，因爲它是一種活動式的，所以漸漸地就令人感到不便和形

式的太小。於是就有了一種固定的舞台之出現。這種固定的舞台，即在最初的劇場中；固定的舞台的出現之後，劇場已進化到非露天的形式了。這種劇場的構成，其週圍及頂上，是用布幕或蓬葉，木料蓋成的；舞台即位於這場裏的一邊。不過，當時的舞台尚屬席地，觀衆也爲席地而坐，地方很小；這即所謂原始的小劇場。

其次，談到我國廟會時唱戲之戲台這一方面來。雖然那還屬於露天劇場之一種，但這已是進化到了成爲正式舞台的了。現在無妨回頭來考察一下我國的舞台罷。

我國戲台產生的年代，說起來也與西歐是一樣的；只好從傳說中去找用證據來。不過，舞台方面，却可以得到更容易的結論。前面所說的廟會時的戲台，那就是一種很好的考察的資料。因爲我國的舞台，除了與古希臘同樣是以席地爲最初的形式之外，進而就產生了現在我們所可以看見的戲台。這種戲台，到現在，已經是有着千年以上的歷史了。可是，一切的事物，在中國好似進化得很慢；千年前的戲台，與千年後的戲台，却仍是大同小異而沒有如何大變更。這一點，也正證明了中國在這一世紀的今日，一切的進化，均不如後進之國家。可是這種進化遲緩的原因，我們不能不承認最少一半是民族性的關係。

至於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舞台，如各大都市的戲院，這些，我們是不能把它看爲中國底的。因爲：這一切，都是從歐西摹仿而來。唯一可以算是中國化的近代舞台，除了前面所說戲台之外，就只有在內地茶館或說書場裏才能看到的那種唱台而已；而這種唱台的演進，也是很遲緩的；它的最初的形式，是出之宮廷，進而才到了民間；可是形式上，設備上，却除了由宮廷中的華麗裝飾而變爲較平常的裝飾之外，別的一點也沒有改進過。

總之，舞台在中國是很「簡單」的，就有變更的話，也只是極微小的

地方。這也就是說，中國的舞台，還談不到有什麼派別之分，因為根本就只是一種或二種罷了。

上面約略地已把舞台之產生的經過和它最初期的形式說明了，現在接着來談談舞台之進化以及它時代的變遷。不過，這一點，我國的尚談不到，在這裏，只有講到歐美方面而已。

舞台的演進，它是與時代的變遷，有着密切的關係的；而且可以說，是社會實生活的對照。諸如古代之最初舞台，是爲了娛神敬靈的應用而設的，原因在於當時的人民，對於他們日常的生活，在他們的想像裏，是認爲有一個所謂「神」在操縱着。所以，他們用以娛神的戲劇所應用的舞台，也就是離不了那種意識的存在了。及至舞台進而至於宮廷之間，它的一切的設備和它的表現，乃又與未走進宮廷以前，截然兩樣，而所表現出來的，就是把宮族們所需要的華麗的裝設以及能使彼等快樂的形體，也就是把貴族們的日常生活，在舞台上處處表現出來。然而到了現在，舞台的表現方式，又大大地變更了。所以，從這一點上，我們無可疑義的承認：它是與社會進化和時代變遷，有着最大的關係的。

西歐的舞台，其隨着時代變遷而變遷，更是明顯的事實。諸如在十五世紀前後時代，人民的崇尚古典，而古典劇也因之興盛。而那時的劇場和舞台，也跟着進化了非常完備了。同時，另一方面，由於戲劇的跟着文藝思潮和流派的發展，舞台的一切設備和它的表現，更是與一切均隨着。有人在說，十七世紀至十八世紀的法蘭西舞台，是一個色彩最複雜的時代。然而，推究其原因，則受了當時法蘭西浪漫主義的影響，因而形成了舞台上的浪漫主義的色彩的濃厚。在那時期，舞台的進化，可以說是到了近代舞台的最初形象了。蓋所謂舞台色彩的複雜，即指舞台裝置而言，從這一點，我們可以了解到當時舞台已是一個什麼樣式了。接着寫實主義，象徵主義，自然主義等等，也在舞台上充分的表現出來。到了現在，一切已是走到了科學時代，人們的日常生活，也已與十七八世紀完全不同了。所以，舞台上也就應用了科學的方法而出現了。

舞台在現代已是達到了登峯造極之程途，一切的設備，除了採用科學的方法之外，更有種種的藝術的新的形式的表現，如法國的表現派舞台，蘇聯的寫實主義底舞台，以及其他先進國家日本，意大利之旋轉舞台，突出舞台等，這一切，都證明了舞台在今日是進化到了頗完備的時期了。

關於舞台方面已說得不少，現在要講到舞台管理一方面了。

什麼叫作舞台管理？概言之，就是舞台上的一切是應該有秩序，有規律的把它處理。換句話說，也就是舞台必須有嚴密的整理。

在台舞上，管理是一個重要的部門。舞台管理之優劣，它是會影響到整個的戲劇之效能的。德國「舞台中心說」的戲劇家萊茵哈德和英國的戈登克雷，他們所主張的「舞台是戲劇整個生命的中心」論調，雖是引起了世界上很多的戲劇家們的反對，而加以評駁，然而，他們的主張，却也非常無可取的地方：就是他們的對舞台管理的特別注意。因這種注意，使他們感到舞台是戲劇的中心，本來，戲劇之一切的成功，舞台管理是具有其關鍵底的作用的。

舞台的組織，我們可以說它像一架機器。這架機器雖然各部門有各部門的用途，自最大的一部份以至最小的一部份，都有着相互的關係，如缺一，不論其大小，即能給予整架機器以莫大的影響。舞台上的各部門，也正與機器的各部份是一樣，必須作件聯合在一起，方能成爲完整的東西。我們可以說：劇本是等於電油；舞台裝置，燈光，效果以及導演，演員等一切，是組合而成的機器。有了電油，於是機器發動。因此，戲劇整個得到成功。那麼，舞台管理是什麼呢？可以說是司機人：一個開關總電門和執有注意各部門有無缺點的全權的人。這也就是說，舞台管理，是舞台上一切工作指揮的中心。機器沒有司機人，而任其電力大小，自由旋轉，是會時時發生種種危險的事情，而以致破壞了整個工作的。舞台上沒有舞台管理的人作爲中心，各部門均自行工作，沒有個總其成者，那麼，結果是一定要發生很多的缺陷和衝突的。由於上面引的例，我們已可明白這舞台管理在戲劇演出上的重要了。

舞台管理在舞台上的重要，上面又已簡單說明了；現在來談談舞台管理的人物的問題。

據戈登克雷的意見，舞台的中心人物，就是舞台監督；也就是管理的中心人物；他有着極大的權威，對於舞台的一切人員，都集中在他一人的指揮之下而工作着；如演員，裝置，燈光，效果以及一切工作人員，雖然各人有各人的任務，各部門有各部門的專長，負責着某一種工作，可是，他却必須在舞台監督的分配之下，順着次序而有紀律的工作。從這一點上，我們就可以明白舞台監督在舞台上的任務是如何重大了。

不過，使人時時發生誤解者，就是戈氏並沒有說到導演方面。有人竟認爲舞台監督也即等於導演。自然，這話也有它的理由。不過，在我却以爲兩者應該是分開的：導演最好是歸於演員的排練方面，而舞台監督則在於管理方面；雖然做一個導演是必須了解了舞台上的各部門的工作的；所以，因此，他未嘗不可作爲一個管理的人物。一九四二春作

戰時美國

陳尾松治作
寒山譯

一、美海軍之缺陷

美國之太平洋艦隊，毀滅殆盡。在夏威夷珍珠灣，受日本海軍之航空部隊及特別潛水艇之攻擊，戰艦被擊沉者五隻，受重傷者三隻，輕傷者二隻。合計損失戰艦九隻，已完全喪失其作戰能力。

此外又有甲乙巡洋艦二隻輪油船一隻被擊沉。輕巡洋艦二隻，驅逐艦二隻受重傷，輕巡洋艦四隻受輕傷，先後共計損失軍艦二十隻，停泊自珍珠灣軍港之軍艦，誠如袋中之鼠，一鼓而遭全滅。

如此之大戰果，在世界海戰史上，為空前所未有。日本海軍無敵之實力，使全世界驚愕讚嘆，與美國之打擊，至為巨大。

珍珠灣一戰，日本海軍收空前未有之大勝利，獲得赫赫之戰果，相反地美國則慘遭敗北，受

重大之損害，其原因蓋由於日美海軍本質上之差別，及士氣與訓練之不同。

另一個原因，就是美國失之於大意，一味威嚇恫喝日本。誤認日本經五年之中日事變，已無實力與之抗衡，故於日美會談上，提出如斯無理傲慢之要求：

- 1 撤退在華及法印之日本軍。
- 2 否認南京政府。
- 3 退出日德意同盟。

美國誤以為如此即可使日本屈服，大意輕敵。故當日本海軍向夏威夷迫近時，美國人士，尚沉迷於日本軍會四條件屈服的幻想裏。十二月七日適為星期日，太平洋艦隊司令克麥爾及其他首腦，於前一夜登洋嬉遊，故戰爭爆發時，並未在船上，實為迂闊之至。

按照美國海軍之發表，十二月七號之前一日，天氣突變，雲霧茫茫，視界為之所迷，故雖有哨戒艇之設備，亦未能及早發現日本海軍之進攻。足證神助天佑。

十二月八日黎明前（火奴魯魯時間為十二月七日午前七時），日本海軍轟炸機敢死隊，越過珍珠灣背後之山。向泊碇於灣內之敵軍艦，施以致命之轟炸，同時發射空中魚雷，一方面潛水艇冒險突破珍珠灣之入口，深入港內，敷設機雷。其結果收得如前所述之大戰果。因事出意外，敵人由夢中驚醒，狼狽失措，未能充分防禦。

一方面敵方空軍所受損害，亦極重大，飛機庫十六間著火，兩間炸毀。受爆擊而起火之飛機四百五十架，擊墜者十四架，此外受傷者尚有多架。僅一小時又三十分之戰鬪，即收如斯赫赫之戰果。但一方日軍飛機二十九架特別潛水艇五隻亦失蹤，此等壯烈犧牲，一死報國之勇士，吾人對之實起無限之感激與欽敬。

美國方面，因珍珠灣之敗北，而非難日軍之不告而戰。然而無理尋釁，結成ABC D戰線對日本取包圍形勢的是誰呢？惹起日美戰爭，使兩國人民遭兵火之苦，羅斯福本人，應負完全責任。

無論如何說，美國海軍之缺陷與弱點，已完全暴露無遺。為完成太平洋作戰，美國於一九四一年二月，曾分別調換太平洋，大西洋亞細亞三艦隊，起用克麥爾為太平洋艦隊司令，克氏為海軍部長諾克斯及大總統羅斯福之寵兒，對日強調開戰份子。但今日已因太平洋失利而被罷免，改任海軍部軍務處長米茲茲為太平洋艦隊司令，此外又將夏威夷防禦總司令肖套中將，空軍總司令馬秦免職，遺缺分別任命埃門司中將，底印克大將充任。

此外更設立敗戰調查委員會，調查委員向火奴魯魯實地調查結果，判明克麥爾大將肖套中將應負完全戰敗責任，聞已移交軍法會議審問，美國所受之打擊如何重大，此由一事即可判明。

美國海軍之主力艦，巡洋艦，航空機等，外形固極堅固輝煌之能事，惜駕駛人材缺乏，爲一大遺憾。此恐係由於德默克拉西政體之組織，德默克拉西之人民，素而嚴守軍規及實地作戰之訓練，故對鼓吹宣傳雖極擅長，而一上戰場，則不免相形見絀，因爲作戰並不能靠空口言論來決定勝負。

愛錢，愛命，重視名譽，言辭誇大的美國人，怎麼會拚上命去作戰？所謂「忠義，孝道」美國人根本不能瞭解。在祇知有自己的社會中，自幼就受個人主義，利己主義，自由主義的教育，父子夫婦，各理其財，漠不相關。

投效海軍，成爲水手的動機，與其說是爲了保衛國家，無寧說是爲了個人生活問題來的實際些。他們覺的犧牲性命實在不值，所以訓練一嚴緊，馬上就開小差。同時在艦內還不斷地爭吵滋鬧，像這樣的海軍，無論具有多麼近代化的裝設，也不能充分發揮其實力。所以結果遭受慘敗，太平洋艦隊一蹶不起。

二、人種之複雜及物產之

過剩

美國最大的缺陷，是人民血統的不一致。爲世界第一人種不統一，血統不純潔的國家。一億三千萬國民中，白人約一億一千萬，黑人一千二百萬，其他爲有色人種。但所謂白人又分爲英吉利系（盎格魯撒克遜），愛爾蘭系，意大利系

，德意志系，波蘭系，蘇俄系，及猶太系，複雜異常，其中最佔勢力者爲盎格魯撒克遜人。

黑人稱爲「尼克羅」NEGRO 此爲十八世紀時，美國感開發產業勞工之不足，而由菲州運來之奴隸。南北戰爭後，得到釋放，其子孫成爲美國市民，截至今日，已有一千二三百萬。

有色人種爲墨西哥人，及土著印第安人及中日兩國人民。集合如斯爲之人種而成美利堅，芝加哥簡直可以稱爲「世界人種展覽會」。因爲無論是何民族任何人種，祇要生在美國，有享有市民權，其子孫遂成爲美國人，所以他們稱爲「美國化」固然可以，而美國則無論如何，不能稱爲民族一元化的國家。

美國由四十八州合成，稱爲「美利堅合衆國」，我們也可以叫他「美利堅人民合衆國」。人種的複雜，是海陸軍衰微和國家結合力不強的主要原因。

美國的物資雖然豐富，但在強化國防及國家建設上，亦痛感物資之不足，例如石油，鐵礦，石炭，銅等雖比較豐富。但橡皮，羊毛，茶，砂糖，珈琲，硝酸曹達，錫，及其他稀有金屬如鉍，鋁，鎳，鎢則須由國外輸入。其中鎳來自加拿大；硝酸曹達，砂糖，珈琲則來自南美；錳，錫，橡皮，麻，茶等由中國，印度，馬來，法印，日本，菲律賓輸入；羊毛自澳洲輸入，鋁則需仰給法國及其他地方。今太平洋大西兩洋既已淪

爲戰場，其輸入自陷於停頓。此爲美國產業計劃上一大障礙，日用品日漸缺乏，在從來浪費無度，嬌生慣養的美國人，自然要受比他國人民更甚的痛苦。

三、勞資對立及女權囂張

美國的勞資爭鬪，日美戰事起後仍不停止。在個人主義，利己主義氣息濃厚的德默克拉西國度裏，要想消滅勞動者與資本家的對立，實在是一件非常困難的工作。這是羅斯福爲了競選總統而努力拉攏勞動階級所招致的結果。

勞働團體中有「美國勞働總同盟」(A. F. L. C.) 和「美國工業組合聯合大會」(C. I. O.) 前者比較穩住一些。C. I. O. 方面由關士路易斯率領，與羅斯福僞爲敵國。對炭礦工人罷工事件，資本案亦束手無策，發出無助的悲鳴。

對此，美國不能步蘇聯的後塵，對左翼勞動者施以高壓手段，祇好施行戰時特定法律，賦與大總統以無限權力，藉以防止勞資爭鬪，總之勞資對立是美國的隱憂。

使美國墮落，是因爲女權囂張，美國女子，放恣不羈，女人在任何事情上都能「插嘴」，是原始時代，女人缺乏，重視女人的流弊。美國軍人竟有因貪戀女色而置國家大事於不顧者，這種兵如何會打勝仗。

上面所說的一切，都是暴露美國物質文明的缺陷。（譯自戰線文庫二月號）

評「淚」

東方露茜

……芒斐作 載大風八期

一個前進的作者，決不會忽視現實。同時，一篇可讀的作品，一定要反映現實的姿態。基於這重要的觀點，我們要來透視着這一篇「淚」。

這里，並沒有溫室裏桃紅的淚水，有的只是災民們辛酸的熱淚。它是都市角隅的一斑插畫：有平凡沒有奇特。但是，這故事有着濃重的線條，塗抹着悲慘的色彩，感動人，會抓起共鳴的情緒。

關於這題材的擷取，作者是有着明銳的眼光。別人沒有注意的事實，他，却用筆鋒刺入它的核心，對它作了正面的直描。在它同意識方面，乃是正確的發展。通篇的組織上，也把住了相當的緊湊。中間的主角「楞子」，有着武士型硬朗的性格，他是貧苦的孩子，被大火吞

沒了家，祇吃了母親；掙扎在飢寒的密網里，好心的照料着劉大爺，

一個可憐的老人。但，那老人終於意外的死了，他哀傷，把淚水洒給冰冷宇宙。這人物，在字羣中活生生的躍動着，揭揚出求生的熱望。作者描寫的技巧，大致是可觀的。他這樣的描寫了火。

「血紅的火光，森人地閃亮在他們屋頂上。火燄像匹貪慾的怪獸，映着星眼，舒捲着鮮紅的舌頭，快速地吞燒着那一片毗連的板舍。」

不消說，這其段逼真的刻劃。又如：

「風聲，潮水聲，崩折聲，救火聲，和這一片震天的哀哭聲，捲雜着，錯綜着，混淆着，凝凝起來，融成一注悠長慘痛的苦河，

斜掛在冷瑟的夜空下。——」

這段，的確是有聲有色的構圖，波蕩着我們清晰的視覺。進而，我們可以看出作者觀察力的深刻，以及想像力的豐富。二者，形成了優美的特色！

在對話的描寫上，我以為下列一段很有成功：

「小死了頭子，你喪門星號什麼！誰叫你不找個好地方下生！攤上天火，沒燒死你，這還要餅子吃，今天早晨領的那個，不都叫你自已吃啦！你飢困，你朝着我號，我，我號給誰看呀？」

這種說話的口吻，是最恰正不過的。顯然，這是婦人的口聲，那麼沒好氣的發作着。

同樣的屬於描寫，另外有許多句子，流露着新穎的氣息，激躍

着生動的力量。看：下列的一羣！

「她尖銳的哭聲，衝破了席棚中難堪的沉默。」

「黃昏已經退去，夜幕垂下來了，席棚里蘊含着一片黑暗。」

「一個險惡的預兆，突然像塊烏雲，遮住了他心上的太陽。」

「夜來落雪了，銀子一樣，棉花一樣，麵粉一樣白的東西，厚厚地鋪起了地面。」

這些字句的作風，頗近「安荻和馬華」的作者但姊不過，它和但姊不同的地方，便是清醒以外的秀勁。

以上，大要的檢出了篇中的優點，現在我們要站在另一角度，來探討優點以外的缺點。用我這鈍靈的很睛，選取着黃金中含有的沙粒！

第一點，我們可以認清：作者對於二楞子的描寫，性格上有了成功，心理上却陷入整個的失敗。這里所寫的二楞子，只是一個低級的粗人，判斷力的缺少，是不能和智識階級人物對比的。所以，作者把他寫成：「他能把賣淫的母親目爲『不要臉』，便形成不合普遍性的畸形心理，而不是二楞子應有的心理用作，失敗是必然的。」

其次，便是「天亮後」二楞子離開火場，在「冷寂的海岸上」走着的時候，沒有作內心的描繪。因爲，這里最應該寫出他的心情；只寫「漫無目的地走着」，是沒有什麼表現力的。而且他所點綴的外景，又是那樣的平淡，在描寫上缺少「真慘」的成分。自然，小說中景物的映襯，多少會影響它全部的精彩。

當二楞子協同車夫，把投海的劉大爺救上海岸，這是故事中間微波，至少它需要緊張的激動。可是，作者却把它寫得鬆弛無力，這也是一星缺欠。

二楞子剛把劉大爺拖出海波，他便這樣的問着：

「劉大爺，小全哪？沒叫火燒着？你怎麼糊塗啦，往海里跳呀？」這里的話，有的問得過於突兀。事實上，他只能問劉大爺投海的原因，根本就沒有問及小全的餘裕。所以「小全哪？沒叫火燒着？」這兩句乃是多餘的累贅，削了去倒還簡峭一點。

還有，應該提出來特別討論的，是中間一角不合理的描摹。像「黃昏已經退去，夜霧垂下來了，蕭棚里蘊含着一片黑暗。一楞子看了看外面的夜色，又看了看棚內這些慘白的面孔！」這是作者不經意的錯誤，以致演成矛盾的描寫。不是麼？黑暗的夜色中，是絕對看不見慘白面孔的。

再就是，二楞子走到夜食攤邊的一段，也有點值得考慮的地方。作者先寫着「苦力和洋車夫們」全是顧客，隨後，却又寫「伙計們驅逐二楞子走開，這似乎又有點矛盾的現象。因爲，貧苦人既是食攤上的顧客，那麼，一楞子不但不會遭受驅逐；反而，一定會受伙計們的拉攏。如果，作者把這段改作：伙計讓二楞子買包，而從他的沒有錢

買，描寫出他的心理和舉動，或者更能够較爲出色的。

除了右方摘出的缺陷，另外該指出幾點不妥的地方。例如。

「大風『簸弄』着每個貨攤上懸着的強度電燈。」

「近處酒樓上猜拳的聲音，和

「鍋鏟噓」的金風聲音。」

「『迫不待地』吞下。」

「夜里二楞子睡得很好，他

沒有被凍醒，」也沒有被亂夢擾得

「不睡熟。」

此外，本篇中有着「一種『句子太長』的毛病，是很能減少表現力的。我們隨處可以見到這些：

「但是他沒有勇氣棄擲了自己的生命跳到火山拖出那個他平素恥恨着的：（偷漢精）的母親。」

「貪慕並且淫蕩地注視着那些靜臥在燈光下閃着明亮，甜美，誘人食慾的油脂光影的點心；」

「有一種悲與喜交糾着的情緒刺激着衰老了的神經。」

其實，這些句子很可以分成短句，讓它們簡短的分立，才能够發揚出峭勁的精神。

還有，字句中含着許多微疵，那便是「用字」方面的缺點。像「却又被這羣集的哭聲驚醒。」這「羣集的哭聲」似乎不妥。再看「黑沉的夜空，被火光映明得通紅。」這里的「映明」，是不及「映照」合宜的。

總之，這篇「淚」已有了成熟的時候。它是人間悲劇的切面。作者犀利的筆枝，洞穿了現社會的底層。他要借不幸者的淚水，博取着人們的同情心。

從作者的風格解剖，流溢着的乃是新鮮的氣息。特別值得我們注目的焦點，還是作者的思想，精神，以及明銳的眼光，精鍊的手法。

自然，「刻苦努力」，是文藝成功者必經的路綫。我們切望着「淚」的作者：能够匠心的永恆努力；更要手觸生活，體驗着「不同生活」的真味。用想像幫助觀察。多吸收書本里的營養，滋潤頭腦。記住了：「未來的成就，需要更艱辛的製作」。

懷

陳梅

懷一片悒鬱裏的激情之欣歡，
 踏月夜又踱進寂寥的客館；
 清燈是笑我身影的修長嗎？
 慘白裏乃舉起一張少女的像片。

久別家鄉忘掉了天倫的樂趣，
 春季的陽光默迪我以人間之暖意；
 異地風霜挂起永恆的悽愴，
 我還有最沉重的思親之悲傷！

你再多賜些寶貴之瓊漿，
 我將溶醉於薄暮裏的夕陽；
 櫻花燃燒起青春之烈火，
 期待你予我含淚的健康。

書憤

樓上出

——紀念魯迅先生

有人把你的搪瓷腦袋敲掉了，
 可是誰能够把你的血肉腦袋，
 自年青人的心底敲掉呢！
 先生，你給年青人鋤出，

掠過一陣鷹影，

風的波濤中

輕泛著喃喃自語聲：

「似曾相識」，

遊子的也惘然醉了，

問「人」字可載得起風嗎？

我欲乘風歸去！

車中

顧視

衰老了的車輪軋着沉長的太息

哀吟起一支黯然的離別

一張蒼悴了的女人臉索着呼吸的咽道

一條纖細的孩子的哭聲像一根根無羽的箭

老遠的村落的濃煙，抱著一羣倦了的黑鴉

晚霞雲還遺着愁苦的火爐

綿長的河流和那蟾蜍不斷的秋山

一條條熟睡着的堅實的束練

幾年前的希望，是幾年前的幸福

如今那希望早淌在一條死水的溝里了

海的景風

堀口大祐作
馮一水譯

在天空的石板上

海鷗寫着ABC

海是灰色的牧場

白波是成羣的綿羊

船在散步

一面抽着煙捲

船在散步

一面吹着口哨

想

烏甘

無限夜

風沙貼窗紙耳語

鬼祟地

細述瑣碎的故事

月亮死去

星子丟了魂魄

秋蟬罵樹葉吱吱響

更拆帶過來

千古的荒唐夢

胸積如壓

想哭想狂叫

想駕一葉扁舟

駛過罪惡的人頭頂

曳長風直入海底

一條堅硬的前路，

並且築立下正直的指碑

年青人結綯行列沿它而踏步，

向歷史之巨屋急行去了，

到鮮紅炬把燒出火花的時候，

先生，你的身子像鐵一樣，

挺立在這古老的土地，

沒有損害，沒有跌倒，

也沒有了各式各樣的歪曲，

隨着世紀鬥爭下去，

年青人都把你塑在心底，

先生，你是一個不可以描述的

汲集一切底的大力，

車窗外爲一片沉沉的黑暗吞蝕了

危弱的燈火是一支失望里的光燄嗎

——獻給我的友人文江

無花之園

魯基

在冰結的白河之畔，

頹敗的白園墻，

斜挂着一葉木牌

——『無花之園』

× × × × ×

荒蕪……

頹敗……

交織了原始的色彩。

忠實的守園者喲！

——驕慢的老人。

將在園牌的反藪，

書寫：『這也是歷史』

駱駝

綠跡

古城下，

躺着沉靜的道路，

一羣負重的駱駝走過，

丟下了陣陣的駝鈴，

× × × × ×

它曾經，

走過荒野的旅程，

那兒沒有甘美的泉水，

那兒沒有休息的地方，

只得忍耐着前進。

× × × × ×

雖則是，

在風塵中掙扎生命的它，

會領略了人世的艱苦，

並不恨路途是多遠，

只願賣盡一生血和汗。

廢丁

夜

我愛明亮的白天，
我也喜歡黑暗的夜。

無論對於任何一件事物，或任何一件東西第一次屬於自己的時候，總是以爲新鮮，奇異……而這件事物在生活中常常遇見，或是永遠存在的時候往往反而感到憎恨和厭棄了！

但我是這樣：我所愛好的事物，永久是我所愛好的，是我憎恨和厭棄的，也永遠不會成爲生活或生命的所有。

對於太陽，我永久是愛牠，雖然曝烈的陽光被人可怕，可是光與熱正是太陽的偉大太陽的永恆的無私的情愛。

當太陽走去的時候，我也愛一片黑暗的夜或是一個月色的夜！我愛夜的沉靜和寂寞，被罩在沉寂的夜里，看星的睽眼看天河不動的水流……墮落在無涯的沉思中，墮落在無邊的憂悵里，我欣慰，生命和靈魂被愉快所扣住！

夜！在宇宙里展開，在生活里展開，在生命里展開，我開始在黑暗沉寂的夜里摸索！

我在夜的星光下，
看見要走的路。

半斗室詩存

三章

一、三道柵欄

夜風吹寒了旅人的心

枕邊響起蟋蟀的歌喉

叫賣者的步子走遠了

路燈把樹影兒移送到壁上

半斗室也飄搖動盪了

書架，稿紙，墨瓶……都嘲笑著

突然，憶起這條弄子的名兒

——三道柵欄已鎖住了我嗎？

白天蹣跚躑躅走出

夜間又蹣跚躑躅回來

問津不久啊，就疲倦了。

二、悼

桂子飄香的溫情還是沈醉精神士的心靈

花匠早已喊着菊魂的更生

一段詩話又流到了人間

誰說不，詩裏那提到西風却吹寒了征人的

鐵衣。

窗前也擱了盆嬌嬌如泣的黃菊

孤單的在陽光下羞情欲語

也難說

沒有詩人那裏會有花能解語

偶感

武者小路實篤 雪 譯

世界的事情越發複雜起來，門外漢的我也當更摸不著頭腦，就是專心向那方面埋頭，也是沒有辦法，所以只好一任那方面的適任者去理牠，自己希望作一個善良的國民活下去。又想着警員誠的心地活下去，又想工作下去，直到倒而後止的決心，益發覺得需要。

像軍人專念在戰爭的事，政治家一心專念在政治的事那樣，我們還是一心想在文藝上，使世界知道日本的優美的心。彼此都拿各人的事業誠誠起來的時候到來了。

像芭蕉對俳諧，西行對和歌，雪舟對繪畫那般一心的以生命作貢獻的從事，把自己一身專心貢獻到某方面，能夠作出很驚人的事呢。

像是很小似的，但是具有轉動全世界的人的力量。

我們也以爲與其不事何種生活，不如完成自己的工作較比重要是當然的。但那得看所作的工作是甚麼。真誠的，認真的作自己的事情，既然選了不是不合理的工作，就應該以完成那工作來作貢獻。

我近來寫原稿，倒不如說是喜愛抹小型的日本畫，那方面能夠以全力，以純粹的心情把工作完成。原稿的工作，實在覺得備極腦漿子的工作。言詞很有狹窄的傾向，言詞由心內釀生不出來呢，可是還真覺得想流溢出來，於是等待着流溢出來再寫原稿的現今，不是有閒的身分。

每天被什麼所迫似的不能不作活兒，可是就因爲這個，才不以爲事情的沒意味，如同掘井工作似的勉強伏案，硬磨頭皮寫去，在裏頭一碰到甜甘的水脈，水就滾滾而出。自己寫的東西，能夠有或多或少純分，全是在絕望的三四日內掘井的結果，偶然碰到水脈而作成的。稍微不勉強時，就會多半碰不到水脈。

所以稍微勉強點也行，不然要僅只束手放任一味的等待靈感的到來，那就殆半不成的。通過了絕望的四五日而後能熱練的寫時，固然很好，找不到甜甘的水脈時，那可真慘！(甜水，即能飲的普通水)那時，截止日期到來，如同玩味以杓淘積水般的無情味道。

若是那樣，倒是畫這方面是較比快樂，眼前有很好的範本，因爲你牠對一面起感佩，你再畫牠就能行，所以安心的完成了工作。

掩鼻好笑，並非特來對菊譏嘲
生活逼緊了心，心却失掉了雅意
這個年頭兒

誰不先顧憐替自己

勸你不要羨慕妒忌

如今，享受的興味提高了

酒樓，歌館裏活動着一羣麻醉的靈魂

美女的肉香勝了談風弄月的情緒

紅柱粉牆裏退居了的名士

深山中剝裏的白髮隱者

也許有保存妳們的性靈生命

風平浪靜的世界再來提起妳的英名

三、急行

車身偷偷地爬別了古老的城頭

穿過這滿山遍野一片綠色

翻破一道千里直經之弦索

天際也變做了個長圓之軟弓

站驛送遠了行人

溫情又鎖緊了兩顆心

啊；暫別吧古城

在妳想笑的臉上畫足了一句苦話

山川，古道都微笑了

這搖籃是母親動手製成的吧

我將安閒地躺入了她的懷抱

這是祖宗的遺產，也有我的家鄉

穆
穆

因為心中用上力量，無心的，鎮靜的把工作完成才快樂的啊！

都說是「人生無常」。那雖是超過事實，然而人生正是在無常裏面，被生命所支配向前走去的。

這生命力，是大砲的彈丸，所以是進而不止的，即便到死，也還想向前進。

總像被什麼力量支配似的，然而就因為那個力量，我們才很強力的在這無常裏面過活著。

人是心怯的，但是同時也能變為拚命的。內的力是促人進前而不止的。

我們雖然知道自己的死，然而那祇是理，在我們內中所有的力，是正想着無涯無際的活著呢！

直到死沒有不甘心的以前活著時候，願意勞動，作好事，願意從心歡喜。

自己知道人生無常，然而相信人生在世，有非作不可的事，那種力在內感覺著。牠要死時可就好了，但是即在活著的範圍內，就非完成牠不可。

我們願對活著的人，贈以喜和愛和生命力。對死去的人願贈以平和，願他不要掛慮後來的事而安心，然而在現今的世界那是太難了，雖那樣說，人是必定活到底的，必要時，益發信賴生命力是得發揮的，我想願意以倒而後休的氣勢向前進。

（以上是摘譯武者小路實篤的人間雜話裏的一端，此書在近代科學圖書館存有一部，是東京市神田區小川町青年書房所發行的。）

（下面是前人的蝸牛獨語中的一節，其書也在圖書館內保有，是在東京市麹町區內的中央公論社發行）

未來

過去的事，是無可如何。

允許自己的，只有未來！

只有未來，才是自己想作的完成幾許的地方。

過去的回憶，自己不輕蔑；

美麗的回憶，自己也感謝。

過去所受的恩，自己不願忘下。

然而自由的只有未來！

在那未知的世界裏，希望的種子，盡力的播撒，才是快樂。

邊 塞 的 山 巒

藍 莽

(一)

夜了——

這九月荒涼的曠野，正有着鬼火的明輝，一烟一烟的跳盪——

這是沒有月的「黑頭夜」，寥寥地有幾顆淡青色的星宿，無力的掙出流盪的雲網層，眨着冷冷的眼光，遙望着這接近長城的一帶山巒，但不久它們即被蒙住了。

夜風：刀子般，帶着夜狼樣的嗥叫，由遙遠裏撲過來，削在這一行人的臉上，身上——和在長在土坡上的黃麥草——黃麥草呻吟着掙扎的痛苦，除掉這——還有那些爲勁風驚醒的大羣的「麻山丁」，飛起來在天空中「吱冷！吱冷！」的叫着撞撞，和遠遠的在一團黑暗裏淡淡盪起的一串馬蹄，打着地面而發出的沉重，急促的聲響

夜！更深了！急促的進行，天空，給塗上一層墨水，沈重。陰暗，——

馬蹄，得得——人在馬上給揚起的草塵，嗆得連連的打響噴嚏。

突然——從天的犄角，滑出一道賊亮的閃光，像一條矯健的銀龍，在天空中打了個迴旋，給夜的臉上劃出一道血槽，平疇，山影，爲草莽深銷的狹道，和狹道上前後馳奔的五匹不同顏色的馬，——在閃光下，一霎，旋即隱滅了，天空又給漆黑封合了。

「唔呀！四哥：天『插棚』了（陰天）」老耗子的眼給閃光斗的一刺，覺着有點疼痛，向着天際了瞠眸子——是陰天了，於是大聲的向前邊

叫喊，沙啞的聲音像一張鼓鑼擊在山石上。

「噲——」四閻王吃力的勒住馬韁，手因過度的使勁而顯出一陣的悸擊，坐下的捲毛赤兔打着「啾啾——」的響鼻，接着一聲悠長又疲憊的喘息，由鼻孔裏出來。

其實四閻王也正爲這突亮的閃光驚急，心像漂滾在激流中的葫蘆，顛波着，不上不下的拿不定主意，從頭上摘下了破眼的毯帽——即是多次性命的搏鬥而餘下的痕跡，仰着臉望黑沉的天空，「媽的——」輕聲的咒罵了一句之後，回過頭向後邊奔出來的人們盯了一眼。

「四哥：——又是那沙啞的聲音扔在空中。

老耗子喊過之後，扭住自己的斑花馬，屁股欠離了馬鞍，身子轉向後面，用一隻手攏住嘴的一邊，響亮的向響奔上來的三匹馬打了三聲呼哨。

於是——四匹馬追風似的推到四閻王跟前？——一齊開住。

「四哥：天怕是要『擺金』（下雨）？」老耗子伸了伸頸子，乾咳了一下，以探詢的眼光在黑點裏盯着四閻王的臉；「我看害是找個地方避一宵，黑虎山早到晚到沒多大關係！」

四閻王沒接岔，心裏像蘊着一種沒把握的疑問，在暗中沒排解的蒙困着深湛的眼睛，仰起臉來，不相信的視察着天空，恰巧又是一道刺破天幕的閃光，曠野裏映出五張滿墜風塵的面孔，風一聲夜狼般年青的叫嘯，滾湯搖盪的翻過去，大家全不約而同的緊緊身上的衣服，身字不禁倏的打了個寒戰，因爲他們仍穿着單衣。

「好冷：媽的——」陳賀在馬上邊說邊哆嗦，音聲也就不安似的振盪起來。

宿在那兒呢？在這茫茫的漆黑的夜裏，而且又在這寥落無涯的荒原裏，真使人着急，天空竟會變得這樣快，四圍王那叮黑暗裏的四個人。嘴裏連連的打着唿聲。

「四叔：方才一打閃電，前邊山上是個廟，我看的真，不信，你等着瞧！」說話的是十八歲的小妹，一雙黑亮的眸子，在黑暗裏骨碌碌的閃爍着。

五張臉，全朝向前邊的黑暗，十隻眼睛閃爍着，彷彿那裏能竊出他們的落處，靜等着——突然，閃光一亮，山頭上現出直立的一個廟影。

立時，幾顆焦灼的心變作歡快活潑的了！

「好！住在山上。走！」四圍王決定的說，隨後把緊扣在馬唇上的「鐵嚼子」用力一抖，同時在馬的屁股上猛的下個嘹亮的鞭花，馬因驟痛，向前一竄，一串暴落的馬蹄躡進遠遠的黑暗裏。緊接着又是一個同等速度的跟下去，——

這山——被排在村莊遠遠的，在這裏沒有人烟的落跡，有的是充滿了陰森，幽僻，深邃，神秘——顯出了與世隔絕的荒涼。

山脚下烟燦燦幾點螢光似的鬼光，吐出青色的舌頭，偷偷地試探似的舐着黑夜的臉，那裏是一片古遠的廢塚，如果在白天，會看見那一片幾乎煙沒了的墳頭，零星而又擁擠的定着在那裏，像貪玩的孩子丟下的土堆，披滿了近枯黃的草衣。

山徑是曲折的高低不平，若不是他們走慣了這樣崎嶇的山路和天空中接連拋下的閃光，來給他們做短促的指燈，也驚實的難走呢！

老耗子邊走邊打着嚮導的口哨，興奮的幾乎

忘記了他走的是黑夜裏崎嶇的山道，自己的班花馬，猛的打了個「前失」，身子在馬上提了幾提，險些落了下來，那時，口哨已經停止了。

「你媽的個臭皮！輕賤：我看你把老子子怎的！」

兩腿用力的在馬肚子上的一挾，右手的馬鞭一恍，抽落在馬臀上，左手把馬轡使勁的向上一抖，一溜煙的竄上去——

背後傳來四圍王半責斥半關懷的圓潤聲音：

「老五：慢着點：處處都得加點小心——」

山頭上的風似乎更起勁，如萬丈瀑布跌進深淵裏，撞出虎虎的怒吼，但卻沒有挾來的塵沙撲到他們的臉上，山半腰的湖水「嘩浪嘩浪」的闊在夜色裏，響聲也不嘹亮豪放了！

山神廟僅僅剩下了一層大殿，四周的石牆早坍塌得像老太婆殘缺的牙齒了！

五個人翻身躍下馬來，把馬攏在一起，手不自主的先觸到腰間的槍柄，眼裏發着光。

四圍王用極老練而又謙和的口吻向門裏問詢：「裏面有朋友嗎？」

實在，在江湖多少年，四圍王對事事總是小機警，恐怕栽在別家手下，所以很掙了些名氣。

但是——這回都沒有半點聲音，大殿裏像墓地的穆靜，風又流潮似的翻過去，聲音像半山的狼嗥，淒厲而陰森——然而這聲音也只是給寂默更使人恐嚇罷了！

「進去：」四圍王吩咐着。

五個人魚貫的走進去。

老耗子由懷裏摸出一支點過的蠟燭「絲拉——

「一根火柴由老耗子的手裏直亮到半截的蠟燭上，立時屋子裏裝滿一簇混沌的光暈。

「嚇！好冷清！」誰驚歎了一聲。

迎面的神龕裏是一座五尺之軀的泥塑的偶像，兩支泥皮木骨的路臂，不知是誰頑皮給扭向背後？琉璃球的眼睛，也尖落了一隻，留下的一隻深陷的空無所有的目窟。

神龕上寫着：「坐震——」下面的字爲蠹蟲腐蝕了，却顯出來蒼老與古峭，前邊是一張爲風霜磨蝕的石桌，已給指厚的塵埃閉封了。

蠹蝨織就的網羅，吸着在每個角落裏，沒有完整的呢？殿中到處都蒙着一層陰森而嚴肅的影子。

還有那黑翅子的「蝙蝠」，在屋簷，在牆角，在破落的屋頂裏，它們向或「吱冷吱冷」的嘶叫，不知是怕風雨的侵涼？還是嘆息自己的命運？因爲它們已到蟄伏的時期了。

燒着昏黃光芒的蒼白的蠟燭，放在石桌的底下，屋子裏的光都凝集在石桌下不大的一塊地方，山下偶有過路的旅客，是不會看見屋裏的燈光。

四圍王獨自個兒出去了，這是他的老毛病，無論到那兒，總要在外邊轉一轉，像不放心似的。

小林，陳賀和老霍，不斷的喊着綢，泥一般把身子丟在鋪了毛毯的地上，不一會，已經打着鼾了。

老耗子兩手抱着膝頭，泰然的銜着烟捲，慢慢地抽叭着，兩眼直鉤鉤他望着泥像出神，聽見沉悶的鼾聲，像想起什麼，斜睨着眼睛向三個橫

躺的人瞥了一下，「哼！」打着鼻氣，同時搖恍一下寬實的肩膀，把短得可以燒着嘴唇的烟蒂又送進嘴邊，烟火突亮了一下，隨後使勁的向地上一摔，煙蒂在地上跳了幾跳，滾到牆角安息了，「咽豬們！」誰都像你們——你媽那個屁股大的事也成不了——」粗黑的手又探進口袋裏，摸出一盒癟了肚的煙盒，翻騰了老半天，沒找出一隻煙來，連煙蒂也是可喜的，但是沒有，隨手憤憤的把空盒向地下一丟「操的！」罵了一句之後，像無着落似的嘴角溜出一個輕輕的呵欠。

狂颯進屋裏，昏黃的燈苗飄搖起來，一些錯綜的陰影，在剝落了泥皮的四壁上剝動——

「老五：擺金了；」是四闖王的聲音。
老耗子沉着耳朵細聽！外邊正飄着暴落的雨滴——雨滴敲打着瓦罐，草——四山無涯的荒原山，流着風，沙沙——

「起來：咽豬們！」

三個人還揉着睡眠，就跟看老耗子出去了。

馬拴好了，三匹在簷下，兩匹在屋裏：

「墊一墊就睡覺，明天害起個早呢？」四闖王邁進門檻裏說。

五個人圍着燈光坐下，燈光在五張臉上抹下一片昏黃，衝進來的風，是有着冷雨似的淒涼，老耗子靠在門口，下意識的打了個寒戰。

燈光搖曳，雨纏綿的飄酒，像無滴盡的哀愁

這會，老耗子正爲了乾巴的麵餅中的石子鏟痛了自己的牙，發着咆哮！

「他媽的個臭皮，若不是逼着鴨子上架，誰幹這個來，他媽的腦袋掛在屁股上，屁股上——

冷呀餓的爲的啥——操的！」

燈光下老耗子的臉變成一張迸着筋的甘藷皮，似懷着無限的憤懣與痛楚，「葡——」憎恨的噴了一口清痰，痰掛在門框上，搖擺幾下，又墜落了！

草草的咬了幾口餅，算是「打了尖」。四闖王輕聲歎口氣，把頭埋下來，淨望着腰間的「盒子炮」出神，

實在，老耗子這一片從心底激出的話，雖是一位老跑攤將，能無動於衷嗎？想起自己從那一天被一脚踢出虎狼的門口，「家」！在自己的眼裏「毀滅」了，自己遂一氣通上了這「英雄」的道路，這全是四周的環境趕成的，憑良心說，但有半點安靜的生活，也輪在家裏耕那二畝地，也不能做這世人眼裏的大逆人物，從幹上這個，生與死的界限早在自己的意識裏模糊了，想起大哥

二哥在龍門山口「落了網」，不久三哥，在流河也被人「週友」（暗害）了，就是這次入伙黑虎山也只是爲了自己勢力的單薄——爲了給哥哥們「報仇」——驀地他眼前滾動着三顆血淋淋的人頭，六隻充血的眼睛耿耿地釘着自已，四闖王的臉色漸漸變成蒼白，並不是害怕這淒風冷雨之夜的屈死鬼，而是痛恨着另一方的殘暴手斷，默默地在他心底流盪誓語！

「哥哥們放心，兄弟決不能負了你們！」

沈默着，「蠟花子」發出「吱吱」的爆炸，青色的小猛蟲，爲了撲求「光明」，跌落在蠟碗裏，但他們不去理它，也不去看，儘讓它們燒個夠！——

陳賀老霍望着破漏的屋頂，時或有一兩根葦

草落下來，老耗子依茫出神的望簷神像，四闖王埋簷頭，小林注視着手中跟簷自己四個多月的德國「鏡面」，從落在自己的手裏，這樣槍便匯有他一半的生命——那一半便把付給他的「雪裏桃紅」了。

雨似停止了，細碎的簷滴，落在山石上，零星的發出像金鈴般的鈴聲。

山風更淒涼。屋裏的人打着寒戰。

「媽的！冷——冷——」老耗子由地上站起來，長長的伸了個懶腰之後，探出腦袋，望望外邊的天空，南半天已經淨晴，並排的三顆亮星正走到天中，他回過頭來。

「天不早啦。三星晌午了呢！」

這句話似乎也沒有引起別人多大的注意，僅是暫時把眼光移到四闖王的臉上，過後又落下來了，四闖王稍微偏側着臉向天空一瞥，隨後颯颯的說：「輪橋」（睡覺）吧！你和小林頭班「料水」（守衛）陳賀老霍二班，我三班，」說時眼注視着老耗子。

老耗子和小林整理一下身子，走到大殿外——屋裏！

四闖王伸出頸子「嘆」！一口氣，給如豆的燭光吹滅了，屋子裏立時黑沉沉的像落進深山谷裏，馬一口口嚼嚼甘草，在黑暗裏播出極其沉靜的聲音——！

雨停止了！星子落滿天，門檻上晃動着兩條蹲坐的人影。

「幾時痛痛快快的殺一陣，」說話的是老耗子，聲音很低，幾乎是在喉嚨裏打着轉，手撫摸着放在膝頭上的「盒子炮」。

「甚麼？」另一個沒聽清。

「殺呀！」是那末堅決的口吻。

小林的眼裏閃着亮光。

夜是寂靜的，除去雨後的「山洪」傾瀉出驚人的怒吼和涼風掃刷着山草發出「悉索」的聲響而外，沒有夜鷹的啼笑，更沒有野獸尋食的呼聲，就連那一着半點的騾擾就喧鬧起來的「家雀子」也隱沒了。

四隻眼沒排解的望着暗藍的天空，是灰茫，憂鬱——星光眨着眼睛，搖蕩，天河要掉腳了，像一條白茫茫的帶子——這樣的挨巴實實在有點難耐，老耗子的手又探進口袋裏，但馬上他記起了煙捲在雨前已經連盒扔在屋中了，「呵欠——」他沒奈何的打了個噴嚏，重又用毛毯把身子裹得緊緊的——

「五叔：天多咱高呀！」小林小聲的問。

「嗯，早呢！操的！害有個亮！」

沉默了，此時屋裏正飄着鼾聲，陳賀翻一翻身，在夢裏發着嚶語。

「別放走他們呀——他們毀了我們的家——別——別——」

夜更深沉了——

(三)

夜色——濃烟一樣，沿着山壁，樹林，長城——向四外流散，消隱，淡——替代的是灰白，乳色——滿天的星子，悄悄的耗子般的向天上隱去，東方——和地面緊勻的一線天上，變成魚腹白——

茫暗，在一層層的剝落，褪逝——

四圍王坐在門限上，望着沉藍的天空，沒有

一絲的雲影，簡直是一塊澄藍的水玻璃，剩下的几顆亮星，像掛在水玻璃上的銀燈——他深深的在嘴角上拖出一個呵欠，像要吐盡了一夜的疲憊，他立起來，全身一活動，胳膊腿就那末「咯吱咯吱——」的一陣山響——天快亮了。

一支烏鴉，「哇哇！」的撲過去，沒在山的

一角。

突然「悉索悉索——」的眼前一塊草莽裏這

樣的響動着，又停止了，——他遲疑了一下，眼直

勾勾的盯住那裏，「刷——」閃過去，黑色的——

倏地，他的手按到腰間的「五風子」。

「噢——」一隻黑鬼子由草裏竄出來，疾

快的流下山去！

他嘿嘿的笑了，嘴角上索動着一條深痕，他

在嘲笑自己太神經質了！

天確是亮了；東半天橫托出一盆火，微形的

，——像抹上一把血。

長城看得出了！委曲的蜿蜒，遠，更遠——！

行在高山，窪下，起，伏——如一條黑色的帶子

，寬寬的，壯麗，——

四圍王向那面瞥了一眼，「哼，勢派！」他

在心裏噴着舌頭，古時是擋匈奴的，只可惜如今

撞不住了！咳——，這樣想又不盛感歎起來！

「咳！」哼了口酸痰——痰，流星般打着滾

，落在塔前的一棵「穀藁」葉上——葉子擺了擺

，又挺了起來，沾在葉面閃着光亮的水珠，簾落

在地上，粉碎……變成黑點，沒有了，……

四圍王的身子轉進屋裏，

「起來！亮了！」

了一夜的馬糞尿的排泄，有些酸溜溜的刺鼻的氣味，他們不斷的打着噴嚏。

太陽爬上東山坡，給枯草尖上抹飾一層的眼

的珍珠，這會山神廟的門口，吐出五匹不同顏色

的馬，在紅日光中機驚的順着嶺巒的山道向下滑

溜……

禿光的山崖上，落着大羣的「麻山丁」。跳

動，撲玩……遠遠的像一片黑色的點子蠕動，馬

蹄聲，得得……「麻山丁」，被驚起，「噫……

……」的噴進天空，兩支捷健的小翅膀，迅速的，

張，縮……合着撲向一邊，嘴裏打着「支冷」

支冷……」的呼哨，等到几個人聽到聲音而側過

頭去尋索它們的時候，它們又由天空翻下來，落

在另一處山崖了。

一隻山雉，滿身披掛着秀麗的羽毛——羽毛

為陽光一晃，閃着光亮。尾巴上拖着一根是長長

的，豎着的，一顛一顛……這會，它正在一塊崖

石上，像煞有介事的蹦蹦移動，圓眼珠，機靈的

轉動着，看見有人馬走近來，立時，「嘎嗒，嘎

嗒……」的叫着，一跳，身子由崖石上騰起來，

但是它不像「麻山丁」的矯健，敏捷，也不像「

蒼鷹」的慢條斯文，它慌速的，笨拙的……翅膀

打着肚皮山響。

陽光，漸漸的發白發暖了，它，穿過兩山夾

處，用鵝毛似的手撫慰着這一行人的臉，在冷的

季節到來，人們才知道日光的直接需求，老耗子

向界上來的日頭瞥了一眼，嘴角邊溜出一個軟軟

的呵欠，「呵，嘿……嘿……暖活！」

行在前頭的小林，扁過身子來，看看老耗子

的癩態，笑了！

「嘿！你們看，五叔昨格一宵沒睡覺呢！」

「一定又是想家的那口子！」老霍打着灰諧語。

大家一齊笑了——笑成一鍋粥。

馬鞭子在這一行人的手裏，像一條條小女孩飛跑時的辮子，搖擺着，身子在馬鞍子上，就水波樣的一高一矮的顛簸着……荒草，在馬脚下，刷刷的場倒，給掛住的一串兩珠搖落，滾到地上，滾到馬腳上……濕了，馬一口氣竄下山坡。

山脚下，全是一些錯綜的山溝，因為几經雨雪風霜的浸蝕，兩邊聳立的土坡，全都是眩惑的立在那裏，只要是脚踏上去，就會極容易的翻下土坡，這會當中正「嘩浪嘩浪」的流着山水。

「飲飲馬吧！」四閻王嚷着，同時勒住馬韁，打着盤旋，他仰着臉向前面用盡眼力尋求——

順着山溝，尋到一個丈把長的水坑——水坑，被圍在枯死的黃麥草裏，皺着面……

幾個人先後的翻身從馬背上跳下來，老耗子的斑花馬頭一個竄出去，其餘，「雪裏挑花」，「捲毛赤兔」……也跟上去，飛一般，把嘴唇引到水面上，一口一口「卜通！卜通！」……

「少喝一點！跑着省得受病！」

擡起馬嘴來，馬的鬚鬚上串着水珠，滴，滴……

這裏沒有陽光，被面前的高山遮住了，一條通出去的狹道，也被山斜斜的吞進去！……

「走不呢！」陳賀剛剛摘了一把酸棗放在嘴裏，一把荊刺在他的手上，刺下一道白痕。

可是——走向那裏呢？大家把眼全盯在四閻王的身上，臉上，嘴上……

四閻王以深湛的眼神向四人一睜之後！

「我看見到林家寨打打尖，然後再奔黑虎山，你們看呢？」

「四哥，你看着，我們沒說的！」

四閻王微微的笑了，眉毛向上一剔，嘴角上拖出條笑痕，心裏想：「好一羣坦白的傢伙們！」

出了山口，便是山道，那末曲曲折折的沿着山脚蜿蜒，東西方向舒展！極遠極遠的又被吞進一處山的背後。

往南——是片極目的黃沌沌的荒野，沒有房屋，沒有人烟……像一片黃海，盪！盪！……

小林不時抹過頭來，用烏溜溜的眸子，望一望轉過來的山峯，這會正有像蟬的翅膀似的，一層水氣緊抱住山峯，冒，流盪……給陽光一照，彷彿是映在陽光裏的輕沙，羽裏充滿了欣快，自由！……

老耗子在斑花馬的臂上，摔了下來，馬跑蹣的跑下走……

「嗆！」打散一下嗓子裏的膿痰，啞着聲音唱起來！

漂流啲！漂流啲！

山南海北皆爲家呀！

但擇一個自由身！

那怕豺狼虎豹把人攔啲！

忽然，一條黑影，在眼前一閃，疾快的，吱

咯……一支山喜鵲叫着接過去。

老耗子的歌聲停止了！

他的眼瞞着飛過去山喜鵲，發着光，平突地一揚……

「砰！」

山喜鵲在空中滾了幾個翻身，刷——斜颯颯跌在地上。

「嘿！有你的！」老霍伸了伸大姆指，

「哈哈，……你們……哈哈……」揀金鈴，像鋼鈴……老耗子的笑聲震盪着山谷……

別人也跟，哄笑起來！

「兄弟們！別大放肆了，這條道非常麻煩，近年風聲也緊的很……」

立時。鋼鈴般的笑聲噙住了。

太陽掛在東半天的時候，他們已翻過了三道山嶺，這會，面前展出了一條大道，委曲的艱辛的被吞進遠遠的一個樹林裏，這是到林家寨的直通的大道，路的西旁滿是起伏的土崗子，蠻荒的長滿蔞枯的野石竹，菁茅草蕪蕪……若是在夏天，該是多麼美的，生氣……紅的，白的，紫的！……花，綴上青青的油滑的葉子，要不像一張花紋的草茵才怪呢？

還不錯，在左邊斜上去的山巒，滿是黑綠色的松柏，錦蜜的絡連着，風來，吹出吓人的松吼，嗚嗚……這會，天空中正飄着一隻「蒼鷹」，悠閒的兜着圈子，兩翅直挺挺的舒展着。飄游，飄游……突的，由高空翻下來，疾快的，閃電般……沒入松林，「山雀」吵着飛竄……過後又靜下去了，「蒼鷹」又沒盪在天空。

小林望望四外，未免有點空漠起來，腹內立

時覺得鬆弛，帶着「雪裏挑紅」追上陳賀，小聲的問。

「害有多遠？林家寨！」

「喂，快了。左不過害有十里八里的路嘖！」

有盼望了——臉上泛上一個欣快的笑！

「噫噫噫」迎面的樹林裏騰起一羣烏鴉，「哇哇！」貪戀的撲下，又飛起……

四閻王擋住馬韁，手向後面奔上來的人那末

很力的一擺，疾快的，！馬全躲進土崗子裏，神經全都緊張起來，手機捷而又本能的放在腰間的

「硬傢伙」上，眼睛發亮……他——四閻王，身子欠離了馬鞍，從草的隙縫裏向樹林裏竊去，一

閃……一個旗子排過去……隱在樹林的那一邊……林裏有幾個穿黃色衣服的人物，向這邊探頭探

頭……又閃進去，挪動……

（海冷！）（兵）！在四閻王的腦裏一閃……（來！）他壓着嗓子喊！

五個人疾快的匍伏在一個山崗子下。

「我有句話跟諸位說；本來撞到頭上的「仇人」就不應當「滑了」不過……他頓了頓；「不過，我們也實在太單薄！」

四閻王的深湛的眼睛盯住每個人的臉——臉，全是那末蒼白，鐵青，眼睛充血，手「痙攣」；四閻生的心一顫！

「咻……」……

沉靜的荒野被震動了，山在顫慄，人心也在顫慄……

「散開！」四閻王喊。

「噫……叭打，叭打……」五個人各自找好了位置，伏在山崗下……

「狗操的們……死不盡的奴才的狗子……」斜倚在土崗子上，老耗子歪吊着一支眼睛，

咆哮着，槍口探出外邊。

「咻……」

「操你媽！有能耐的出來……算你小子有兩下！……」

「養漢子的兒子聽着！……」

那邊也遞過一片癡癡的咒罵。

右邊——陳賀老霍以在草裏迅速的壓子彈，放。

「咻……」

那邊——機關槍！

「啾……」

硝煙撲着地，四散……

山壁上碰出火星，「匍匐……」石塊，粉碎

樹葉在暴落的槍聲中，兩樣的，搖頭，飄落

，艱辛的離開母體……

烟，迷濛了人的眼，噙着人的嗓子……咳嗽

……流着血……

小林從草叢裏看見有幾個人向這裏挪動，弓

着腰……

他閉上一支眼，瞄着準。

「咻……」

「碰罷！」小林喊着，一跳，身子竄上「雪裏挑花」

「小林！小林！別……」四閻王的話還沒

有說出時，小林已竄出了土崗子了！

（砰！）

小林由馬上翻下來！

「兄弟們！「身作」「抵抗住」」四閻王喊

滾着身子到小林的身邊，把他抱回來。

「小林！小林！」

手擦在胸脯上，冰涼……看看臉——臉是蒼

白的可怕，透着青色，嘴唇；顫動，眼睛！怒睜

着，那支德國（鏡面），還死握在手裏，血，由

胸上淌下來，滾……染紅了！衣服！枯草！

四閻王的心在突起突落，憤懣燃燒着他，看

不見山，看不見天……是動在眼前是二哥二哥

三哥的头，同伴的血，紅色，紫色！……他瘋狂

的咆哮起來！

「幹！幹！……」脚一揚，跳上一捲毛赤兔

，眼充滿血絲……

「王八蛋，看槍……」

「咻……」

槍聲！呼嘯，人喊罵，馬嘶！……

「兄弟們！碰過去，我們害有這三條命！」

三匹馬一溜煙的衝出山岡，狂奔，直向前邊

不遠的樹林裏……

「咻……」

「啾……」

槍聲更響了，像暴落的雨滴，人吶喊……

曠野上帶着風，時或捲起的流砂，衝在山石

上，頑強的！山松吼出驚人的聲浪！……

饑餓線上的人們

蘇特羅作
劉針譯

人物：

姚瑟夫。麥蘇士

瑪利（其妻）

時間：

現代

佈景：

他們的家：一間地下室，屋里除了石地上有三兩隻破椅，一床破褥和一個老衣箱之外什麼傢俱也沒有。包着的箱子上是一些盆，碗，罐子之類。緊靠空爐子，攤着一些袋子；四壁變了色，潮印縱橫。後邊緊靠門是一個窗子，望上去可見平地；有兩塊破玻璃都補着紙。

椅子上睡着一个小女孩，身上蓋着一件破外套；瑪正向她瞥着腰哼一個曲子。這女人還很年青，應該也還很漂亮；可是她的兩腮深成兩道溝，雙眼也罩了雙圈；她的臉又灰又白沒有一點血色。她的衣服破爛得難堪，現着可憐但也乾淨。只有上邊路燈有一線微光射到屋里。

姚下來步階，走進來。他穿着家常沒色的衣服，一點不合適；這青年也不高興，滿臉雨水臉極窘迫，特別還有糊文。他手足麻木，極度疲乏地蹣跚而入；狗似的在門口

抖抖雨水。瑪見孩子真睡熟就切望地向他走來。等她瞧見他的神氣才又低了頭。

瑪（留意地）姚，一點沒有？

姚 一個銅子也沒有。一點沒有。（瑪轉身嘆息）

有。簡直一點沒有。跟昨天一樣——比昨天還倒霉——昨天還帶回幾個銅子了——你呢？

瑪 一家太太給了敏尼一些吃的——

姚（熱心地）她倒好呵！

瑪 還把她餵餡頭房里去哩！

姚 那小傢伙還不搵一下子出來嗎？謝天謝地！你呢？

瑪 敏尼給我偷出一個大餡頭來。

姚 那位太太沒給你什麼嗎？

瑪 只訓了一頓，姚，因為這樣的壞天氣帶孩子出去。

姚（坐在椅上時苦笑一下）

哼！他們訓入總這樣現成，不是是？「喂，不須行乞！街上不打發乞丐！」——看我，我這樣跟他們說的。摸摸我的傷。拍拍我的胸道兒。我跟您說。我餓壞了，我家里也還餓着一堆——「街上不打發乞

丐。」

瑪（一隻手撫在他的臂上）噢，姚，你全濕了。

姚 這三個鐘頭下得最大——簡直瀉下來了。噢，多冷呵。瑪利，我們能生點火嗎？

瑪 拿什麼生？

姚（環視一下馬上站起來，提起牆邊一尊糟椅子，擰下腿）拿這個！花這大租金租來他們的傢伙真不錯，真是貨真價實——跟牌子上寫的一點不差。（他擰碎那糟東西說）想起來，這日子我們還是一羣活人——我們花了這些錢，花了三倍的價錢！而想到那羣可憐鬼呢，那羣像我們這樣的可憐鬼流着血汗做成這東西——吸血鬼就買了去還因了那東西發胖起來——現在它們又要遭回祿，至少我們能藉此溫暖一分鐘吧。（把木塊填進爐里去）有點紙嗎，瑪利？

瑪（從箱子上拿來一張舊報紙）這兒了。

姚 這東西就要幫忙生點火。（他看了一眼，又小心地放在木塊底下。瑪從桌上拿來燈）這日報什麼的在告訴世界，我們是多麼快樂

——我們屬於一個日不落的王國是多麼可羨慕。我今晚非賣了直布羅陀買一顆臘腸蘸山芋醬吃不可；雖要給我一個書記差事一星期一磅錢，讓老俄吞印度我也不管！瑪利，你去！那兒有一根洋火沒有？

瑪（站起來，遞給他一根）姚，小心點！我們就剩兩根了！

姚 一定小心。等一會，——我看烟斗里還有烟葉沒有。（從口袋里找出來）有個警告我的巡警給了我一點烟葉。他說，「不須行乞，抽一袋烟？行，這兒有點烟葉。」一天里這是頭一句好話，也就飽了——底上倒還有一點。（忙起來）先點火。（劃着洋火擲在紙上——紙着了）再抽烟吧。（火着起來了：他湊近前）我可得抽一口了……我混身都濕透，覺得雨水一個勁兒向肺里鑽——兩脚也像不是我的了——甚至頭和鼻子也是一樣——（打呵欠）烟還不錯——真有點兒，我暖了——上前來，瑪利。離半夜也差不哪兒去了——天一亮我就離開家，離開這安樂的大不列顛的家。整天游着各街。結果，一個巡警給了我一袋烟葉，從小溝里

拾了一塊麵包吃——開了皇家酒店的廚房味。這就是我今天這一天。瑪（撫着他的手）可憐的，可憐的！

瑪 戲院散戲的時候我在來賽士特大場子站了一個鐘頭，想找幾個銅子坐一回車。一會，他們都擁出來了，又乾淨又溫暖又高興地坐上摩托車，馬車——到沙外或加耳唐用晚飯——而我們溝邊的一二百人都饑餓地瞧着他們。他們吃飯去了——像潮水一般，而我叫雨水淋着——我站在一邊躲着巡警，躲着車馬——但是，還總是——滾開，混蛋，滾開——滾開——

瑪 姚，我們並沒碍事呀——

瑪（馬上激怒） 沒碍事！我哪碍事了！我的碍事處反正不是字號關門沒處找事。我會是上流人——我不可卑——但有什麼用？我要做工——他們不叫我做！

瑪 姚，我那回病把我們的積蓄全花了。我還不如死啦！

瑪 留下我一个人？瑪利，這不是你的好處。維利絲太太怎麼樣？沒來催房租嗎？

瑪 她倒想要，實在——他們

更窮得吓人——可是她說她不趕我們。明天我要上樓找她女兒——你知道她是糊洋火盒的——我也不知道我何以不試試——一天一先令呢。

瑪 一天一先令！真不少呵！（他拿下烟斗。又抽了最末一口，向里斜看一眼知道全淨了，才嘆息一聲又收起來）我也想糊盒。今晨我又到教區去了，看看他們還用我掃地不——可是在我前頭已有三十人了。我去砍柴，又不行——砍了三下就咳嗽起來——我的肺簡直還是有毛病。在這上帝的世界上，我各處都試了。我前邊都有人，沒有空處，而我還不須行乞，不須討厭人。一天一先令——一人能賺這麼多嗎！瑪利，那麼，我們的收入——一星期要有十四先令哩！我們幹去！

瑪 姚，那不是十足的一先令——

瑪 糊是你的，盒料的多少都是你的。真賺錢以先還得先白白地學幾個星期。

瑪（垂頭喪氣） 當真嗎？那幾個星期我們怎麼辦呢？我想這事也有點阻碍。（他站起來，伸直了腰）哼，一个生而自由的英國人會說三國話，會記複式簿記，有十二

年經驗——而人們就許他換飯。（又伸直了腰）

瑪（慢慢走近他） 姚——

瑪（轉過身去） 什麼事？

瑪 姚，姚，我們受得也够囉了，是不是？

姚 受！這世上的事哪個我們拒絕過？哪段事我們擱過鼻子看做等閒？哪個機會我們漠視過？

瑪（偷着他一眼，把一隻手放在他的臂上） 姚——

姚（扭過頭去看瑪） 嗯？什麼？（她小膽地搭下眼皮站着）拿出來，是什麼？

瑪（馬上） 是這個。（她熱狂地走到櫥前，從那底下拉出一隻又大又鼓的錢包拿在手里）

姚（大驚） 錢包！

瑪（點頭） 對了。

姚 你——

瑪 拾得它。

姚（看着她） 拾的？

瑪（不會說地） 我在一條道上拾的——對了。

姚 怎麼呢？

瑪 天要下雨了——我走進一个地下車站里——站在一家書攤旁給敏

尼看些畫報——一位老太太買了一張——她拿出錢包——就是這個——給了錢——她拿摸着提裙子時把它放在攤上了——隨後有一個人碰見她——我想是一个朋友——於是——他們就一塊站在那兒——我也不知道里面有多少——我是領着敏尼走在大街上了——

姚 你就拿起這錢包來了嗎？

瑪 嗯——

姚 沒人跟着你？

瑪 沒有。我沒跑，因為我帶着孩子了。

姚 誰叫你幹這事？

瑪 不知道——好像是自己——她的錢包正放在我手邊——我還沒知覺就先抓住了——而後就走到大街上來。

姚 里面有多少錢？

瑪 我沒看。

姚（驚訝地） 你沒看嗎？

瑪 沒有；我不敢看。

姚（惆悵地） 瑪利，想不到我們會落到這步田地了。

瑪（怒意地） 我們可以拿它幹點什麼。我們糊盒賺錢之先就先學幾個星期。一月來，你一頓飽飯也沒吃着——我也是一樣。這錢包里如有錢你也置點衣服——也給我——我

需要衣服！老太太鬧，她這錢包有無皆可呵！她的外套是純粹黑粘皮的——別人也無從找到我們——他們至死也打聽不到這事。這錢包很重，姚——我想里面是很多很多的。

姚（無意識地估了估） 是的——很有分量——

瑪（急切地） 打開吧。

姚（又轉向她） 你爲何不打呢？

瑪 我總想我等着罷——我總怕出事；怕街上有人誠心把你攔住——今晚一同跟你進來我家——看見我們——看見敏尼——說——「好呵，錢在這兒了——還跟我見官老爺去吧」——那麼我們又得交出那錢包。

姚（還拿在手里估計） 是呵。

瑪 我們不能那樣的，是不是？不然你又是整夜地咳嗽了，昨天就是例子——藥房捨的藥簡直不管事。你要有幾件衣服呢，就許可以找着點事——你不是這樣襤褸地去找過事嗎？

姚 他們都笑我。

瑪（看看自己） 我走在街上也實在難堪。

姚 我知道——雖然我是習以爲

常了。此外，還有孩子。我們看看她。

瑪 小心別驚醒她。

姚 有火呀。

瑪 她餓呵。

姚 你不是說她吃了嗎？

瑪 那是三點的時候。小孩不像我們——他們想起來就餓。她夜夜餓，我沒有東西給她吃。這也就是我所以拿那錢包的緣故。

姚（還估計着而且看着它）

是呀。你怎麼不打開呢？

瑪 我們可以給她買點暖衣好飯——

姚（低聲） 賊人的女兒。（

兩手掩臉）

瑪 姚！

姚 不好，是不是？實在無濟於事。還屢誰看着她？這景况已延持三個月了——我們漸漸更破落更窮困更饑餓下去，——沒人操心——他們千篇一律地說「不打發。」我們看看包里究竟是什麼？

瑪（熱心地） 對，對！

姚（剛要打包又抬起頭） 巡警

來了。

瑪（着急地） 不要緊——

姚（又扭向錢包） 一生里我

頭一回聽見巡警走來害怕。（按着拉鎖猶豫一會——忽然，由於極度的衝動，奔門跑去，開了門跑到外邊——上了步階）

瑪（失望地呼喊） 姚！（又

克服了自己怕驚醒孩子，坐到褥子上，低泣。姚低頭蹣跚地回來了）

瑪（還約束地低泣） 你怎麼

這樣辦呢？

姚（卑下地） 我不知道——

瑪 交給巡警了嗎？

姚 嗯。

瑪 你怎樣告訴他的？

姚 說你捨的。

瑪 在哪兒？

姚 一個地下車站。說因爲我

們饑餓就捨了起來。說我們沒打開。說我們就住這兒，這地窖里。

瑪（有點顫） 我希望他密起

來。

姚（卑下地） 也許。（都緘

默了一會；她止住哭；她忽然用胳膊支着勉強站起來）

瑪 你這傻子！你這傻子！

姚「答辯着」 瑪利！

瑪 傻呀！他們給你什麼了？

給我什麼了？

姚「又低下頭」 就在孩子身上，你知道——她是賊人的女兒——瑪 難道比做乞丐的女兒還糟嗎？

姚（低聲） 我想有一點——

瑪 你叫她餓得更厲害？

姚（失望地） 我不知道怎麼

回事——只聽見他在那兒走道——

瑪 你怕嗎？

姚 我不要你下獄。

瑪（哭一陣） 我要躺在貧民

棺材里下墳地去啦！

姚（突然起身） 我們如果那

麼辦呢？

瑪 貧民院？

姚 怎麼不是？早晚得死呵。

瑪 他們必分開我們。

姚 至少你和孩子有吃的呀。

瑪 他們必分開我們。我愛你

，姚。可憐的，可憐的姚！我愛你

。（她走近他，拉過他的手）

姚（握她的手，彎下身去） 你原

諒我嗎？

瑪（頭搭在他的肩上） 原諒

你！你沒錯。饑冷惹火了我。你對

的！

姚（忽然感激地縮回身子，瑪

險些摔倒——我不對——我是懦夫，我是罪人——我是下賤而乖戾的兒子。

瑪（驚訝） 姚！

姚 我明明有錢在手里——這錢，我整個破碎的靈魂傾愛的妻這樣需要着——這錢我可以買吃食給女兒吃——這錢是我的，屬於我了——而我卻因為腐敗的誠實給了回去！哪種力量叫我做老實人？他們把我當狗看呵——哪件事叫我記起我原是人？

瑪（隨上他，手放在他臂上）

姚，小聲——看驚醒敏尼。

姚（悍暴地轉頭看她） 我可

以置幾件衣服——說不定還可以找點差事——我們也可以出來這地窖。我們明天可以出去買東西——走進百貨店去——我們可以買煤，買吃食——

瑪 別說了，姚，有什麼用？

誰知道——這慶辦倒許享了福。你告訴巡警我們住在哪兒？

姚 享福！夜里咳嗽一夜，明

天又起身——流浪街頭，從左邊走到右邊，從右邊走到左邊，這牆角那牆角地站着，偷看別人的臉，看着溫暖高興的別人走進他們的商店，公事房——這樣繼續下去，一直到末日臨頭。

瑪（與他相隔極近，幾乎成了

耳語地說） 還沒臨頭呢？

姚（急看她一眼） 末日？

瑪 世上沒有我們的住處啦。

姚 我如果收下那錢呢——

瑪 那可太晚了。我盼你別那

麼辦——是的，我——我盼望你。我們要清白地走到上帝面前。跟他說，我們沒偷盜，他不要我們幹的我們沒幹。我們還告訴他，我們死是因爲人類不叫我們活。

姚（厭煩地） 不。不對——瑪

利，我們要等着。別說了。

瑪（注意地） 你也想過了

嗎？

姚 想過了；別說了，瑪利，

別說了！够了！夜里躺在那兒想到

明天，明天必出事——必然呵。

瑪 什麼？世上我們一個朋友

也沒有嗎？

姚 我要認識誰本可以遇見

的。

瑪 你遇見他們之先——他們

總先拒絕了你——

姚（感動地） 我沒辦錯事呀

——我也沒喝酒也沒賭錢——我只能

當個小書記，不能幹重活！我不能

叫肺更壞下去！我有一妻一女跟別

人一樣——我們一家人懇求的就是

叫我們活着！

瑪（答辯着） 別鬧了，姚，

我們都別鬧了，你也別勾起咳嗽好

好地睡吧。睡吧，睡就全有了。而

上帝是比人善的。

姚（痛苦的低聲） 不，瑪利

——完不了！

瑪 姚，我不能站下去了——站

不下去了。不我自己——還有敏

尼——姚，我够受啦！敏尼疑在早晨

哭喊要吃點心我沒法哄她。姚，親

愛的姚，別叫早晨來呵。

姚（完全克服了） 噢，瑪利

，瑪利！

瑪 這不是你的錯——你已盡

力而爲了。他們不叫你工作不是你的

錯，你已經很努力去找了。別人

簡直沒有我這樣的好丈夫。姚，我

愛你，讓我們——讓我們都告一段

落。我們陪着敏尼睡覺吧。

姚（跳起來） 瑪利，明天我

去偷點東西。

瑪 於是把你下了獄。而且，

上帝也要怒。親愛的姚，讓我們——

讓我們歇歇吧！我太累了！

姚 不。

瑪（悲感地） 你不睡！

姚（避免地） 不，我們上貧

民院去。

瑪 你看見他們在那兒了嗎？

是不是？

姚 是。

瑪 你看見他們站在窗邊凝視

着世界吧？而他們要把你奪去呵。

姚 那倒好。

瑪（堅定地） 我不幹。我做

過你的好妻。我當了衣服現在披了

破布；到貧民院不叫我跟着你不如

上吊好呵。

姚（大喊） 不！我去找他們

要東西；我如槍斃東西就不是妻女

的了！明天我要帶了吃食，錢回家

——明天——（小孩突然大哭；姚也

不鬧了；瑪忙走到破櫥那裏安慰孩

子）

瑪 別哭了，寶兒，別哭了——

不，天還沒亮，不是吃點心的時候

。還接着睡吧，寶兒。對了，爹爹

回來了，一切都好了——不，你不

能餓，真呵——你還記得那好吃的

小點心吧。睡吧，寶兒，敏尼。你

冷嗎？（拿下破肩巾，裹上孩子）

寶兒，這一來就不冷了。睡吧，敏

尼——（瑪撫着孩子睡去，孩子不

再哭）

姚（忽然大喊一聲蹣跚地向前

跑去）上帝，上帝，給我們麵包！

幕徐落

八年的蓓蕾

(續)

方麗

七 悔恨侵蝕着我

事變的砲聲響起時，蘊融已經回故鄉去了。

在極度緊張的空氣裏，在恐怖艱苦的跋涉後，我也總算平安回到了家鄉。津浦線上的隆隆砲聲，聲聲震得我的房腳撼動，震得我的心境擾攘。在此極度不安中，我連寫了兩封平安信寄給他，免得他此刻的心中再加上對我的惦念。

逃慌，驚恐，悲慨，嘆吁，一年可咒的日子過去了。一年中我們彼此斷絕了信息。

也是這樣冷風落葉的天氣，我因為找一件舊棉衣加在身上，在那衣袋裏，摸出來他的一片小照來，反來復去再三地凝視着。忽然，一個概念衝出我的記憶之門：他爲了太愛讀書，太愛思索，以與損害了他的健康，尤其當別前的那些日子，他的臉色是日形枯瘦。此刻，因爲戰難的苦悶

，顛沛的折騰，他會更削瘦吧？他的胃病會更劇烈吧？想着想着，我悵然如有所失。寫信給他，可是在如此的情況下，他怎會再安居在家中呢！我怨尤，又不知怨尤誰才對，我嘆息，而嘆息絕不會獲得一聲回應，我只有歎々落下淚來。然而，到底我懷了最低的希望寫了信給他。謝謝天！在我日夜盼望過十二天之後，他的回信居然來了。並且，讀過之後，更知道他還平安地住在家鄉，因爲生活多作了體力勞動，不但胃病痊癒，身子已如鐵硬的健壯了，謝謝天！謝謝神的保佑！以後，我們又連連通了好幾次信，互相遙祝健康，彼此囑告珍重。

前年春天，隨了家庭我又回到這古城來了。我踏遍了留有我們舊跡的地方，那三海的水，太廟的古松，中南海西岸我們並坐過的雙凳，圖書館裏我們常在的座位的號碼，一切一切，依然如往昔；但是，他呀，却在遙遠的七百里外呢！他會作個夢還在借我同遊嗎？不禁悵然悽然！討厭的幾個親戚，毫不知趣地總是來向祖母叨念，這個要把我許給張家，那個願把我配給趙家；假如不是祖母愛我，依從我的拒絕，那我不知將陷於何等不可思議的境地呢！我憤怒，我嘆吁，我淪進無底的苦惱之深淵。往昔最憎惡的什麼「紅樓夢」，「啼笑姻緣」，如今却藉它們排遣煩愁了。讀着讀着，我竟覺得其中是有自己的寫照了。幾個同學告勸我說：「這時代，得樂且樂，何必苦惱自己？……事事總是跟着日月變轉，說不定當初愛你的人如今又愛了別人！」起初我以為是她們的惡意挑撥，想來想去，也覺得或者有些真實了。蘊融，他愛我，但是倘若家庭趁此時機迫逼着爲他結了婚呢？固然，假如真的那樣，也不是他的負情，可是那他現實地已屬於

另一人了！雖然自己也會恨自己不該如此設想，

但總似有個那樣事實的影子是在我眼前呢。於是，那遙遠的期待，那定情的信念，在我苦惱的疑忌的心中，像月夜的星光，明滅不定，像膽汗滲合了砂糖，苦甜難辨了。一時，我竟感到這人生

是苦澀的，命運是天定的，幸福只能存在於希望中，悲哀却是真實的感受。於是，滴着淚，我寫了封未註發出地址的信給他。信裏告訴他我將孤寂地過一生幽僻的生活，就以孤寂幽僻的熬受報答他往昔對我的熱情，並且以後決不願再見他的面了，免得再在寂靜的心海掀起狂浪洶波。我拿了信，帶一些憤恨地走到信筒的所在，如同一個喝醉了酒的劊子手在刑場行兇似的，沒容自己作一念放慮，便把信投進信筒裏了。但是，天啊，

那信落進信筒的聲響，真又似一隻刀子，狠狠地扎進我的心呢！我是瘋了嗎？我爲什麼寫這樣一封殺已又殺人的信？我的心比劊子手的心還殘酷呵！蘊融對我始終是一腔赤誠，我怎該如此報答他呢！可是，千真萬確地，信已不能再取出了。

我想時候在那裏，等郵差來取信時，好再揀出來

撕掉。但看看寫着開筒時間的紙片，却是明早五點，立時，智慧又告訴我，郵差是不會允許我這樣作的呀！守住信筒，差不多佇立了十多分鐘，直到眼簾間不住淚湖的汎溢，我才懶懶地回了家。走出數十步，我還會回首向信筒頻頻凝望呢！

再另寫一信向他歉憾地解釋吧？

但那加何會生效呢？對於自己心上鑄定的自咒自恨的鬱結。雖然蘊融也許不會恨我，詛我，因爲他是真摯地愛我。但自己却怎能容恕自己呢？將來再以怎樣的臉面見他呢？假如還能見他的話。

這歲月不能磨消的自咒自恨，這無法自解自慰的感傷憂鬱，一直苦惱着我的心，侵蝕着我的意志，摧毀着我的身體，直到昨天在商場見到他的背影之前刻，不，直到昨晚祖母告訴我蜜絲劉送來的他找我的消息之前刻。

八 砂糖的候迎

一夜不會合眼。我委實太興奮了！

八年的記憶，比影片還清晰，還生動，循時

順序地映演在我的心幕上，都是異常可貴的場面。

八年的記憶，像無數條柔軟的小虫，經過久時的蟄伏，如今蠕蠕爬動，從我心的深處出來了。

八年的記憶，像一隻溫暖適度的靈魂的駢斗，輕輕地射着我的身心，我的感情。

八年的記憶，像一朵生辰八年的蓓蕾，雖然其間會經過烈炎的曝曬，暴雨的摧毀，嚴寒的冷凜，但它今天要怒放了，並且，怒放後是會幽香宜人的。

天剛朦朧亮，我就起床了。洗完了臉，理了理頭髮，到院裏看看，西天上還綴着兩三顆星星呢。只得再回到屋裏來，來往不停地踱着，反來復去地想着。

蘊融是特意爲見我而到這古城來的？還是爲了另外的事情順便要見見我的？是到別處去由此經過作數日的勾留呢？還是長久住在這裏呢？而且他又是以怎樣的心情要見我呢？假如他真的會把我的那封信疑忌地記在心中，現在不過是要同

我作最後的會見甚至準備罵我一場呢？而我又該以什麼的話向他辯釋求他諒恕呢？……

千思萬緒，一時交集攏來。

「可是，當我又開了拾燈，他的相片又向我微笑時，希望再掩迷了那一片愴憂。是的，見了他，我不必說話，兩串無言的淚滴是勝過千巧萬辯的。再則，我去年在文學雜誌上發表的那首「無怨的悔懺」，不是也可以拿給我看看嗎？」

想當年：

鳥爲我們歌，

花爲我們笑，

佳景爲我們存在，

陽光爲我們照耀。

到如今：

怕透了夢醒的心跳，

我不敢重尋舊跡，

相思的心絃難普欣調，

偏偏秋風又來彈記憶之曲。

想當年：

你我心間繫一條愛繩，

同一感受也同一跳動。

彼此囑告爲你我珍重，

心上永樹不變的堅貞！

到如今：

一念爲下我一個大錯，

心裏長住無怨的罪悔！

我再無可作一語諱辯，

只備下兩串無言的淚！

好不容易才等到看見西鄰樓頂的陽光，我便匆忙地開了大門，正遇見一輛三輪車，我只告訴他西城劉宅的地址，也沒有講價錢，我就跳了上去。

「劉姐姐，起得早呀！」

「我特爲等你才早起的呀！」她拉住我的手，笑容可掬地。「果然，不出我的意料！嘻嘻嘻嘻！」

「你意料什麼？」

「昨晚等你到下一點，沒有來；大約今晨也必早到呀！」

她讓我坐到她屋裏，就帶着頑皮地說：

「華姐姐，這次可得請客了吧！」

「是的，請客！請客！」我沒有諱蔽，我希望她趕忙把事情告訴我。

「真的，從這次你來到北京，我從沒有看見

過你這樣高興的臉色，華姐姐，我先祝福你們，

今天是幸福的開始！」

「謝謝你的祝福！他什麼時候到這裏來過？」

「他呀，昨天上午來一永，晚上又來一次。」

「他說住在哪裏嗎？」

「沒有！」她的眼眯縫着笑，像要故意戲弄我一下，看一看我會露着怎樣表情。但是，立刻，又像轉念憐恤我了。「可是，他第二次來時，我告訴了你的地址，他說今天十二點下了班找你去呢！」

「你告訴明白啦？我住的胡同，因爲套在大胡同裏，生人總是難找！」

「喲，看樣子，他若找不到你，我還得受責難啦！」她大笑起來。「華姐姐，是吧？」

「他是說十二點一定找我去嗎？」

「哎喲，他若不去找你，我也得負責任呀！」

「好姐姐！別開玩笑啦！告訴我，說什麼他下了班？」

經我這樣央求之後，她才一五一十地告訴了

我：他來此已經一禮拜，已經就了職業，已經到

我：

各處好幾次沒有探尋到我的消息，最後才到她這

裏來的。我聽着，心裏更感到憾歎的裁判。但也

暗暗連聲稱幸：真的，假如不是當初我託她給收

轉過幾封信，他不知道她的住所，那我們也許今

生永無再會之望呢！謝謝天！謝謝劉姐姐！

「你看他比從前變樣嗎？胖了還是瘦了？」

「傻姐姐，從前除了見過他的照片，我那會

見過他本人呢！」

我不禁自己也失笑了。

我向她告辭。她一定要留我吃飯。我假說家

裏有事。她的戲笑又來了：

「幹嗎這勁兒？看看錶不是還不到九點嗎？」

早回家等着不也沒用？」

等我堅決地說家裏還有別的事時，她才放鬆

了我。

我坐上洋車，走出十幾步，還聽見她笑着呼

「別忘了請客呀！最好下午你們一同請！將

來就請我作伴娘吧，我剛做就了一件花旗袍呢！

我笑着回過臉向她頻頻點頭。

洋車向東飛快地跑着，車夫也許是感到輕適

吧，因為我滿懷鬱愁到此時全已消釋了！

迎面陽光向我微笑，往來行人都向我閃着羨

慕的笑眼，美麗的市招慶祝賀的幟旗，真的，我

眼中的一切，今天都變作嶄新，活潑，欣笑！

進家門，我像隻麻雀似的飛進祖母的屋子，

興高采烈地告訴她：

「奶奶，等會兒有個男朋友來找我，他叫蘊

融，是個最可愛可欽敬的青年！奶奶，你也見見

他呀！」

「是昨天劉小姐說的那個？」

「是的，是的！」我拉住祖母的手。「我們

交往已經八年了！」

我又麻雀似的回到自己屋裏，這個那個整理

着拂拭着。照照鏡子，理理頭髮。隨口哼着幾句

歌調。我開始預計着：他來了，就讓他坐在那軟

椅上，我自己坐着籐椅陪他說話。看着兩隻椅子

距離還嫌遠些，就又挪移一下，把方位也調正一

下。到廚房裏，見那水壺正沸着，裝滿了暖水瓶

回來。我知道，他一向不愛喝茶；於是，把抽屜

裏一包砂糖拿出來，酌量的放進茶壺裏；準備着

十一點五十八九分時，就把水砌上，他來了就可

以喝，不至冷涼也不至太熱。

看看錶還不到十點半。

我凝望着錶針的走動，我恨它不如我的心跳

得快，我真要伸手去把那時針一下子撥到十二點

呢！

西 蕃 蓮

滙 光

六
苟延殘喘的日子，真是不好過，好容易纔換到暑假期中。

那是一個星期日的夜晚，天陰沈得很，雖然時臨初夏，夜風襲來，却還微有涼意。我一切預備停妥以後，便戀戀不捨地向父母告別了；回到自己的寢室裏，穿上大衣，帶着一個手提包，從家裏出來，一直僱車到前門車站。購票後，在候車室裏等了半天，也看不見凌芳的影子，於是心中焦急得很。爲什麼凌芳這時候還不到呢？沒不成有什麼差錯了嗎？……所幸又過了一會兒的工夫，從門口走進來一位燙了髮的小姐，呵，那正是凌芳！我狂喜地迎上前去。

「買好了票嗎？」她看見我就驚慌地問，隨着一副那麽誘人的笑容。

她今天打扮得很素雅，藍地白花的旗袍外邊，罩了一件洋紅色的毛線衣；在左手裏提着一個皮箱，右腕上還搭着一件咖啡色的毛毯。

「票早就買好了！我正等得癩着急呢！」
「我們快一點上車去吧！」她看了看繫在右腕上的手錶。「再有十幾分就要開車了！」
「好吧，！」

我們盡力掩飾起驚慌的氣色，表面上做出一種極鎮靜的歡笑態度。照例，過鐵柵欄的時候，旅客們都要受一番檢驗；有一個警察問我們的行止，我便告他訴說自己與凌芳是新婚夫婦，這次旅行乃是到上海去度蜜月，爲了避免親友們歡送的麻煩，所以纔搭乘這一次夜車。從言談舉止上，那個警察並沒有看出任何破綻，於是我們便被放了過去。

頭等車的設備的確比三等裏齊全多了，至少乘客可以不受搶坐位的麻煩。我們上了車，恨不得火車即刻開出站去；因爲車一時不出站，我們便刻刻有被抓回去的危險，那一來豈不全糟了麼！所幸又過了不大的工夫，車終於蠕動起來。

車的速度愈益增加，而兩顆提着的心却隨之慢慢沉靜下去。

我們乘坐的這節車廂，差不多是最末的一節客車了。頭等車裏根本乘客就少，現在又時值午夜晚車，故此通車廂也不過只有我們兩人。

我們笨笨地坐在睡床上，不約而同地都長吁了一口氣。

微笑着，沈默地。
我打開手提包，拿出些點心和糖果；另外，

有鑿開了一罐果子醬。

「凌芳，吃一點吧！我想妳一定很餓了。」

「剛纔不覺餓；現在一看見好吃的東西，也不知爲什麼竟會餓得難以支持了！」

她說完笑了起來。

我也不由得笑了。

我們吃着。

「凌芳，妳怎麼逃……」

她急忙用手掩住了我的嘴。

「呵……妳怎麼出來的呢？」

「我到要先問問你呢！」她說。

「我只告訴家裏說有同學約我去上海旅行，

父母都沒有攔阻，給了幾百塊錢做路費，又慎重

地囑咐一番，便讓我出來了。我預備等我們平安

抵達曼君小姐家裏以後再寫信實說給家裏；那時

家裏人也許要悲傷得很。可是，將來有一日妳我

功成各就地轉回家去，非盡喜來，一家團聚的時

候，不是更有意義，更能使人興奮麼！」

「當然，那是多麼偉大呀！」她非常高興地

說。「今天晚上我很早地便在自己的寢室裏裝起

睡來，財物和隨手應用的東西，都早已準備妥當

，裝在這個皮箱裏。……後來十一點多鐘，

我正在着急怎樣逃出去的時候，偏巧女僕張媽告訴我說老爺出門找朋友去了。這真是一個絕妙的機會，我心中狂喜起來；趕緊帶了東西，告訴管家說是去接老爺，他們也沒敢攔阻，我便僱車一直地跑來了。……

「多麼巧呵！」

「也正是我們命中注定的呢！」

快樂地，我們用罷了夜餐；叫車役收拾乾淨，泡了兩杯茶水。車役事情辦完，便遵命退去了。

「到上海要多少天？」她一面喝着茶。

「大約要四晝夜！乘輪船先得到香港，再從香港到廣州；統共也就是七，八天的路程。不過在上海因為船位的訂購不能一定，所以還得有三，五日的耽擱呢！」

「太慢了！——我希望現在就到曼君家裏睡好哪！」

「別着急！我們不是已經說出虎口了嗎？那還怕什麼呢？」

「怕什麼？難道家裏發覺了我失蹤以後就不找我嗎？」

「那有什麼關係！找也沒有用！火車不會聽他們的調遣——要知道：這一次我們的行蹤，他們作夢也想不到呀！」

「但願他們不會知道！」

「哈哈！」我笑着說：「這一次舊禮教下面可要有新生的青年了！處身在一個不順適的環境下，我們當然要竭力抵抗一切的壓迫，在未能如願之前，決不會屈服下去；即或互相間的生命就斷送在這抵抗裏面，那好，很好，因為只有如此我們的精魂纔會永存於世呵！如今我們若能一帆風順，得到最大的成功，那便無異召示了現時還在受着軋壓的青年愛侶們，使他們更智慧，更奮發，更富有百折不撓的力量；使他們知道打倒一

舊禮教下卑污的傀儡」是可能的；讓他們也勇往地築起他們的幸福園地。妳想，那麼一來，妳我的行為要多麼有價值呵！」

「是，我們的目標就是這樣：豈只專為自身的享受呢？」凌芳很對我的意思表示同感。

「我們到是兩位勇敢的前鋒呵！」

彼此會心地一笑，都沈默無言了。

……

睡之神使我們各自安靜下去。

也是夜間，火車開進了上海車站。

我們收拾好了所帶的一切東西以後，就走上車來。月台上，電燈光照耀得一如白晝；從擴音器中放送着一支幽揚的曲子：

Moonlight dan Shadows, and you in My arms,
and melody in the bamboo tree, My sweet!
Even in shadows, I feel no alarm. You hold
me tight in the jingle night. My sweet!
Close to my heart! You always will be never,
never to part from me.

Moonlight and shadows, and you in my arm
I belong to you, you belong to me. My sweet!

隨着亂雜的步子，我們也走出站來；路過檢查處的門口，人們都按號排進去了。

在這所建築得極其宏偉的大廈裏，許多穿着黃色制服的公務員安閒地坐在藤椅上，每位面前都放着一張公事桌。等了不大的工夫，我和凌芳先後被叫到了號碼；她是女部十九號，我是男部二十一號。

於是，我和一位公務員開始了一問一答的對話。

「姓名？」

「馬世傑。」

「到上海來有什麼公幹嗎？」

「並沒有什麼要緊的事，不過是到這裏來做

一次蜜月旅行的。」

「噢！那麼令夫人在那裏呢？」

「就在十九號那邊！」說着我順手一指。

他向那邊看了一眼，突然面現驚訝地站了起來，慌忙走過去。

我心裏在搗鬼。

他到凌芳那邊看了半天，又從衣袋裏掏出一張像片，仔細地向凌芳端詳了一下；便正顏厲色地走回來坐下。

「你原籍那裏？」語氣嚴重多了。

「北京。」

「令夫人的姓名？」

「你問她嗎？」我笑了笑。「張麗珠。」

「年齡？」

我很不滿意這位公務員的唐突却失禮。

「你問這個做什麼？」

「對不起！這是『應該』問的！」

「二十。」

「你呢？」

「和她一樣！」

「你念過書嗎？」

「略曉一二！」我有點不耐煩了。

「念過書的人總應該懂得一點法律呵！」

「你說得太好笑了！我想只有法律專門學校畢業的學生纔能符合你的條件！」

「難道你就不明白『拐帶』和『私奔』是犯罪的嗎？」

我的心突然跳起來，但是表面上還保持着鎮靜的態度。

「我以為這個問題太出範圍了！如果你願意和我多談些什麼的話，那我以後有空閒的時候再來找你好了。……現在我想去料理些事情，就此暫先告別吧！」

「也好！」

我隨聲一轉身。

「呵！五個警察站在我身旁，我急急地喊：

「你們是要做什麼？有什麼事？」

「處長有話：請先生即刻往見！」一個警察

還像告訴我。

我的臉色頓形蒼白了。

我被監視着導入一間客廳式的房子裏，進屋

後他們讓我坐下。此時我心裏十分焦急，恨恨地

問他們說：

「張麗珠小姐呢？她到那裏去了？」

「凌芳女士另有問題，現在必須和你隔離審

問。」這是多麼生硬的口氣！

一語道破！完了，一切全完了！而今我無可

奈何，只得抱定一種聽天由命的消極態度來應付

吧。

待了很久，從門口走進來一個穿着長袍馬褂

的中年男子。

「呵！原來就是楊××！」我心裏暗自吃

驚。

「父日先生，受驚了吧？」他還很客氣。

我沒有回答什麼話。

「給送兩杯咖啡來！」他命令過那位置班的

小役以後又對旁邊的警察們說：「你們都迴避了

吧！」

那五個警察應聲退了出去。

片刻，小役托着一面潔淨的茶盤走進來，把

兩杯咖啡恭敬地放在我和他的面前。

「你也出去吧！」

當小役默默地走出去以後，他客氣地對我

說：

「父日先生，請喝一點吧！」

「謝謝！」我並沒有動一動杯子。

「你幾時到的上海？」他喝了一口，又把杯

子放回案上。

「請問你是這裏的處長嗎？」我非常激憤地問他。

「不是！此地的處長是我的朋友。」

「對不住！那你有資格來問我呵！」

他聽了我的話，突然轉換了一幅極惱怒的表

情，暴跳如雷：

「父日，你也應當客氣一點了！這是什麼地

方？你做的一些『沒臉』的事，難道你就不知道

那是『犯國法』的嗎？」

「什麼！沒臉？犯國法？我覺得你也太不懂

人情了！」我豈能示弱於他！「我們抵不過你的

『狗勢力』而逃出來，這只是無可如何的消極辦

法而已。犯什麼法？你以為我不明瞭你的行為嗎

？告訴你說：你現在的營業纔正是罪不容誅的哪

！」

「少說費話！我就問你為什麼『誘拐』凌芳

？」

「胡說！我們的愛情是不許你侮辱的！」我也

憤怒得像一個犯了性的猩猩。「你要想依勢凌人

嗎？怎麼天地間會容許像你這樣的敗類活着！」

「到這裏你還敢發橫，難道你就不怕死了嗎

？」

說着，他從衣袋裏掏出一把伯朗寧手槍。

「楊××，你以為我怕你的槍嗎？錯了！告

訴你說：爲了我和凌芳的純潔愛情，即或犧牲了

性命也是甘心無怨的！」我此刻一切全不顧了，

朗朗地往下說着：「楊××，你私販軍火，罪大

惡極；將來一定會風聲洩露，那時節你還活的了

嗎？再說，你我往日無冤，近日無仇，不過是爲

了我和凌芳相愛，阻隔了你們的婚姻而已。但是

你自己也想想：現在你已經是五個女人的丈夫了

！你明白結婚的意義嗎？你曉得男女結合的偉大

性在那一點嗎？我相信你決不曉得這些的！像你

這樣的人，也不過是爲了解決你個人的『淫慾』

而娶妻罷了！因爲你富有造孽的金錢，以致五個

見利忘義的女人都迷迷糊糊地葬送在你的手裏了

。……如今，你又以『叔叔』的資格，逼

着凌芳的父親把凌芳許配給你；你做這種逆倫的

事，能算有人心嗎？……凌芳是多麼活

潑，偉大，不平凡的新女性呵！你這一個頹廢的

下流人物，怎會和她配得起！……事已

至此，你應該放大眼光；爲國家的人材着想，你

也不應該再伸出魔爪把她奪過去了。……

我和凌芳的愛情，表面上看來好像是和你敵對；

其實不然，這乃是減輕一點你內心與外形的罪惡

呵！不過，我們的計劃是完全失敗了！只因爲我

們並沒有壓倒你的勢力的可能，所以纔忍氣吞聲

地逃了出來；想不到路上却又被你的魔網纏住，

這也是我們命該如此了！哈哈……」

「可惡！你還敢強詞奪理……」他擎起手

槍來，槍口直向着我，做出一種即將搬動機鎖的

姿式。

我突地心地清朗起來，這最後的力量，增強

了我內心的勇氣，臉上毫無懼色。

「爲真理，爲正義，我可以榮耀地犧牲一切

，——就連性命也在內！」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竟黯然地，把手槍收

回衣袋裏去了。

「父日先生！我真佩服你的膽識！像你這樣

智勇雙全的熱血青年，我向來不會見過。……方

纔你的一片金玉良言，感動得我十分厲害；現在

我內心的責罰太劇烈了。我自愧罪惡的重担已經

無法卸去，只望來世再刷新做人吧！……我現在

的確很愛凌芳……」

「你所說的愛還不就是肉慾的變形嗎？」

「……我們早已定在今年九月中旬結婚，

——他沒有答理我的話，接續着說下去：「希望你

多多原諒！這裏有一張一千元支票，就做爲你

精神與物質上的損失的賠償吧！此外，更祈求您

不要把過去的一切事實聲張出去，以便保全將來我和凌芳結婚後的名譽與幸福……」

「名譽？幸福？這種人要人的把戲也太可笑！我把遞過來的支票推回去。」是不是我還可以和凌芳見上一面？」

「我想那是不必的了！」他拒絕了我的要求。「凌芳現在精神很不好，您見了她也沒有什麼益處；也許那麼一來您和她都要更傷心了……所以攔我看還是不見的爲是！」

「你不該這麼狠心哪！」

「請你賜與我這最後的原有呢！」他轉身向

門外喊：「來人哪！」

隨着他的呼喚，有三個穿着西裝的壯漢走進來。

「這就是支日先生，」他囑咐着：「請你們分神把他護送到北京××胡同××號。一路須要小心，務必多多注意支日先生的健康。這裏有一千塊錢，拿去做爲路費吧！」

「是！遵命！」那三個人齊聲地回答了他。

我被他們監視着在臨近車站的××旅社休息了一晝夜，次日清晨，便登車向北京出發了。一路是沉悶的，憂鬱的，衷心悲憤的。

那一天上午兩點多鐘的光景，我們一起到了北京。他們一直把我送到家裏，還是給我父親一封

封信。父親留他們在家裏歇歇吃點東西再走，他們却極謙遜地辭謝而去了。

我無精打采地，身體軟得恰似一團棉花；走進自己的臥室，便一頭倒在床上。

晚飯時，父親很有氣的樣子走進我的臥室，短鬚鬚得微微發顫。

「支日，你也看看這封信！到什麼地方都不安分，一出門就鬧禍。」

信文是這樣：

逕啓者據報旅客支日於站台受檢查時毆打警憲等情實屬胆大妄爲目無法紀本當依法重懲以昭律令姑念其年歲尚幼事屬初犯情有可恕乃經議決逐之歸籍茲派便衣隊三名護送回京即希知照嚴加訓導爲盼此致
貴家長台鑒
上海市鐵路檢驗處處長×××月日

看完這信，我不禁笑了。
父親也莫明其妙地笑了起來。

於是夜深了，乃受母親一番慈祥的安慰，然而却舒展不開這卷曲的心了。

八

在家裏，渡過一天酷似一年；並且每天都是生活在鬱悶的氣氛中，怎會不覺得傷感呢！

爲了紀念凌芳，我便買了幾盆西番蓮花。剛買來的時候還是些矮小的秧子；可是經過我的細心培養，至終不負我的心願，它們都漸漸長大，開了朵朵豐滿的白花。我萬分欣喜自己有着這些美麗的花朵做爲苦悶中的伴侶了。

一進九月，深秋的意味侵襲了大地；因景思情，我心中更增加了悲酸的韻味。然而我雖是處在極悽涼的景况中，願慮幾株西番蓮花的安全的心意仍不稍減。每天，當日光較強的午晌，我親自把它們一盆一盆地搬到院子裏，讓他們直接受些日光的熱能；待一兩個鐘頭，日光漸漸弱了，再一盆一盆地搬回屋裏去。雖然如此盡心，却擋不住時序變遷，幾朵弱小的便次第地凋零了；最後只存下了一朵，於是我便對這朵碩果僅存的花兒更加愛護得無微不至了。

那裏再去尋覓晴天
雲采乃片片繡繡

親愛的
是多麼沉鬱無邊

× × × × ×
西番蓮的白色花瓣
是少女的衣裙
親愛的
我如何不想念你

九月十七日，上海××快報的花邊新聞裏，登載着這麼一段：

實業界巨擘楊××君與北京名閨凌芳女士本定於今日在北京舉行婚禮，唯以凌翁（凌女士之父）現染重疾於此地，凌女士侍奉湯藥於側，親恩隆鼎，無暇他事，故將婚期延至十月十日在滬舉行，預料該日凌翁病體得痊，親主婚議，雙十佳節，燕爾新婚，滬上定有一番盛況也。

我微笑了！——我能得到凌芳的消息，這還是事後的第一次呢！

「他們還留在上海，希望他們都會有好的結果！」我自言自語地，注視着我那一朵心愛的西番蓮花。

日子臨近九月下旬，學校裏要開學了；正在這當兒，我却偏偏病倒；因此只得通知校方告假一月。

我雖然是在病中，對那最後的一朵西番蓮花仍自百般地愛護着；每天殷勤地囑託僕人們繼續我的工作。

病中的生活也很有趣，觀覽些先進作家們的詩集和小說，情緒上的確舒壓不少；雖說這是一

種種以自慰的消遣，然而在事實的無可奈何中也該算是好的方法了。

月份牌的紙片一張一張地飄落了。

十月十日
拿過××報晨刊來，饑鷹覓食似地尋找我所企望看到的凌揚結婚消息；真是萬也想不到，在社會欄會刊出這麼一段駭人的新聞，使我捏一把冷汗！

實業界巨子楊××被刺身死

兇手投案自首

(本報上海快電) 日昨深夜滬市××舞場到有盛裝男女二人，茶舞後即入房間休息，移時屋內突槍聲九響，衆知有變，蜂湧逃散，兇子爲女性，態度從容，自以電話通知捕房，頃刻軍警齊臨，女兇泰然自首，據查死者係我國優業界名流楊××君，兇手乃係其未婚妻凌芳女士，以時值深夜，未便從詳調查，細情一俟明日再行露佈云云。

我看罷狂喊起來：

「勇敢的凌芳呵！藉這機會掀開那蒙遮罪惡的一切掩飾！」

果然，次日，仍是在××報晨刊上，以特大號字型做標題，這樣披露着：

私運軍火犯楊××死有餘辜

兇手投案。情節大白

人心奸險持勢力欺凌弱父女

天理昭彰依正義剪除惡國賊

(本報××日上海通訊社專電)

日前上海市發生之驚人慘殺案，簡單情形已誌本報，兇手凌芳女士經捕房嚴詢

，真像乃得大白，捕房以案情重大，故引渡於中國警察公署，署方稍事調查，又轉解××法院，現凌女士暫居於院方優級監護室中，受極隆厚之待遇，精神尙稱安適，飲食亦如常態，據語記者曰：「……以此萬惡之魁(指楊××)，死有餘辜也！……」記者等聞言領首者再，茲述其事實原委於後：

緣凌姓者，祖輩歷任清廷顯職，乃故都之世家，凌女士名門閨秀，自不待言，女士芳齡雙十，襄時於慈親教養之下，其樂融融，固一美滿家庭，孰料竟發生今日之慘劇哉。

數年前，女士之父凌某沉於賭博，積累日久，雖家着巨萬，亦難勝其孤注一擲，致家境一蹶不起，後又以收買公債票虧折，幾頻破產，幸早年於賭博場中結交金蘭六弟楊××(死者)，得其援助，始得苟延殘喘，——楊某者，前軍閥時代坐鎮××之××督軍之庶子也，幼出罪惡之淵，豈賦良善之質，其尤甚者，藉乃父之餘庇，交結官府，竟目無法紀，胆大妄爲，私運軍火而售於作亂當地之匪人。——迨女士漸期成年，芳容艷麗，體態非凡，就讀於京市××學校，固一品學兼優之校花也，淫惡哉楊某，睹色思遷，棄家中五婦而不顧，竟百般設計，寤寐思服，冀得女士之青睞，奈女士雖面貌如桃李，而心地冷若冰霜，以是彼之輕薄舉動，嚴遭女士之拒絕，斯時也，楊某即應收心反省矣，豈料彼一計未成，再施二策，遂以財勢哄逼凌某之首肯，暗立婚約，月餘，此消息竟傳於凌母之耳，凌母深明大義，頗覺倫常，以是堅持異議，然處身舊

式大家庭中，婦女輩有何置喙之地位，百阻無效，鬱鬱於心，終以咯血之症而仙逝，嗚呼，此皆凌某昏庸之過也，女士頓失慈親，痛不欲生，然凌某以女乃搖錢之樹，豈可一失，因此百般安慰，斯時也，女士雖有定婚之耳聞，然亦不甚知之，噫，數載舊事，忽忽然已成過眼煙雲。

去歲冬令，女士習作冰上之戲於太液池畔，得識父日君，父日君英俊俊發，調儻不羣，攻讀於××學校，課業優良，超乎儕等，更於體育，寫作，皆俱才名，是以互相間交往不絕數日，即心心相印矣，庶料此事漸被楊某查知，恐別生事端，乃藉公債行情狂跌之機會，迫凌某指定結婚日期，凌某乃爲錢臭所薰，不辨天日，慨允於九月中旬，女士聞知，狂駭不已，以函告於父日君，定約於北海公園會面，談談竟日，決定携手同逃之議，悲夫，處於萬惡淫威之下，致使彼等捨此別無他策，良堪一歎，良堪一掬同情之淚也。

兩月前之一夜，女士乃偕父日君自北京前門車站登車南下，意欲先至滬地，再乘輪遠放廣州，赴友家暫避，不意好事多變，楊某聞訊乘飛機追蹤南下，彼二人乃觸網莫逃，就獲於上海車站，父日君氣憤填胸，不顧生命危險，面責楊某以大義，該楊某乃起殺機，唯以上海乃國家重地，彼又無甚勢力於南方，故遲遲未敢行事，無何，強遣父日君旋里，意俟諸後日也，女士探知此意，恐父日君日後遭害，乃伴親楊某，楊某驚天之賜，終日携手優遊於舞榭影場，樂不思

獨，竟僥於滬舉行婚禮之議，女士以茫茫前途，何堪所寄，濁濁深淵，難望明朗，每思及此，芳心寸斷，淚下沾襟，金石俱毀之念乃油然而起矣，楊某固不知也，後楊某引凌某至海上，改婚期為雙十之日，女士亦慨允，冀其不疑，近以婚期將迫，不可再事容緩，乃於前夕竊得楊某護身之小型伯朗寧手槍，於××舞場射殺此身犯國法之淫惡罪魁矣。現女士拘禁於××法院優級監護室內，情形良好，堪告慰於各界錦注者，於茲我輩當竭力為女士呼籲，「手誅國賊乃愛國之士也，何罪之有？」望國府明達，予以恩赦，以符衆意。

「真理到底是要被擁護的呵！」我萬分地敬佩凌芳的行爲。「凌芳，妳勝利了！」

十二日的報紙上登載着凌某自殺身死的消息，原因不明。——那個爲金錢而以女兒做商品的老東西，喪盡天良，在大多人的攻擊唾罵中客死異鄉了！

（讓我們紀念他些什麼？）

五日後，不幸的消息突然傳來：

凌芳女士病歿

死後之榮乃彼應得

永存人世乃彼精神

（特訊）爲國除奸，手誅私運軍火犯楊

××之殺人小姐凌芳，近忽以急性傷寒症歿於上海市××法院優級監護室中，其遺體由官府代爲成殮，停靈於該法院之屍房，滬上知識份子，一致惋惜，定於××日假××公園開追悼會，至於善後一切事務，則由滬市某著名慈善團體資助辦理，不日即與其父之靈柩一併安葬於××義地云。

（又訊）上海市××法院令：「據呈報本市楊××被刺一案，兇手凌芳已死，應即結束，查楊××生前身犯刑法第××條及×××條，罪不容誅，其一切動產與不動產，着即全部沒收充公，以示炯戒，凌芳爲國除奸，業經呈准國府優卹赦免無罪，並於其墓旁以政府名義，樹碑紀念，以勵功勳，而示不忘，此令。」

室外呼呼地起了狂風。

我一氣看完，險了露出悽慘而又欽敬的笑容，心中忽然一述感，便天翻地覆地失去知覺了。

次日早晨，陽光暗淡地照臨大地，風還是不會稍止。

醒來，只有母親陪伴在我身旁，呆坐在安樂椅上。

「媽！我的西番蓮花呢？」我有聲無力地問母親。

「啊！你這孩子，還惦念着那朵花哪！最好是多注意一點你自己的身體吧！」母親顫聲地叮囑着：「昨天老李把花搬出去晒過太陽以後，忘了搬進屋來；一夜便叫風給吹枯了！」

「啊！是嗎？……天哪！」我瘋子似地叫着。「唉，這是誰的過錯呢！」

九

時間是片刻不停地飛馳着，一日一月，又是今年的初春了。爲了紀念凌芳，我還買了幾盆西番蓮花；照例，是加意地愛護着。

每當寂靜的深夜，我在庭中獨自徘徊的時候，總要目不轉睛地注視它們一會兒，——它們是豐滿的，皎潔的，一片純白，沒有些許雜淆的色彩，——由是，我心中迷離出一些凌芳的印象和影子。

一進九月，天氣漸漸寒冷了，於是晒太陽的工作又得開始。這工作對我並不覺一些麻煩，因爲我願這樣做，我誓願終生如此去做。

昨天傍午，搬它們到庭院裏去晒太陽；下午有點要緊的事，便出門去了。晚上回來，莫明其妙地，却忘了把它們搬進室內。

深夜，可巧又起了大風。

今早覺醒，剛要起床的時候，突然想起來了。

「一夜的大風，也許西番蓮的花兒殘了吧！」

魚肚色的雲，

罩住了深藍色的天。濃々密々，一點露天的地方也沒有。地面上的氣色，也被映成了灰白，冬風吹寒了每個人的心，感到一種難以說出的淒涼。

孟家集的南北大道上，雖也有幾家的大門，但都繁々的關着。站在道心的一堆人，老的，小的，男的，女的，都呈現着那樣的不安，緊々の齊額。鼻尖，耳朵，凍的紅紫紅紫的，像是出了血，而他們一絲

也沒感覺到只緊々の擠着，圍成了一團。

因為我的力量小，長的矮，所以看不見裏面被圍着的熱鬧。低了低頭，才從幾條大腿的空隙處，看見了一個四十多歲的人，坐在用蒜條攤的筐子中，兩手倒截着，綁在筐底。被幾位說兵吧？不像兵，不說兵吧？他們又繫着半截裹腿，歪帶着軍帽，穿了件沒有鈕扣的破軍衣。人，看守着，聽左近的人說，這是要去「活埋」那人的。

孟家集全集共有五百多戶人家，據說坐在蒜條筐中的那個四十多歲的人，家裏很有錢，全縣中，差不多也能數一數二，他還有五個兒子，除二子是啞子帶傻，與五子是在濟南某中學上學外，其餘的三個兒子，都是務農，是幾個很老實的農夫。

真是「樹大招風」。他以為有錢又有兒子，便可很滿足的過起安穩的日子了。沒料到，上帝不是這樣安排世間，他家的這點財產，竟逼紅了幾位地痞先生們的眼，今天去借，明天去要，後天甚至就去行詐，一次兩次，他不在乎。五次六次，也還過得去。後而他一看，這樣下去，將要成爲官例。他便在第十幾次上，咬了咬牙，慨

然拒絕了他們。

地痞先生們，以為這是他們有生以來最難抹掉的侮辱，心裏想「這幾年在地面上創的『字號』，與自己一身的能耐，連縣太爺還得低頭，他也敢給我們釘子碰，真太不懂交情，真是給臉不要，不知道這是二太爺賞他的臉，二太爺創了這些年，這還真叫是頭一遭、混蛋！媽拉巴子！好！叫你也知道知道二太爺們的利害。」

在他得罪了地痞們的第二天，便來了幾個似兵又不像兵的人，把他綁到了區公所，誣加了個「仗財欺人」的罪名。

地痞們知道事已辦妥，便備了一桌上等酒席，去達謝他們的義兄——區長。他們又以爲「斬草不除根，春風芽又生」，在酒席間，便議論到，要一並消除了那富翁的五個兒子的事。並應允弄死他的五個兒子後，用他的四兒媳，來酬報區長的情。

三日後，他的在濟南上學的那個兒子，也趕回了家，因為接到了他父親病急的信。在他一下車的時候，便知道了這件事情的真相，然而他也已經被旁人倒截着手給綁住了，在外面上學的學生，尤其沒出過一次校門的學生，腦中滿裝着的只是真理。那能受的了這個，大罵他們的黑暗

，想得到社會的一點光明的裁判。但在第二日，他哥五個都被槍決了。留下那個老東西——他們的父親。區長要遊街活埋示衆，以表示他的赤心，「爲民除害」。

三

「天地間，就是這樣無理嗎？報應循環，天理昭彰，那裏去了呢？想我在日，雖有幾個臭錢，而我並沒作過傷天害理的事情！冬天捨粥，熱天捨茶，敬惜字紙，我也作過，怎麼這樣的事，又偏偏貪在我的頭上呢？！有眼的蒼天！」青黑色哭像的臉上，沒有掉下淚來，上唇打下唇的，說出了對「天」懷疑的話。而坐在筐中的身子，

仍是一動也未動。

四外圍着的觀衆，聽了這幾句話後，有的臉黃了，黃的像張金箔紙，有的臉紅紫了，像塊凍成塊的又紅又紫的血餅子，緊握着拳的，呆張着嘴。

「嗷哪……」從北跑來一輛腳踏車，騎車的像個兵。

「走！區長隨後就到。」

堆在道心的這堆人，頓時四散。

「我祝你們這些殺人不避限的人！永遠的活着！尼古丁（區長的名子），我操你祖宗，你用了個破天精姑娘，換了個區長坐，就這樣的害了我

，我死了也不閉眼！我說生個「老鴿」，也要啄

瞎了你的眼，咬碎了你的心！」臉完全變成了青紫色，露出了不怕死的態度，說着不怕死的話。

七手八腳的把一個活人的人，推下了那個新挖成的坑中，用四圍的新土來添平。

四圍的東西，更淒涼了，雪變的比剛才又黑暗了幾倍，去年下過雪，今年的雪與去年的一樣，偷人的「沙人」落到了地上。

不大的工夫，雪已經如鵝毛，如柳絮，又像是下棉花蛋，落到了地上，漸及地蓋沒了地皮上的高低不平。這是今年第一次的雪。

向那裡走 雲深

向那裏走？

世路崎嶇前面有鴻溝
牛角的道路，箱子裏的人生
黑暗永遠擋住光明

×

恨！無限地恨！

不幸生爲女人——

巨靈之掌，撫住陽春的天
流水淙淙，流去了青春
爐火熔熔，焚沒了熱心

×

教育給我的只有煩惱
學校外邊盡是十字路口
向那裏走？

除夕 峭荷

爆竹聲震碎了綠色的幻夢，
鮮紅的春聯微笑着東風，
蠟燭因懺悔而暗泣了，
香煙裊裊飄向藍色的上空，
鑼鼓聲急雨般落下，
似在慶祝新春的誕生。

卸去破舊的衣裳
年的情緒攢進人的心房，
靜待着歲末的逝去，
屠蘇酒將往事飄走了，
骰子碗裏忘却了昨夜的夢，
疲倦爬上守歲人的眼睛，

小巷裏響着孩子們的歌聲
但遠在天涯的流浪人呢；
茫然探首窗外，
星空裏綴着盞盞的紅燈。

春 暮

—君 正—

我愛春暮，像愛一個天真的姑娘。

這季節，天是藍的，藍得像海，那樣的美麗，海的話，海上浮着灼灼的銀燈，一閃閃地；一輪皎潔明月爬上天空，在那兒微笑，笑得那麼神秘！並且徐徐的春風在吹，吹過了這個頹廢的人生，吹，這個遼闊的，深沉的像淺海一樣的暮色啊！

我愛春暮，我更愛獨個人悄悄地在馬路上踟躕。但我不愛那紅燈綠影熱燥的馬路。在這兒沒有人，沒有燈光，也沒有那浪漫的調子，我愛這寂寞，寂寞得像另一個天國，只有明月的清光，只有繁星，只有春天裏輕快的夜風。

我孤獨的在這路上行走着，思索着我回憶的憧憬，月亮會從頭上的樹蔭裏窺下來，還有那些星光，釘在像海一樣深藍的天空上。

我在這樣瀟灑月色的路上，我輕輕地走着，我想着一切夢影，不禁陷入欣喜中，然而我應用什麼表示我的歡迎呢？爲年青友情的酸淚，歸來化作了冷漠的微笑，別時的情碧心泉，何時將變爲枯竭的沙灘；青春的鮮艷花蕾，也許是落花般迎風破碎，何處重生童年紅花仙，何時重長天真心田，朋友！什麼都逝去了，現在只有這縷縷的春暮！

看着這唯有顏色，我輕輕地笑了，我反覺得自己應該驕傲的，憑着春天的夜風，聖潔的月亮，鑽石的星空！

我永遠不再說什麼，我要這寂寞，我要這生活，我的心便會永遠的沉漫在這寂寞裏，讓春暮的夜風儘情的吹吧！

我對於文學的略見

寒風

我不敢自稱爲文學青年，只是過去多少受過一點文學作品的撫育，從那時起我接近了文學，報紙雜誌成了我讀書中的興趣。我知道怎樣在新的學理中培養我的理性，改化我的思想。於是我對於國文有了新的見解，現在寫出文字來，幼稚自知難免，也總是願意接受旁人的指導的。

在我見解中，自然是渺小的，我義爲文學不外是研究與表現的訓練。在研究方面說，可以使學生由此而進入文學之路，但文學的任務只是造成學生這種基礎，不是叫學生去研究國故；在表現方面說，可以使學生由此而成爲一個作家，但文學的任務，不是要造成學生爲文學作家或是政論家，而是造成學生這種基礎則已，故文學的任務爲研究和寫作兩方面的方法和能力的養成。若以手段作爲目的，那就是差之毫厘，謬於千里了。

再者課文的講解，不應只是詞句的解釋，而最重要的則在中心思想的提出，全文的佈局方法和作者的時代與背景，不應只注重課堂上的講解，而應當注重課外的指示，及新書，名著的介紹與批評，批評更當注意思想方面，使學生的頭腦活潑，而不致陷入舊時代讀書的錯誤。課外指導最要緊的是讀書雜記或日記，既能做到研究和寫作的的能力，又可隨時改正自己思想上的謬誤，在這裏需要一個精明而富新思潮的，能和學生融和在一起的教師，是無疑的。作者的乞求——也是一般愛好文學的學生們的乞求，是萬分正確的。然而相反的。就是這樣賢明的教師，却常限於時間和精力，也是不能滿足青年們的熱心，那麼我們只有自己努力了。

作文來說應注重活的描寫，而不應是死的記述。要從現實裏找材料，盡量發揮創作的訓練，爲完成一個思想的過程，時間當富有彈性的，而不要成爲刻板的。至於畫圖點，是應該避免的。

以上簡略所寫的都是理智的研究，而絕非感情上的非議，這點作者是要聲明的。

(完)

青年創作

海濱上的安琪兒

趙 謙

潮溼而軟軟的沙汀上，跳躍着一位藍衣的安琪兒，領兒雪一般的白，髮兒金一般的黃，躬着腰兒，赤着腳兒。

『萍姑，你着急了嗎？我來得是這麼晚！』

『呀！哥哥，我——我一點都沒有着急；剛纔玩的真好，我來時候，海水都跑上沙汀來了，浪花真好看，我脫了鞋襪跳下去，實在好玩。哥哥，你看我的腳洗得這麼白。』萍姑連跑帶跳的過來，拉着我的手，揚起一隻腳兒，睜起活潑的小眸子，笑哈哈的。

這時，一輪紅日已整個的烘托於紅霞之上，光芒照在海面上，嫩嫩的小臉，在這燦爛的光照中，越顯得美麗。

『小妹妹，你真美麗，你像小天使般的可愛。你什麼時候來的呢？你的鞋襪脫在那裏了？莫讓潮水給你捲了去。』

『哥哥不要緊的，海潮已經退了。你看，我纔找了這幾個貝殼兒多好看，你再來幫我找幾個吧？』萍姑從她的小衣袋裏掏出一隻玲瓏的小貝殼兒讓我看看。

『我去把你的鞋襪拿回來再幫妳好嗎？』

『噯！哥哥，我想起來了，我們一同去吧……！』

『是的，好妹妹，我們就去吧。那裏有貝殼兒呢。』

她的鞋襪很規矩的擺在一塊大石頭當中，石頭很光很平，於是我們坐下來談着。

『妳今天不上學，媽媽高興嗎？』我問她。

『媽媽說，只是這一次，下次再不答應了——。』

『哥哥，你看那海多好看，那浪花好像脖子沫又像一堆一堆的小白坡頭。哥哥，我問你，爲什麼海水是藍的，浪花是白的呢？』

萍姑猛的撲進我的懷裏，騎上

我曲着的雙膝，一雙小手扳着我的兩肩，淘氣的問我。我不自禁的抬起兩手捧着，她的小臉送到我的唇邊，印了一個長長的吻，她飛快的揮出我的胸懷，站到石頭下面，嬌嗔的眼光從長長的睫毛中曝出來，恨恨的釘着我；險蛋兒紅的似一團火，吹着小嘴，久久不做聲。

『小妹妹，妳又生氣了；哥哥是跟妳鬧着玩呢。來坐下，我告訴妳海水爲什麼是藍色的。』我拉着

她的手，又讓她坐在我的腿上。

她怪難爲情的嘆息笑了，小手在我臉上輕輕的撫一下，然後小聲向我說：

『我大哥走的時候，就是這樣親我嫂嫂的臉，親完了，嫂嫂哭起來，大哥也哭了。』

『妳還記着妳大哥？——』

『爲什麼不記着他呢？他是那

麼喜歡我，他常帶着我到兵船上去玩；給我買許多好玩的東西。——自從他走了後，媽媽便捨不得給我

花錢了，一天只給我幾個小銅板，我真是越過越可憐！……』

我呆了，昂起頭來，凝視着高天上的一朵白雲，漸漸的想起那難過的事情來，久已長眠在黃泉下的父母，海天以外的姊姊，被炮火摧殺了的哥哥，苦守在家的嫂嫂和小娃兒！還有……我明天就要踏上征途，離別我這可愛的故鄉，海濱上的安琪兒——萍姑。……

『哥哥，你看什麼？看天上的雲彩嗎，我們要也是一隻海鳥兒有多好，飛到那裏去玩，帶着一個小瓶兒，裝一瓶雲彩下來。』萍姑搖晃我的一隻手，也仰起頭來，撒嬌撒瘋的。

可憐妳這天真無邪的孩子，妳原是一隻良善的小羔羊，妳那裏知道啊！妳那可憐的爸爸和哥哥，不可讚美的，可紀念的！……

我垂下頭來，兩目釘着她那幾乎是神秘的小眼瞼，心裏還癡想。好久不會說話。

「哥哥，你怎麼不說話了？你又想事嗎？我不要你想，我要你說故事我聽，你好久沒有給我說故事了，還說那個丟了家的孩子吧，這回我一定不哭。——啊，哥哥，你看，那邊海裏冒出一股黑煙來，是噴雲虎在那裏吐雲彩嗎？」

「傻孩子，那裏有噴雲虎，那是快入港的輪船。」我向她所指的地方望去，有意無意的說。

「輪船？誰的輪船？」

「人家的。」

「人家是誰呢？」

「人家？……我也不知道！」

「噯，哥哥，人家就都住在海那邊嗎？」萍姑非常奇怪的這樣問我。

「好妹妹，妳用心念書吧，後來妳自會知道的，也許妳會到海那邊去住。」

「不，我不要到海那邊去住，我要永遠在這兒，這兒有媽媽，有嫂嫂，還有你，這兒的海是好玩……」

噫！「嬌嬌女，路邊花，一口狂風起，吹到別人家！」，妳這沒有人保護的小女兒啊！……

我的心弦不自主的爲這純真的小女兒彈起了人生的哀曲。一股辛

酸的淚兒幾乎就要從眼角裏迸出來！可是終於被我止住了。昂首俯首的又呆視着闊海和長天，海天本是一色的，天上的雲，海上的浪花，看得久了，似乎也無何分別。

啊！這偉大壯麗的天海，正是我的故鄉，我藏身在這天海之間的故鄉裏，已是十八個年頭了，怎忍得一日就和她離別呢，離別，明天就是離別的日子嘞！

「哥哥，看你又不說話了，你今天不高興嗎，爲什麼總要想事？我不要你想，哥哥，哥哥！……」

「小妹妹，不要吵，哥哥今天很快活，我是在看海鳥洗澡；妹妹妳快瞧，那海鳥洗得多好看，快瞧！快瞧！」我的肩膀兒被她搖擺不過，就這麼觸景生情的假裝高興的樣子跟她說。

她停止搖擺，回過頭去看海鳥。

「哥哥，你今天高興嗎？」她好像已看穿了我的心事，又掉轉頭來，用疑惑的眼光看着我問我。

「小妹妹，我幾時騙過妳呢？」

「那麼爲什麼我看着我今天的樣子好像不高興呢？」

「小妹妹，我現在不是很高興嗎，」我笑了。

「那麼你能捉一隻海鳥給我玩嗎？」她也笑了。

「我不能，因爲海鳥會飛，我不會飛。」

明天再來時，我要帶着我的小汽槍，打牠們。」

「小妹妹，妳捉住了海鳥，妳倒是高興，可是海鳥沒有了自由，妳想牠們心裏難過不難過呢？比方妳要被人家給裝進一隻籠子裏，每天也給妳好東西吃，就是不許妳出來玩，妳就不笑了嗎？」

「是的，我不捉了，哥哥……可是……」她看着我淘氣的笑起來。

「哥哥，你願意變成一隻海鳥嗎？你要是願意，我就單把你捉進籠子裏跟我玩。」

「我倒是願意，可是我不會變，怎麼好？」

「媽媽說來着，我們要是吃了一隻海鳥的卵，再在沙汀上睡一夜的覺，第二天，就會變成海鳥了。」

「真的，哥哥，我們不要回去了，我們就在這裏變成海鳥吧，那是多好玩，可以飛上雲彩裏去唱歌，可以鑽進浪花裏去洗澡；願意飛到那裏去玩就飛到那裏去玩，多好！多好！哥哥，我們這就去找海鳥卵吧，起來，我們去！」

萍姑說着站起身來，跳着腳兒，拉起我的一隻手。

我真忍不住要哭了，兩目發直的望着她。太陽的光輝照在她那天藍色的衣服上，好似塗上一層金粉；小臉兒紅潤得好像一瓣鮮豔的芙蓉，眸子明潔得像兩汪秋水，小鼻子，小嘴，耳朵，放着金光的柔髮，沒有一處不是超羣的美麗。啊！妳這美麗的小天使，明天……我的眼淚終於落下來了，傷心傷意的哭起來。

「哥哥，哥哥，爲什麼？爲什麼你要哭？哥哥……」萍姑噙淚了，亂搖我的膀子。

我哭了一回，停止住，喘一口氣，緩緩的說：

「小妹妹，不要怕，哥哥不哭了。」

萍姑的兩隻小腿跪在我的兩膝上，兩隻小手反着我肩的兒，出神而吃驚的望着我，眼圈兒也一陣一陣的發紅。

「哥哥，你還不哭了嗎？爲什麼你要哭呢？」

「小妹妹，我不哭了，妳坐下，我們說一回話兒。」

「哥哥，你這麼大個子還要哭？」

我無聲的着，慘然一笑。

「哥哥，你難過嗎？」萍姑埋首在我的懷裏也要哭。

「小妹妹，我現在不難過了。」

妳抬起頭來，我們該回家了。」

「我不要回家，我要在這裏玩。」

「好的，我們在這裏玩，可是妳要抬起頭來。」我兩手捧着她的頭，緩緩的將她從我懷中扶起。

「哥哥，我們做什麼玩呢？」

她似乎高興了。

「我們就到沙汀上去找海鳥的卵吧。」

「好的，哥哥，我們算要變成海鳥嗎？」

她快活的一笑，我也笑了。

我們在沙汀上找了許久，一個也不會找着，萍姑很失望；可是她又拾了好些美麗的貝殼，裝進她的小口袋裏。

這時，日已沈下海去，一灣新月冉冉自東天升起，又跑上漁村中的林梢了。月光照在沙汀上和雪一

樣的白，照在海面上映出萬道銀光。

晚涼好像歡迎這新月，一陣一陣的趕上沙汀來，我的兩隻穿著鞋襪

的腳整個的浸在水裏了。萍姑高興的要發狂，赤着兩隻胖胖的腳兒，

踏着一起一落的浪花，歌着、舞着。

「哥哥，真好玩，爲什麼你不光着腳兒呢？」

「我的鞋子已經濕透了。」

「哥哥，那時你爲什麼要哭呢？」她又掏氣的問我。

「因爲我心裏難過！」

「爲什麼難過呢？」

「因爲我想起事來。」

「什麼事？」

「不能告訴妳。」

「爲什麼？」

「因爲妳不能懂。」

「爲什麼？」

「因爲妳年紀小。」

「年紀小，就不能懂嗎？」

「是的。」

「不是的，你要告訴我，我就懂。」

「告訴妳嗎？——」我猶豫了。

「是的，我要你告訴我，哥哥

，告訴我，告訴我！」

「痴孩子，什麼都要問！」

「哥哥，你說我聽聽，怕什麼呢？」

「好，我告訴妳，小妹妹。」

我決定告訴她？

「小妹妹，明天我就要……」

不，不，我不能告訴她；我忍得把這憂愁的種子，播向這無憂，無懼，純潔的孩子的心理上嗎？……

我的兩眼又呆呆的凝視起來，不作聲。

「哈哈！我知道了，一定是你不願意告訴我，你一定是想張家的二姐了。哥哥，你願意娶她嗎？媽說……」

「傻孩子，不要說了，我們回去吧。」

「哥哥，我不要回去，我要再玩一回。」她頑皮的說。

「再玩一回，太晚了，媽媽要生氣的。」

「哥哥，不要緊的……」

「好的，我們就再玩一回。」

萍姑更高興了，喊着，跳着，

濺了我一身水。

「哥哥，我給你唱個歌兒吧？是新學的。」

「妳唱罷，我最愛聽妳唱的歌兒。」

「讓我想一想。」

「好的。」

「哥哥，我唱了，你可別笑話我……」

「唱吧，我要跟妳學的。」

她看着我不好意思的活潑的笑一下，然後望着月兒唱起來，我靜靜的聽着；

等着，也許我會永遠的等着？

山長路遠有盡時，

爲什麼你的消息總是空渺渺？

空渺渺，深杳杳！

你是到了什麼地方？

——山之巔？河之畔？

霜白草黃經過了幾度秋，

紛紛落葉滿荒丘，

天涯茫茫無盡頭；

似水的流光，似錦的年華

——珍惜也徒然！

淚兒流乾，心兒抖碎，

此情，此景，此地志難久待？

我的愛，是爲了什麼你不回來？

「呀！哥哥，我真笨，我不會唱了……了！」

「不，小妹妹，你真聰明，你唱的真好，跟誰學的呢？」

「誰都沒有教我，是我聽會的。」

「萍姑很自豪的樣子說。」

「聽誰唱的呢？」

「嫂嫂常唱這個歌兒，她此我唱得好聽多了……」

「小妹妹，你不要再唱這個歌兒了，這歌兒……」

此刻我的感情好像決了堤的洪流，再也遏制不住它向外面的奔溢，痴痴的從少丁上把萍姑抱起來，那創傷她小心靈兒的話，不自覺的脫口而出：

「小妹妹，我明天就要走了，不能再跟妳玩了……」

「哥哥，你又騙我？——真的嗎？」萍姑似乎不相信，睜圓了眼兒問我。

「真的，我這次真要走了！」

「我也跟你走，哥哥。」

「妳捨得媽媽嗎？」

「捨不得！」萍姑很難過的搖搖頭。

「我也不知道——」

「那你爲什麼要走呢？……」

萍姑的聲音改變了。

「小妹妹，妳還年紀小，後來妳自會知道的。」

「哥哥，我不要你走！不要你走，哥哥……」

萍姑埋頭在我的懷裏啜啜的哭起來了。我後悔不該這麼直直的告訴她，傷她這幼稚的童心！於是將她抱得緊緊的，把我的頭倚在她的頸上，久久都沒有言語。

晚汐退了，沙汀上又皓如白雪，遠處的天海之間，籠着一層亂霧的霧，探海的明燈透過這重霧來，已弱得幾乎看不見。漁家的燈火，點點歸去，蔚藍的天幕下，靜靜的。星兒無聲的在明滅，月兒悄悄的出沒在輕煙似的白雲裏；浪花輕柔的拍着海岸，好像爲我倆奏着哀曲。懷中藍衣安琪兒的嬌啼，亂彈着我的心弦。

「小妹妹，不哭了。抬頭，我跟你說話兒。」

她不睬我，還是哭，胸脯一起一伏的。

「小妹妹，別再哭，妳看，月兒和雲彩賽跑！真好玩，快抬起頭來！」我用口對着她的耳朵輕輕的說。

「我不要看那個……」她抬起頭來哽噎着。

「小妹妹，妳把我的心都哭碎了！」我摸出手絹來拭她的眼淚。

「小妹妹，我要去給妳找妳的爸爸和大哥，妳在家裏好好的等着我吧！」忽然我想起用這話來欺騙她。

「爸爸和大哥？——他們在什麼地方呢？」她不哭了。

「我也不知道，我要到處去找他們！」

「你找得着嗎？……」

「找得着，一定找得着……」

「那麼你什麼時候回來呢？哥哥。」可憐的孩子！她竟相信了我的話，她完全忘了適纔的悲哀。

「找着他們，和他們一塊兒回來。」

「什麼時候找着他們呢？」

「……不久就會找着的。」

「幾天呢？一星期行不行？」

「小妹妹，不要問了只管家裏安心等着我吧。」

「哥哥，你是走着去找他們嗎？」

「不是，我要坐着這海裏面的小船。……」

「是的！」

「那是多害怕！哥哥，你還是別去吧，跌在裏面怎麼好呢？……」

「不會的，小妹妹……」

我呆望着海，一陣海風吹來，身上不禁抖了一個強烈的寒顫。浪兒大了，月兒揉碎在厚敦敦的碧波裏，一會兒又被一朵烏雲遮住了，沙汀上暗暗的。

「小妹妹，我們回去吧，海風下來了，媽媽着急！」

萍姑看看我不言語，看看天空，看看海，依然不言語，我知道她那幼稚的小童心，完全被我創傷了。

路上，我緊緊的抱着她，她溫柔的小臉緊偎着我的臉，都沒有實語；只有胸脯的起伏，我感到她心的激流跳躍。到他家門口，她下了地，悄悄的走進去。

我，噙着淚兒回到了那我要暫住一宿的家。

第二天，在那晚星的殘照之下，寒意侵人的海風裏，我毅然上了那已約定好的小舟，天海茫茫，何處是岸？漂泊的人兒懷着奔流的心，離別了那碧海藍天之間的家，住了十八年的家；拋棄了那藍衣的小天使——海濱上的安琪兒。